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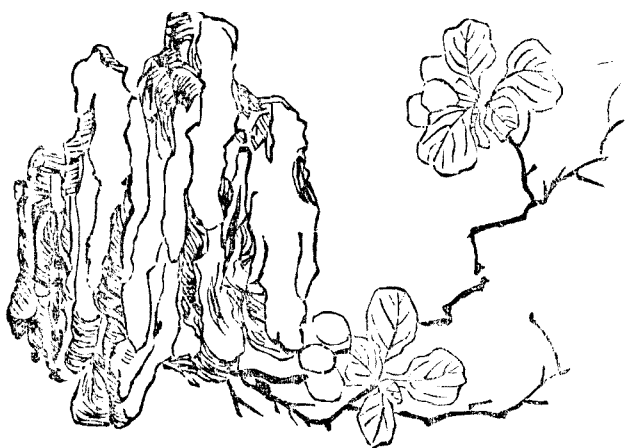
英雄奪婿記



北京益世報社印行

英雌奪婿記 第三冊 目錄

- 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二十一回 | 冒官兵設計取名城 | 伸軍紀立威服悍將 |
| 第二十二回 | 返梓里命駕省嚴親 | 游花園傷心思舊侶 |
| 第二十三回 | 誇瑞徵樹上產靈芝 | 驚奇事地中得寶印 |
| 第二十四回 | 棄城池少教總逃生 | 誅仇讐女元帥洩憤 |
| 第二十五回 | 出不意姚之富劫營 | 解重圍周士雄破敵 |
| 第二十六回 | 智王桓巧設誘敵謀 | 莽中豹輕蹈亡身禍 |
| 第二十七回 | 急報讐白蓮教折兵 | 得援師王鐵槍獲勝 |
| 第二十八回 | 俞人傑力戰金毛吼 | 雲中燕計敗王鐵槍 |
| 第二十九回 | 潛棄營寨疑鬼疑神 | 巧取城池如霆如電 |



第二十一回 冒官兵設計取名賊 仲軍紀立威服悍將

話說月娘自領精兵埋伏在樹林之內。截住聶總鎮的歸路。出其不意。劈面放了一箭。正中咽喉。把聶總鎮射下馬來。那些敗殘官軍。見主將已亡。早已沒命的向四下裏奔潰。月娘便驅動人馬。前來助戰。不料到了戰地。官軍已被教兵殺的風捲殘雲。盡歸結束。死的死了。降的降了。諸將迎着馬頭。紛紛繳令。玉芙蓉吳映雪。墨牡丹秦曉霞。報稱戰死。聶總鎮三員偏將。因當時急於要捉主將。所以不曾割得首級。可惜那厮武藝高強。竟自被他走脫。月娘笑道。那有這樣的便宜事。已然被我一箭結果了。衆將盡讚元帥神箭。真不可及。饗靈官周士雄。鞭打參將許登榜。已然氣絕身亡。請示是否梟首號令。月娘道。這個儘可不必。命與聶總鎮的屍身。一齊都埋葬了罷。黑煞神丁龍。生擒了一個守備。名喚于順。點水蜻蜓蔡郁文。生擒了一個都司。名喚陶生。俱皆網縛獻上。雲中燕子宋吉。報稱游擊馬昂。敗陣而逃。追趕不上。吃他走了。其餘的將校兵丁。紛紛獻上旗幟軍裝之類。各自報功。月娘一一領首領會。當時命



將都司陶生守備于順帶過來問話。兩人繩網二臂。推到馬前。不用人來呼喝。早已戰戰兢兢的雙膝跪倒。一個哭着說。家中有七十歲的老爹。一個哭着說。家裡有八十歲的老娘。俱望看在老親的面上。饒其一命。月娘笑道。這樣看來。你們二人是不樂意死的。不過我有一件事。要用你們二人一用。不知可肯替我效力。二人一齊叩頭道。只要元帥超生。情願恭聽驅策。月娘點頭道。如此甚好。你們既然能夠見機而作。是不用愁死的了。說完。又對着衆將道。兵貴神速。本帥就在今夜裡。要取這座襄陽城。還望諸位將軍。休辭勞瘁。衆將聽了這個話。彼此面面相覷。暗想襄陽城堅固非常。不亞如鐵桶一般。雖說裡面沒有重兵。但只閉關自守。也決非彈指之間。所能破的。如今主將既說出這樣海話。只得隨聲附和道。此事全憑元帥勝算。末將等當得效力。嘴裡雖是這樣說。臉上却都是懷疑的樣子。月娘早看將出來。微微含笑。道。諸位將軍。休要狐疑。我說今夜晚。要得這襄陽城。並非叫諸位前去拚命力攻。只藉重陶生于順二人。及這一堆軍裝旗幟。便可不勞而定。難道說咱們遠道而來。並且

戰了半夜。還叫諸位跟城牆去拚命麼。諸將聽了這套話。聰明的已然猜料八九。糊塗的却還是不明白。當時月娘已經傳令。派一千精銳的兵丁。去了教中打扮。改換官軍的裝束。打了旗幟。好去詐取這襄陽城。又命陶生于順二人。鬆去綁繩。當面吩咐道。你們二人。可裝束齊整。帶領這一千兵丁。去叩那襄陽城的東門。告訴守城的官兒說。是奉了聶總鎮之命。因爲有大股教匪。前來援助大安屯。恐其潛來襲城。守力單薄。難以支持。所以特派我們二人。領兵一千。前來助守。疾速開城要緊。那守城的官兒。向來跟你們厮熟。聽了這話。定然深信不疑。這座襄陽城。垂手可得。我看。在這份勞動上。便可法外從寬。將你們二人。性命保全。倘或你們不達時務。臨時有甚麼變卦。那監守之人。登時便將你們二人。砍作肉醬。縱令後悔。也是枉然。你們各自心中。都要算計清楚。不要得了生途。再投死路。二人聽了。一齊諾諾連聲道。元帥請放寬心。小的怎敢如此大膽。少時到了城門。對守關的將士去說。管保把元帥的話。學得一字不差。倘有舛誤。情甘認罪。月娘點了一點頭。便點賽靈官周士雄。雲中燕。

子宋吉。黑煞神丁龍。藍面鬼申豹。進前吩咐道。你們四人也都改作官軍的裝束。帶好兵器。緊傍着陶生于順二人左右。等叫開城門。便奮勇率兵而進。那時宋吉跟了龍申豹。可率兵五百。驅散守城的兵士。周士雄可率兵五百。把守城門。好接引本帥的大隊入城。各勤職務。休得意荒。四將齊稱得令。月娘又厲聲說道。倘若陶生于順二人。不照本帥的吩咐行事。你們就把他砍死在城門之下。不必再行請示。四將暴雷也似的。應了一聲。看那陶生于順二人時。幾乎把兩張小臉。嚇得都沒有血色了。當時奉令之人。一一打點完畢。那時天氣不過有四更光景。便要拔隊起行。去詐取那襄陽城。又向元帥面前請示。可還有甚麼吩咐。月娘道。地方久無戰事。守土之官。類皆不習機詐。此次前去襲城。據本帥料度。必能得意。但襄陽是父母之邦。得城以後。無論官吏人民。俱不得妄行殺戮。各將士兵丁。務宜仰體本帥意旨。倘有明知故犯。一經本帥查出。決定嚴責不貸。爾等須要切記心中。勿蹈罪戾。大家噉應了。這纔拔隊起程而去。那時火把紛拿。旌旗招展。一千虎狼雄兵。四個熊羆猛將。却簇擁着

這兩個傀儡。一直撲奔襄陽城東門而來。再說那襄陽太守。名喚何建中。升任到這  
裡的日子不多。不想却趕上這一場非常的大變。何建中爲人。很是忠誠耿耿。總鎮  
聶起鳳。率兵到城外去勦匪。他却偕同僚。統率兵卒。無分晝夜。到城上去巡視。恐防  
有甚麼意外之變。今天午後。聽說又有大股教匪前來。心中倍加憂悶。到了晚上。更  
白衣不解帶。身不沾床。領着數十名兵丁。去到城上。巡查一切。二更以後。聽得遠遠  
的嘶殺之聲。知道有了戰事。更自提心弔膽。不敢少息。約摸有一個多更。覺得殺  
聲漸漸小了。也不知道官軍與教匪。兩邊的勝負如何。心內兀自忐忑不定。那何太  
守上了幾歲年紀。又辛苦了許多日子。吃飯睡覺。都不能按照時候。今日又格外添  
了一層憂慮。此時已是四更天氣。金風透骨。玉露生寒。真是外感與內鬱。交相侵襲。  
他那裡還能夠支撐得住。有心下城回署休息。又怕自己一走。別人都漠不關心。設  
若出了舛錯。豈不耽誤大事。只好咬定牙關。勉強掙扎着。仍在城上往來巡梭。比至  
到了東門。忽然胸中一陣絞痛。實在有些支撐不來。便問伺候的家人道。這裡要沽

些酒吃。可還方便。家人回道。大人要吃酒。有預備現成的。用不着下城去沽。何太守道。如此甚好。你便取將上來。當時家人找些樹枝。引着了火。把酒盪熱了。放好馬鞍子。請太守坐了。又取出携帶的鹹魚醬肉。以及小菜之類。旁邊放了兩個氣死風的大燈籠。斟上了酒。太守喝過兩杯。又吃了一點菜。覺得腹中疼痛。略爲好些。便向左右說道。方纔大安屯那邊開仗。你們想來都聽見的了。但不知兩邊的勝負如何。我欲派幾個人。前去探聽消息。好免心中牽望。不知你們那幾人願去。那些兵士聽了。你望着我。我望着你。誰也不肯答應。內中有能言善辯的。便向前說道。回大人的話。現在已是四更多天氣了。少時天明。聶大人那邊。必有報告。就讓小的們。此刻前去。一來一往。也快不了甚麼。何太守聽了。點了點頭。便不肯往下說去。他知道這般人。意存推諉。觀望不前。不過是設辭搪塞。但他本是個慈善的人。明知這是冒險的事。衆人不願意去。在他看着。也算是情理之常。無足深責。所以不肯往下再說。當下又喝了幾杯酒。肚腹可不疼了。頭顱却又有些發暈。何太守暗想。戰事已停。不見有甚

麼動作。大概是官軍獲勝。天明在即。不如姑且回衙。靜養一會。免得病倒了。那時反無人去負責任。想到這裡。便勉強站起身形。方要說回衙的話。忽見衆人。一個個都瞪着眼睛。側着耳朵。髣髴出了神似的。太守便問。這是怎麼一回事。家人道。遠遠聽得馬蹄之聲。似乎是奔城門而來。話猶未了。忽然一個兵嚷道。諸位請看。那不是火把麼。太守此時。也用目觀着。只見數里外黑魃魃的。有無數高下的火光。恰似萬點流螢。飛舞而至。再側耳一聽。覺得那馬蹄踏地的聲音。好一似天際悶雷。轟轟作響。這時候。何太守一顆心。幾乎要跳到嗓子眼裏。方纔喝的幾杯酒。都化作冷汗出了。他心裡想。這必然是賊兵。前來攻城。定一定神。向左右問道。守城的滾木礮石。你們可曾備好。左右應道。都備好了。衆人此時。個個都交頭接耳。變貌變色。彼此都捏着兩把冷汗。懷着一個鬼胎。不知如何是好。轉瞬之間。馬蹄聲愈響愈真。火把越看越亮。這一羣人。嚇得連一口大氣都不敢出。偏巧兵丁裏面。有一個叫作夜眼李四的。別人看不見的。他都能看得見。所以得了這一個綽號。那時候。衆人都嚇得目定口

呆。罔知所措。他却伸着脖子。竭力瞭望。猛然間他跳將起來。笑得嘴都合攏不上。大聲說道。請大人不要害怕。這來的人馬。是官軍。不是教匪。那旗幟軍裝。我隱隱都看出來了。何太守此時。正是滿腹憂煎。爬搔不知癢處。聽了李四這個話。不但不怪他失儀。倒覺得非常高興。趕忙頓着聲問道。你這話靠得住麼。李四一邊瞪着眼。向遠處看。一邊回太守的話道。大人請放寬心。小的的話。靠得住之至。此時影影綽綽。看那領兵官。彷彿是陶都司。于守備兩個人。此時有幾個人。也都帮着說道。這話不錯。我們雖然看不十分清楚。但來的這標人馬。是官軍。不是教匪。這個是可以下斷語的。太守聽了。長噓了一口氣。整像身上去了千百觔的分量。立刻覺得非常鬆快。也摩挲老眼。向城外觀看。但見遠遠的火把叢中。人馬如飛而進。但苦於兩目昏花。看不清晰。暗想。聶總鎮若是派人告捷。只須遣幾個人來。何必用大隊人馬。這其中定有別情。心裡盤算着。人馬已然來到城下。李四向衆人說道。你們看。我先前說甚麼來着。這領兵官。可不是陶都司。跟于守備兩人麼。太守扶着城堞口。正要往下詢問。



陶生已然大聲喊道。上面府台大人聽真。未弁同于守備。是奉了總鎮大人之命而來。因爲本日有大股教匪。前來援助大安屯。恐其潛來襲城。守力單薄。難以支持。所以特派我們二人。領兵一千。前來助守。望求府台大人傳令。疾速開城要緊。太守道。適纔我聽得大安屯那邊。喊殺之聲。很是厲害。不知官軍勝負如何。陶生于順二人。被這一問。急切答不出話來。虧得宋吉能夠應變。見二人應答不來。便高聲說道。方纔與賊軍廝殺半晌。勝負未分。現在賊軍已然退却。總鎮大人恐怕他出其不意。潛來襲城。所以特意派兵助守。以防意外。太守聽了這話。便傳令開城。下面守門之人。奉了太守之命。便七手八脚的。放門落鎖。只聽得吱吱嘍嘍的一聲。那鐵板也似的兩扇城門。早已一齊開放。當時賽靈官周士雄。雲中燕子宋吉。黑煞神丁龍。藍面鬼申豹。四員大將。手持兵器。簇擁着那怕死貪生賺城降敵的陶生于順。六騎馬。飛風也似的。一直進了城門。那後面的一千兵。也似潮水一般的唧尾而至。不想那申豹。是個粗魯之人。剛一進了城門。便抖丹田一聲喊喝道。你們衆人聽真。休要睡裡夢裡。

這是白蓮聖教的大兵。督率降將。來詐取這襄陽城。但是我們元帥。體上天好生之德。不欲多行殺戮。現在城池已然到手。你們願降者降。願走者走。趁早各奔前程。休得執迷不悟。這一片言辭。到了城上一般人的耳中。恰似天際雷鳴。平陽虎嘯。不知把三魂七魄。嚇到甚麼地方去了。那太守何建中。又是恐懼。又是憤恨。但是事到其間。也說不上不算。從先上文說過。他本是個忠誠耿耿之人。那憤恨心終把恐懼心戰勝了。便喝令守城的軍士。推下滾木礮石。好砸教匪。無如軍士們。見賊軍進城。大事已去。誰肯拚出自己性命。去結那無謂的冤讐。便發怔的發怔。逃走的逃走。誰也不尊太守的號令。何太守一看。可真氣極了。連鬍鬚一根根。都蹺將起來。努力搬起一塊礮石。拚命的往下砸去。也總算天理有靈。神祇默佑。這一塊石頭。好似有眼睛似的。要去替那何太守。消一消憤恨。當時從城上。滴溜溜的沖將下來。不偏不倚。正打在降將于順的頭上。立刻腦漿迸流。從馬上倒撞下來。那些教兵。見着這詫異的事。便轟天震地的。哪了一聲喊。在這一聲喊中。太守何建中。已從城上躡身跳下。說

來也真湊巧。太守何建中的身子。整個砸在陶生的頭上。請問他如何擊受的住。便風捲柳絮一般。二人同時墮地。大軍之中。早被馬蹄蹂躪個稀爛。也要算忠魂倏魄。不幸同歸於盡了。當時申豹看了大怒。他倒不是可惜陶生于順的二人性命。他因爲城上人。膽敢如此桀驁不馴。實屬可惡已極。便厲聲喊道。這些萬惡的奴才。真是活得不耐煩了。孩子們。給我趕快上城。把他們人人斬盡。個個誅絕。方洩我胸中之氣。衆兵卒聽了這道令。便要尋馬道上城。那些城上的官軍。早聽了個清清楚楚。只嚇得魂飛魄散。知道那些殺人不眨眼的魔頭。上了城時。大家夥兒。准是滾湯潑老鼠。一窩都是死。有那膽子大的。便豁出性命。大聲喊道。將軍休要動氣。那投石墮城的。乃是我們本府的知府。小的們天膽。也不敢跟大軍相抗。還望將軍高抬貴手。饒恕我們的性命。生生世世。永感大德。申豹聽得這話。方纔把氣平了。便命軍士休要上城。當時四將。便遵奉月娘號令。將這一千兵。分作兩起。周士雄率兵五百。把守城門。好接引元帥的大隊入城。宋吉跟了龍申豹。率兵五百。去驅散各處守城的軍士。清

理衙署。好預備元帥起坐。丁龍因爲路徑不熟。便喚那城上的官軍。命他去作鄉導。官軍得了這個差使。好不得意。個個放心大胆的。都下了城。替白蓮教去作先鋒隊。沿路之上。提起嗓子。大聲喊着。宣布教中的德意。說的甚麼總鎮也陣亡了。知府也墮城而死了。白蓮聖教。大隊已然入城。凡作順民。一律免死。這一片聲音。喊的震天價響。大隊在後面押着。環繞着各城去喊。彼時本城佐貳官員。以及軍隊人等。也有已經得過信息的。也有此刻纔知道的。曉得白蓮教。網開一面。並不肆行殺戮。好比罪囚。得着恩赦一般。那裏還有絲毫抵抗之意。便逃走的逃走。躲避的躲避。總算兵不血刃。得了這座城池。也要算月娘。愷悌爲懷。澤及桑梓了。那時宋吉等三人。見城中大勢已定。便率領軍隊。來至府衙門。措置一切。命官眷攜帶細軟。自由遷避。傳令軍隊。不得有絲毫囉唆。這也是仰體元帥的意旨。及至諸事就緒。元帥已經到了。月娘不辭勞瘁。將緊要軍情。立時發放。那些事體。都是照例而行。跟取保康縣。辦理善後。所差無多。也就無庸瑣述。統共算起來。殺豪將。取名城。解大安屯之圍。張白蓮教。

之勢。都在這半天一夜的工夫。便辦了個淋漓盡致。月娘的神機妙算。怎的不叫人咋舌驚嘆。再說大安屯裡面的三位英雄。無敵大將姚之富。金毛吼苗通。玉面虎韓康。得月娘親自統兵。前來援救。恰如服了定心丸一般。非常鎮靜。但也未曾料到。月娘有這驚人的手段。當日便能取了襄陽。及至天色大明。接了細作的報告。知道聶總鎮中箭而亡。何太守墜城而死。大軍已然定了襄陽。姚之富坐在中間交椅上。瞪着兩隻大眼。怔了半晌。方纔掙出話來道。唉。一個女子。竟能這樣出奇制勝。真真叫我們男兒。活活愧死。苗通道。前此求救的時候。死去的齊教總。曾經對我說過。奪取那保康縣。就是全仗他一人調度之力。並且還誇他。謀略超羣。武藝蓋世。將來教中的事業。都指望着他。發揮光大。那一般將士。也都人人讚美。毫無間言。我當時聽了。還覺得半信半疑。恐其衆人所說的話。不無溢美。如今事情作出來。真叫人心悅服。五體投地。請想那聶總鎮。何等英雄。咱們誰也戰他不下。誰知輕輕一箭。便被他的斷送了。再說這襄陽。真是金城湯池。異常堅固。咱們裡應外合。費了許多手脚。還

是取他不來。反致受困。如今他略施小計。便已高坐在府署之中。像這樣智深勇沉。慢說我們教中。誰也比他不上。就算古來的名將。也不多見。真不愧爲巾幗英雄。脂粉豪傑了。韓康接口道。據我看。這位女元帥。不但智勇雙全。並且義氣深重。想我們從先。本是跟齊教總結合。跟他夙乏一面。毫無感情。如今他甫總教權。新正大位。若把我們的困阨看作秦越之人。無關痛癢。竟自按兵不救。我們那時。也只好坐以待斃。現在他不但來援。而且親自來援。披髮纓冠。劍及屨及。多日之阨。解於一朝。像這樣顧全大局。軫念同黨的義氣。慢說是個女子。就讓慷慨的男兒。也不見得能夠這樣去作。那得不令人中心嚮往呢。姚之富搖着頭道。話雖是這樣說。但有一件事。想起來。令人心不快。因爲這裏陽城。已經被他取了。我們大安屯。跟他近在肘腋。一來他的勢力強大。二來他於我們有恩。倘若他板起面孔。向我們拿出元帥的架子。要指揮一切。那時候。我們聽也不好。不聽也不好。豈不是從今以後。便要局促如轅下之駒麼。韓康道。大哥。你這話可說差了。想我們大安屯。已是危如累卵。困苦倒懸。

他領兵前來解圍。雖不說生死骨肉。也總算拯溺扶危。如今大功已成。他縱然十分客氣。不肯來指揮我們。我們也應該掬誠陳辭。情甘報效。凡是英雄豪傑。都應當這樣作的。如今大哥說出這樣話來。豈不是知恩不報。甘爲豎子小人麼。我跟那位女元帥。並無一面。跟大哥可是數載論交。這不過據理而言。毫無偏袒之意。還望大哥恕我愚笨。再思再想。姚之富聽了這套話。很難爲情。但英雄說不出無理的話來。只得折辯道。賢弟之言。固然有理。在我也並不是見不到的。不過因爲他。無論怎樣強煞。到底是個女子。我們拿着洗洗丈夫。堂堂男子。反要低首下心。前去秉承他的號令。想起來。怎不叫人可恥。苗通道。大哥你這又錯了。天下的人。孰爲命令者。孰爲服從者。按照事理的原則。不外以強役弱。以智役愚。那男女的話。很可以置而不論。假如現在有個庸弱的男兒。掌握大權。指揮一切。你肯甘心服從嗎。這樣看起來。不必說他於我們有救援之恩。就憑他這謀略武藝。出人頭第。我們就給他執鞭隨鑿。也是毫無悔怨的。況且還有一說。他憑一個女子。能夠勝過男兒。我們正當格外的敬



服。格外的欽佩。豈能因他是個女子。便把他過人智勇。一筆抹煞。存着一個看不起他的心思。大哥。你請沉心想一想。我說的話。是也不是。姚之富此時。聽得苗通韓康。都派自己的不是。想着要再分辯。却苦於無辭可措。若因為這事。跟二人翻臉。又諸多不便。只是低首沉吟。不發一語。韓康道。大哥。你不要儘管發怔了。咱們還有應辦的事呢。現在大安屯的圍是解了。襄陽城是取了。人家已然虎踞城中。反客為主。不用說衝着人家救援的情義。理當前去答謝。就按照勢力講。咱們也應當前往晉謁。倘挨延的工夫大了。人家呼喚下來。那時咱們顏面何在。苗通道。韓賢弟言之有理。咱們就此去罷。姚之富道。去一趟也沒有甚麼。不過我不樂意去見他。可否請二位賢弟。偏一偏勞。我只在堡中等候。苗通道。這個辦法。恐怕在道理上講不下去。一者大哥是此處頭領。二者小弟前往乞援。也是奉了大哥的名義。如今那位女元帥。甫經就位。席不暇暖。便親自統兵。前來援救。現在解圍之後。大哥不去走一遭。不要說人家嗔怪。就是自己。也覺得不安。況且彼此近在咫尺。總不能永不見面。與其日後

相見。落一個踏踢難安。何若此時前往。倒覺得情義兩盡。韓康聽了此言。也在旁極力勸駕。姚之富拗不過二人。這纔答應一同前往。當時三人裝束整齊。命手下人等小心看守堡寨。這纔要上馬而行。苗通又向姚之富說道。大哥。依我勸你。可以把佩刀摘了。按照道理說。去拜謁人。這軍器是帶不得的。姚之富因爲苗通韓康二人。把這位女元帥。尊敬得如天神一般。心中早已十二分不快。不過忍住這口氣。沒有發作。如今聽了此言。實在有些按捺不住。當時怪目圓睜。厲聲說道。你們也不要忒煞小心。把一個女子。敬之如神。畏之如虎。就讓我帶了佩刀。他還敢把我怎樣。苗通見姚之富發了脾氣。便冷笑說道。大哥既不以小弟之話爲然。任憑尊便。韓康見二人幾乎翻臉。趕忙從中排解。兩人方纔沒有話說。當時率領從人上馬而行。出了大安屯。撲奔襄陽城。工夫不大。已經來到城門下。三人方要放馬進城。早被守城門的兵丁攔住。問他們是甚麼人。進城有何事務。從人趕快下馬。向上述說一切。當時轉過領兵的頭目來。幸虧認得金毛吼苗通。這纔放行無阻。又探詢明白了。元帥住在府

署從人依舊上馬。隨着三人進城向前而行。轉眼之間。已經到了府衙門。只見軍士林立。氣象森嚴。那出來進去的人。恰似穿梭一般。往來不斷。一行人衆。都下了馬。尋到回事處。把來意說明。當即傳報進去。候了許久的工夫。方纔傳出話來。說元帥升廳接見。三將這纔隨着引導的人。一直來到裡面。但見院中天井裡。盡是護衛親兵。分立兩旁。排的刀斬斧齊。剛纔上了台階。引導人早替他們報名而進。高聲唱名道。大安屯頭領。姚之富。苗通。韓康。謁見元帥。三將想不到是這樣排場。不禁嚇了一跳。那姚之富心中。更是又羞又惱。捺定這股憤氣。一同來到廳上。舉目觀看。只見大小將校。分列左右。一個個都是氣象崢嶸。裝束嚴整。而且恭默肅靜。一點聲息皆無。當中公位上。端着那個應劫而生叱咤風雲的女元帥。他那不怒而威的俊目。恰似兩點寒星。神光燁燁。直射到三將的面上。苗通韓康二人。早已身不自主。俯伏在地。那無敵大將姚之富。却還咬定牙根。不肯輸了銳氣。挺立當場。未曾屈膝。只拱手說道。元帥在上。本頭領這邊有禮。月娘往下一看。微微冷笑。便道。苗韓二位將軍請起。二

人聽了。方纔立起身形。在兩邊站定。月娘又向下問道。你可便是姚之富麼。姚之富道。本頭領正是。月娘忽然變過臉來。厲聲叱道。姚之富。你可知罪。姚之富道。從來欲加之罪。何患無辭。元帥倘有意誅求。本頭領當然無所逃罪。若據我自己想。甫經一面。罪從何來。元帥這一問。實出我意料之外。他說話時。還帶出一種驕蹇的神氣。這時候。不但苗通韓康。提心弔胆。就是其他將士。大半都捏着一把汗。不知這事怎樣收場。當時月娘。早已發出嚴厲的口吻。向姚之富說道。你身犯三罪。還敢在本帥面前。巧言折辯。足見你是個怙惡不悛之人。今當着衆將士。把你三罪指出。見本帥並非故意羅織。你晉謁之時。腰懸利刃。罪一也。立而不跪。妄自尊大。罪二也。既經本帥詰責。不知引過求恕。反敢出言挺撞。罪三也。經本帥一一指出。你還有甚麼折辯。姚之富道。文人不離筆墨。農夫不去耒耜。武將之於兵器。亦復如是。本頭領腰懸利刃。不過爲便於自衛起見。本屬武人常態。算不得甚麼罪名。至說到進見元帥。立而不跪。這一層也。並非我妄自尊大。想我與元帥。雖然同在教中。但各領一軍。不相統轄。

勢力雖有強弱。階級並無尊卑。如今元帥不以賓禮相接。已不知其咎誰歸。怎麼反  
倒責我。不行屈膝之禮。這第二條罪狀。當然也不能成立。無論何人。問必有答。知之  
爲知之。不知爲不知。本頭領不過據實以陳。何謂出言挺撞。這第三罪。也沒有根據。  
我勸元帥。甯得襄陽。總要虛心延納。不可恃氣凌人。方是道理。當時姚之富。侃侃而  
談。頗覺得自己理直氣壯。不想月娘坐在上面。冷笑說道。好一個大胆巧辯的姚之  
富。本帥也沒有工夫。跟你作那無謂的爭辯。但問你與本帥。既然不相統轄。爲何勢  
窮力蹙。竟自派將求援。想當初。先教總在日。你雖不曾親隸麾下。何嘗不秉承指揮。  
這事人人盡知。豈能仗幾句言辭。妄想瞞得過去。現在本帥。受全體將士擁戴。甫經  
即位。你就敢擅違節制。存藐視心。既帶軍器晉謁。又復不行大禮。並敢在初次進見  
之時。衆目觀瞻之下。蔑理逞辭。呶呶置辯。據這狂妄的行爲。你目中還有本帥麼。既  
無本帥。你目中還有本教麼。論起軍紀。己是不容於死。況且本帥躬擐甲冑。統率將  
士。跋涉而來。拯汝危難。卽不講尊卑之分。只論報施之理。凡屬人類。稍具天良。應如

何感切五中。力圖報效。不想汝甫經解圍。幸得生命。便自辜恩昧良。犯上無禮。若縱容下去。還不知以後。你要怎樣反噬。怎樣作亂。本帥並不爭個人意氣。但爲教中大局起見。不得不除此害羣之馬。月娘說到這裡。將眼往下一看。喝一聲。刀斧手何在。將這狂徒。與本帥綁去砍了。真個是言出山岳動。令下鬼神驚。只聽得下面。暴雷也似的。應了一聲。早走上許多的武士。當時攏住姚之富肩頭。便要上綁。饒你姚之富。怎樣英雄。怎樣倔强。到了這生死關頭。也不禁毛髮森豎。况聽元帥最後的一片言辭。也覺得義正辭嚴。凜不可犯。實在是自已。把事作錯了。不幸事已至此。只好認命而已。但他是大安屯的首領。又係教中的宿將。一旦之間。觸怒元帥。眼看要去斬首。諸人怎能袖手旁觀。所以那時候。不但苗通韓康。跪下求情。就是廳上的一班將校。不免都動了袍澤之感。大半走到案前。恭身施禮。求元帥暫息雷霆。免其一死。武士見有人求情。便暫緩動手。以待後命。在月娘的心中。不過因爲姚之富無狀。並且要藉他立威。以後好駕馭諸將。所以當時赫然震怒。有這個嚴令。並非是處心積慮。一

定要斬。今見衆將士出頭。替他討饒。本要趁風轉舵。就此收場。威也立了。情也做了。豈非一舉兩便。只因那姚之富。挺立當場。毫無畏罪求恕之意。若把他饒恕。他不但謝過。再說出幾句無理的話來。豈不自己作事。成了虎頭蛇尾。叫衆人暗地恥笑。因此上。倒覺煞費躊躇。難於發放。只把如電的目光。射到姚之富的面上。含着無限的鬱怒。那苗通韓康。見諸將一致求情。元帥也不說准。也不說不准。心中暗自納悶。不免偷眼觀看。見了元帥那份神氣。二人不約而同的。都已猜料八九。便用手一扯姚之富的衣襟。低聲說道。元帥有意從寬。大哥還不趕快跪下。姚之富到了此時。覺得身不自主。早已低伏虎軀。雙膝點地。口尊元帥道。末將一時鹵莽。冒犯威嚴。還望法外施恩。貸其一死。說罷。俯伏在地。不敢抬視。此時他身上佩的刀。當武士上廳要綁他時。早經摘去。月娘此際。閃目往下觀看。只見刀已摘去了。人也跪下了。他自己口中。也說出認罪求饒的話來。自己總算威立法行。很可就此下場。便喝退刀斧手。喚起苗通韓康一般衆將。這纔發落姚之富道。按照軍紀說。你身攬重罪。本屬死有



餘辜。如今念係初犯。又關碍衆將情面。姑且免爾一死。但雖從未滅。不能無罰。暫將大安屯首領職任撤去。其所有兵士。統歸苗通韓康二人節制。你只在本帥帳下聽用。俟等有功。再行復職。本帥向來賞罰。一秉大公。決不追念前隙。你此後也要競惕從事。知道軍法不可輕犯。切忌再蹈覆轍。月娘說到這裡。方纔命他起來。姚之富此時。滿面羞慚。口中還要稱謝。深悔從先不聽苗通韓康二人的話。藐視了這位女元帥。致受此意想不到的折辱。那時月娘。又喚過苗通韓康二人。向他們吩咐道。如今把大安屯的兵衆。統歸二位將軍節制。一者因二位才能可用。二者事辦向來。以資熟手。此後務宜恪恭盡職。休得意慢。回去以後。趕緊把花名冊造齊。送將過來。早晚本帥得暇。還要到彼親自閱視。二將聽了。唯唯應命。月娘這纔退廳。當時一般將士。一個個都咋舌私讎。說想不到元帥之威。直如此電激霆摧。令人不可捉摸。以後大家務要小心。不可犯了他的盛怒。枉把性命送掉了。諸將雖說了些恐懼的話。此時却又非常快樂。因爲破城以後。月娘大開府庫。犒賞諸人。衆將士也有住廟宇的。也

有住衙署的。現在公務已畢。盡皆呼朋嘯侶。飲酒聯歡。怎的不十分高興。這話暫且不提。再說月娘退廳以後。草草的進了午膳。便吩咐外面預備。要出城去走一遭。此行並不帶大隊人馬。除侍衛人等以外。將領中。只傳喚雲中燕子宋吉。跟吳映雪秦曉霞二人。隨侍一同前往。下面得了元帥這個吩咐。大半交頭接耳。互相議論。猜不出元帥此行。要到那裡去。正是。

甫振軍威伸法紀。又驅車駕赴郊原。

欲知月娘此行。要向何處而去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 返梓里命駕省嚴親 游花園傷心思舊侶

話說月娘料理公務已畢。草草吃過午饌。便要輕車簡從。出城而去。刻下他甫得襄陽。身爲三軍主宰。軍書旁午。諸事蝟集。一宗宗一件件。都要他躬親籌畫。那裡能夠抽閑。效那文人墨客。去到野外瀏覽。這樣看起。他那急急惶惶的。要到城外。必有一番天理人情。驅使着他。有不得不去。不能不去的道理。至於他到底因爲甚麼。我想著者不說。諸君當然也能料到。因爲那月娘。雖是個龍爭虎鬪的英雌。却也是個義重情深的俠女。他自幼萱庭早逝。受鞠於人。生身的老父。又爲着重理舊業。一去不歸。據人傳述。已經慘死於外。這數年以來。長相依倚。不致有飄零之嘆。全虧得義父母王員外。王安人。把自己看覷得如同親生女兒一般。這一番罔極深恩。怎得不叫。他銘諸五內。所以此次月娘。統率大軍。來取襄陽。他一顆芳心。早已飛旋繚繞到王家村內。不但活着的義父。死去的義母。令人感念前塵。低徊無盡。就是伺候的舊人。常用的器皿。以至一書一畫。一草一木。無不兜上心來。翻騰腦底。現出最明澈的印

象。據他的心思。恨不得立刻來到王家村。纔得着他相當的安慰。無如身肩重任。事有緩急。只得先公後私。暫且把心捺定。如今襄陽既取。大事已定。那裡還能夠再緩。所以發放姚之富以後。略爲進一點食物。便傳出話去。伺候出城。除帶領侍衛僕從外。只有吳映雪秦曉霞。是他的心腹。宋吉是他的舊人。命其隨侍前往。其餘將佐。一概不帶。因爲這一次。有舊日王宅的僕婦丫鬟。也隨着月娘。一同到家中省視。坐了許多車輛。月娘也不便騎馬。便坐了知府的大轎。當時一千人衆。出了衙署。穿街過巷。一直撲奔城外而來。雖說是隨便出行。已經是威嚴赫濯。昔人說。仕宦而至將相。富貴而歸故鄉。爲人情所榮。今昔所同。現在月娘故鄉重到。已然手握大權。縱然是僭竊行爲。不軌於正。但是令無不行。禁無不止。生殺在握。予奪憑心。只怕比着那將相富貴。還要高出百倍呢。及至到了野外。爲着乍經兵燹。不免路靜人稀。只見枯草離離。荒田漠漠。景象十分蕭瑟。人馬走的甚快。工夫不大。眼看着就要到了王家村。那侍衛人等。便策馬飛奔。趕在面前。到了王宅的門首。見一所偌大的建築物。立在

冷嚴空氣的裡面。雙扉緊閉。悄無一人。恰如空房一般。侍衛人等。下了馬。走到門前。便用馬策前去。搥門。打得震天價響。也不管把門裡的人都給嚇壞了。再說那王翁。自經此次變亂。心中恰似十五個吊桶打水。七上八下。更兼着暮年之人。境遇不佳。老妻是死了。義女是去了。真個是梵梵子立。形影相弔。舉目言笑。誰與爲歡。那番酸辛自咽。簡直難以言語形容。後來聽說官軍失事。白蓮教的大兵。已經進城。心中益發恣志不定。暗想。我雖然說。還是教中一個掛名的理事。但跟他們。夙絕往來。不通聲氣。他們未必知道。教中有我這麼一個人。倘若得城以後。從事搜括。我不幸掛着個有錢的名兒。只怕要難逃公道。要想躲一躲呢。但是舉目則棘地荆天。自問則龍鍾衰朽。叫我可向何處而去。只好咬一咬牙根。聽天由命。叫家人緊閉門戶。少要到外面去招惹是非。但總是提心在口。沒有片刻的安靖。便似作了犯法事情的人。不知罪狀。要在何時發覺一樣。這一天午後。猛聽得大門上。劈劈拍拍。打得一片聲響。王翁聲了。那一顆心。立刻便撲撲的跳將起來。顫着聲兒。叫家人前去。看是甚麼人。

叫門。那一刻工夫。不亞如滾油煎腸。鋼刀刺體。說不出來的難受。少時。家人已經喘着氣。跑將進來。口中說道。回稟員外。請你老人家。趕快出去接待。外面有元帥。率領侍從人等。特意前來拜望。王翁皺着眉頭道。你這人。太糊塗。到底是那裡來的元帥。你倒要說清楚了。家人道。現在我們襄陽。已經歸教中管轄。不用說。那來的元帥。自然是教中的元帥了。王翁道。你看見了沒有。家人道。他那侍從人等。趕在前頭來叫門。元帥隨後就到。你老人家。最好趕快出去。不要儘管絮叨。就誤了事情。王翁聽說。便拄了拐杖。顫抖抖的走將出來。心中暗想說。這個元帥。何故前來拜我。難道說知道我跟教中有些淵源。曾挂名當過名譽理事麼。但話雖如此說。也不值得他前來拜望呀。我想其中。一定另有別情。大概還是因我担個有錢的名聲。要跑到這裡籌款。好在我後顧蕭條。要那些錢何用。拚得財去身安。也算不了甚麼大事。想到這裡。心中一寬。忽然又一轉想。說現在教中取了城池。他若向誰要錢。誰敢不雙手奉上。憑着赫赫的元帥。那裡值得紆尊降貴。來到個庶民的人家。這其中。還不是因爲

籌欸。想到這裏。又不免有些着慌。那兩隻脚。便如同縛了石頭一般。有些個挪移不動。他千思萬想。却怎麼也料不到。現在統轄教中一切的大元帥。便是他視若掌珠的義女王玉英。當時他力盡氣喘。方纔走過屏風。要到前院。忽然眼前一陣撩亂。從過道裡。黑壓壓的擁進一片人來。王翁心中一害怕。幾乎要蹲下身去。趕忙用力把拐杖一拄。方纔立定。及至撐着老眼。向對面望去。便疑惑自己。在這裏作夢。只見人叢中。有個莊嚴美麗的女子。恰似彩雲皓月一般。一片神光。罩到自己面上。幾乎把眼睛都耀花了。只覺得這個面龐。熟悉得很。猛可裡心一動。說不是我的女兒月娘麼。想到這裡。便把心頭的月娘。跟面前走的這個人兒。互一印證。覺得裝束雖有不同。神情却絲毫沒改。知道千真萬確。並不是貌似神非。不禁兩行痛淚。由眼中滔滔滾下。再說那月娘。見了從前住的宅院。已然是十分感動。及至進了大門。見那景物依稀。有如昨日。禁不得百感交集。湧上心頭。腳底下。也不知還是緊走的好。還是慢走的好。剛一走到院中。只見自己高年的義父。已經迎將上來。但見他鬢髮星星。面

紋疊疊。手中拄了一條拐杖。步履很是艱難。從那外面的衰頹。便知道他胸中的侘傺。猛見他望着自己。呆了一呆。隨即老淚涔涔。墮滿襟袖。月娘此時。天性感動。覺得數年以來。義父母待自己。恩深義重。體貼入微。愛逾所生。情無隔膜。一齊湧現到心頭腦際。早把那百鍊雄心。化作柔能繞指。立刻搶行幾步。一把扯了土翁的衣袖。雙膝跪下。口中含悲的說道。不孝的女兒。前來見你父親。你還沒有忘記我麼。說罷。也就眼中掉淚。此時王翁那裡。還撐得住。便抽抽噎噎的哭將起來。伸出那顛巍巍的手。將月娘從地上扶起。口中說道。想不到我們父女。還有相逢之日。我起先以為這是作夢呢。月娘聽了。哽咽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這一番父女相逢。至情流露。不但宋吉。吳映。雪。秦。曉。霞等看了。十分傷感。就是那些侍從人等。見了這種景象。也多交頭接耳。互相議論。說早間我們元帥。要殺姚之富時。真個是令搖山岳。氣吐虹霓。誰想這時。見着自己的老父。竟自扯袖牽衣。喁喁對泣。足見英雄氣概。兒女情腸。一而二。二而一的了。這時王翁。定了定神。方才看清了宋吉。便道。啊呀。原來宋爺你也來



了。恕我老眼昏花。此時方纔看見。宋吉道。你老人家一向可好。我因爲你們父女說話。所以不便插嘴。王翁道。你們看。我真老糊塗了。剛才家人告訴我。說是元帥前來相見。如今咱們鬧了半天。只顧叙說家常。這位元帥。到底上那裡去呢。宋吉聽了這話。止不住哈哈大笑。向王翁說道。我說將出來。好叫你老人家歡喜。現在令嬾姑娘。便是我們的元帥。你老人家。那裡還去找第二個。王翁道。哦。原來如此。這真是我意料不到的。但是咱們。不要站在這裡久講了。有話到裡面去說罷。月娘這纔吩咐侍衛人等。只在外廂侍候。王翁也會家人。好生款待。月娘便率領着宋吉。吳映雪。秦曉霞。以及丫鬢僕婦。隨着王翁。南裡面而來。到了中堂。月娘未曾進屋。便含着眼淚。詢他義母的靈位何在。王翁忍着悲痛。將他引到靈位之前。月娘俯身行禮。伏地痛哭。後經王翁勸住。這纔起身。一同來到屋中。月娘又將吳映雪。秦曉霞二人。給王翁引見過了。衆人方纔就坐。伺候人獻上茶來。月娘望着王翁。嘆了一口氣道。凡事總不由人算。想當初。在保康縣店內。跟你老人家分手之時。我還是寄身虎口。罔測休咎。

如今總算託天之庇。藉了教中的威勢。作了許多的事業。便經歷這一番顛險。也不枉了。但可憐母親。扶病而歸。竟至不能一面。你老人家。也比從先衰老了許多。看起來。死者抱憾。生者無聊。都因爲受了女兒的累。我心中那一番痛楚。惟天可表。諸話也就不便細說了。王翁道。你先不要這樣說。從來一緣一法。莫非前定。想當初。你父親到外邊去保鏢。把你託付於我。我把你當作親生的女兒一般。婚姻也給定了。指望着美滿家庭。後福無量。也就了却我一重心願。誰知平地裡。起了偌大的風波。只鬧得昏天黑地。這也只好歸諸命運。如今咱們舊事暫且放開。只說現在。我且問你。怎麼會作了教中的元帥。又爲何來到襄陽。你說上一說。我也好心中明白。月娘聽了王翁的話。便把已往從前之事。刪繁撮要的。叙說了一回。王翁聽罷。搖着頭道。孩子。不是我說你。你辦的這些事。不但不是女子所應當辦的。並且不是男子所應當辦的。你想。刦奪城池。戕殺官吏。這不成了朝廷的反叛了麼。以鄒敵楚。尙且知其必敗。何況以彈丸之地。抗拒天兵。早晚間。玉石俱焚。那時悔之何及。況且還有一說。

古來如赤眉黃巾之流。何常成得大事。咱們背地裡說。這白蓮教的名義。只怕每下愈況。如何能夠號令天下。你向來廣涉羣書。難道這個道理。還見不透麼。月娘道。你老人家所說的話。我早已了了於胸。但我目問。不但不是世間卑順自甘的女子。就是古往今來。所說的甚麼才女俠女。也都不放在我的眼內。據我的心胸志氣。總要作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。替女界另開一個生面。方纔稱我襟懷。但是憑藉毫無。也自莫償所願。誰想因爲受了教中的牢籠。反倒展了我生平懷抱。這事純屬天心。非由人力。現在勢成騎虎。欲下不能。也只好如古人所說。日暮途窮。倒行而逆施了。至於將來的成敗利鈍。只能盡人事以聽天命。你老人家。很不必替我擔憂。王翁聽了這套話。搖頭嘆氣。半晌無言。秦曉霞在旁看了。那裏還忍耐得住。便挿口說道。老員外。我勸你。不要妄替古人擔憂。據我們元帥武藝韜略。真個是人間罕有。世上無雙。再有我們大家齊心努力的帮忙。怎麼會戰無不勝。攻無不取。那保康跟襄陽。便是個絕好的榜樣。倘從此一帆風順。奪了大清國錦繡江山。我們元帥。便作創業開基。

一朝的人王帝主。你老人家。安安穩穩的。就是一個太上皇。怎麼無緣無故的。又倒發起愁來。這不是有福不會享麼。王翁聽了秦曉霞的話。無法答言。只管望着他發怔。心裡暗想。我這個義女兒。已經是抉開女子的藩籬。不落尋常的巾幗窠臼。誰料世界上。竟會有這樣的女兒。據他這獍獍的品貌。合他的奇怪的思想。真是有其主必有其輔了。將來不知要鬧到那裡。方是一站。只怕城門失火。殃及池魚。我這副老骨頭。也要斷送在他們的手內。王翁想到這裡。越發是愁容滿面。吳映雪着了。便笑着向秦曉霞說道。你不要信口亂談。隄防把員外惹惱。叫元帥見怪。宋吉道。那倒是沒有的事。不過現在教中所辦的事情。到了老人家眼裡。實在有些看不慣的。王翁道。你這話。可真說對了。想我活了這幾十年的工夫。享的是安居樂業。見的是物阜民康。像這樣意外的事。不但眼睛裡沒有見過。耳朵裡沒有聽過。就連作夢。也都想不到。誰知到了這晚年。自己扶養的女兒。會鬧出這些花樣。怎麼不叫我頭昏眼暈呢。宋吉道。這些事。不但你老人家看不慣。就連我。在江湖上闖蕩半生。看慣了風高

放火。月黑殺人。對這不法的事。總算很有經驗了。但講到青天白日。去跟官軍衝鋒對壘。我也不曾有這個志願。如今事情臨到頭上。也說不上不算來。將來作到那裡。也只好向後再看。我勸你老人家。最好是暫且放開懷抱。不要作無謂的憂愁。再說世上的事。多半是料不定的。像古來起身草莽。開基創業的帝王。在當時看去。不都是反叛麼。至於將來的。爲聖爲神。爲賊爲虜。只在成敗上去論定。或者上天有意。要開一個奇局。叫我們元帥。作個統一山河女皇帝。也說不定。你老人家。姑且耐點性兒。往後看罷。宋吉說着笑了。王翁不由得也笑了。月娘聽了這些話。逗起了一片雄心。禁不得滿懷高興。却也在旁微微含笑。猛可裡心中一動。想到來取保康之先。作一場噩夢。夢的是全軍覆沒。自己從危險巖上。倒撞下來。旁邊有個錦袍金甲女死屍。彷彿就是自己。及至細細的一看。却是吳映雪。正在嚇得神魂俱喪。愁痛難禁。忽然見了生身老父李魁。及未婚夫婿袁錦章。方纔把自己哭醒。往事低徊。歷歷在目。便如坐針氈的一般。心中非常難過。見義父跟宋吉。正在攀談。便邀吳映雪秦曉霞。

二人同往花園遊玩散悶。僕婦丫鬢要隨往伺候。月娘一概不用。自己領着二人慢慢的來到花園。進到裡面一看。只見樓臺褪色。草木零落。景象荒涼。月娘看了。不由得慨然嘆息。秦霞霞道。姐姐衣錦歸家。正該歡歡喜喜。怎麼無緣無故的。反倒嘆起氣來呢。吳映雪道。你懂得甚麼。凡是富於情感的人。到了舊遊之地。無論得意不得意。總要發生出許多感慨。那裡都能像你。傻吃悶睡的一概不走心呢。月娘聽了這話。直着吳映雪說道。賢妹所講的。固然是情理之常。但我今天的嘆息。還不是盡爲這個。因爲我另有一層心事。從來却不曾對你們說起。吳映雪道。今天既然感觸心事。姐姐提將起來。又何妨對我們說上一說。或者能夠替姐姐排遣。也說不定。月娘道。說也沒有甚麼不好說的。不過說出來。彼此都覺得不高興。隨卽一邊走着。一邊把不祥的夢兆。述說了一番。及至把夢境說完。便望着吳映雪秦霞霞二人道。二位賢妹請想。現在我們氣運方興。事情得手。好比那着色的樓臺。盛開的花木。十分美滿。一片風光。倘一旦不幸。衰頹下來。應了那不祥之夢。便成了現在園中的景象。那

時叫人何以爲情。月娘口中說着話。臉上早現出一種慘然的神氣。秦曉霞搶着說道。我以爲是甚麼要緊的事。原來講了半天。說的是作夢。姐姐。你真英雄一世。懵懂一時。虧你把這沒影的事。擱在心上。還鄭重其事的。向人來說。豈不成了一個笑話。趁早把這話丟開。再休提起。免得想起來。叫人惡心。吳映雪道。你也不要這樣說。夢境固然不足爲憑。但有時也很有徵驗。不過依我的見解。姐姐儘可不必把這回事。悶在心頭。常言說的好。境由心造。何況說到作夢。再說作夢能夠應驗的。至多不過百分中的一二。就拿平常人。作夢來說。到後來應驗的。能夠有幾個呢。秦曉霞道。着呀。我就是這樣的想。我常常夢見。失脚落在河裡。被人用槍將我扎死。我若相姐姐似的。以夢爲真。豈不憂愁的。連飯都不要吃麼。月娘道。我也並不是照世上愚蠢的婦人。遇了個不祥的夢兆。便蝸蝸整整的。放他不下。不過這夢。雖然古怪離奇。却決不迷離愉悅。徹始徹終。清清楚楚。難免叫人有些委決不下。我近來已經把他放淡了。今天因爲衆人。談論起成敗的關頭。又使我棖無端觸。所以纔向你們提起。吳映

雪道。姐姐聽我的勸。還是把他拋開爲是。請想那諸葛武侯。是何等樣的人物。他還說成敗利鈍。不能逆觀。又何況是我們呢。月娘聽了。不住的點頭。三人依舊向前走着。猛然見兩叢修竹。峙立當階。環抱着那宏敞的三楹。宛然像歡迎故人似的。吳映雪抬頭看時。只見上面懸着一塊匾額。燕子屎都佈滿了。寫的是養心齋三個大字。月娘看了看。不由得又長嘆一聲。回頭合二人說道。這便是我從先讀書的所在。說着便走進裡面去。二人也在後跟隨。只見滿架圖書。依然多如束筍。上面的塵土。足夠半尺多厚。那桌椅上面。也是如此。足見是絳帳久空。絕無人踪了。並且那屋中。因爲日久沒有洒掃。當三人進來時。覺得有一股潮濕之氣。棘鼻刺腦。非常的不好聞。吳映雪。秦曉霞。皺了一皺眉頭。便想着退出去。再看月娘時。祇見他。呆呆的站在那裡。把兩隻眼光。射在那幾張空座兒上。彷彿有無窮的心事一般。原來那月娘。想到數年以前。自己跟袁錦章。接席讀書。兩心相許。是何等旖旎風光。如今舊地重來。覺得前塵未遠。但窗外的修竹。尙爾如常。座中的佳士。却在何處呢。想到這裏。怎麼會



不對景傷情。百端交集。所以站在那裡。儘管無言惆悵。那吳映雪是何等聰明的人。看了月娘這分神情。早已猜破他的心事。覺得走也不好。不走也不好。事處兩難。便也站在那裡發怔。還是秦曉霞。忍耐不住。大聲說道。這個霉氣的屋子。把人熏的腦袋疼。你們儘管站在這裡作甚麼。月娘被他這一嚷。似乎如夢初覺。這纔一言不發。出了屋子。但還回了幾次頭。似乎很有留戀不舍的神情。那時秦曉霞。直直勾勾的兩隻眼。直看到月娘的面上。似乎是怪月娘。舍不得離開這潮濕的屋子。不知他用意何在。那吳映雪。看了一眼月娘。又望了一望秦曉霞。却止不住抿着嘴兒發笑。三人正向前走着。秦曉霞忽然嚷道。好香啊。好香。這個氣味。實在好聞的很。天氣已然這樣冷。是甚麼花兒。還開着呢。吳映雪道。無論甚麼事。總是這樣大驚小怪。你看不見許多株的桂花。還在盛開。怎麼會不香呢。秦曉霞道。難道桂花這種東西。不怕冷麼。吳映雪道。現在的天氣。本來還不算十分冷。桂花當然可以開的。況且這桂花。分黃白兩種。白桂花。比着黃桂花。格外耐久。若是養育得法。到冬季還可以開花。你看

不見這裡白桂花居多。這開花更不足爲奇了。秦曉霞搖頭道。一個桂花。還有這許多的講究。我可實在不曾考較過。月娘本來滿腹心事。低着頭向前走。聽得二人談論。這纔抬頭觀看。原來已經來到叢桂軒。猛想起那年中秋夜裏。自己跟袁錦章。凭欄賞月。喁喁情話。忽然給義父走來。談論一會。倉猝回到裡面。竟把袁錦章贈自己的詩箋遺落了。後來到此處來尋。始終也沒有覓得。因爲這件事。心中很抱不安。直到了親方纔撇掉這層牽罣。往事回思。歷歷在目。却令人不勝今昔之感了。想到這裏。不知不覺的。又停步不前。望着那桂花發怪。秦曉霞看着月娘道。姐姐。你倒是走啊。爲甚麼看着這桂花。又發起癡來。莫不成貪圖這個香味兒。捨不得走麼。就是我也覺着怪好聞的。莫若刨他幾顆。帶將回去。早晚都可以聞香。何必儘管站在這裏不動。我想老員外。疼女兒心盛。這幾顆花兒。也不至於捨不得。姐姐。你看我這個主意怎樣。月娘聽了。心中說道。這個傻貨。妄作聰明。真正叫人哭不得。笑不得。只得說道。我夙常對於花香。並不十分留戀。妹妹。你這一猜。可是猜錯了。秦曉霞道。姐姐

既不是貪戀花香。却爲甚麼不肯走呢。月娘隨口說道。這却另有我的心事。秦曉霞道。你的心事。何妨說一說。給我聽呢。月娘搖頭不答。吳映雪笑着說道。你不知古人詩上講的。難將心事和人說。說與青天明月知麼。依我勸你。只管游園玩景。不要多管閒事了。三人這纔轉灣抹角。依舊向前而行。凡是到了一處。秦曉霞必然絮絮叨叨。追問這個地方。叫甚麼名兒。起這個名稱。又是怎樣一個取意。月娘同吳映雪。必要給他講解一番。所以一路行來。倒不覺寂寞。後來到了一處。秦曉霞又問。月娘便告訴他。這裡叫作芍藥園。秦曉霞點頭道。這個我倒明白。不用你們再來講解。原來這是種芍藥花的所在。可惜如今不是春天。若是在三月裡。芍藥花盛開。蜜蜂兒。蝴蝶兒。成羣打夥鬧鬧嚷嚷。在這裏看着。倒覺得煞是有趣。現在不用說芍藥花。就連芍藥葉兒。也看不見。這可應了擔債人的話了。等着過年再見罷。吳映雪笑道。看不透你這人。倒會有這些俏皮話兒。秦曉霞道。你不會聽見說。人不可貌相。海水不可斗量嗎。難道說俏皮話的人。也總得長的俏皮不成。像我這醜陋的人。說出話來。也

總得醜陋麼。就算你們長的俊。心眼也不可這樣不公道呀。吳映雪聽了這個話。止不住嘻嘻的笑將起來。指着秦曉霞說道。你幾時學得這樣刁鑽古怪。我不過隨便說了這麼兩句話。你便醜呀。俊呀。鬧了這麼一大堆。這又不是給你說婆家。有人來相看你的容貌。也犯不上怨天尤人。吃起醋來呀。秦曉霞見他說完了。便用棒槌似的手指。畫着腮頰。咧開他那火盆大口。笑着說道。姐姐。你別害臊了。一個女孩兒家。懂得甚麼。叫作吃醋。說出這樣話來。也不怕羞了自己的舌頭。我看你可怎麼好。他說完了話。眼望着吳映雪。口中又嘖嘖了兩聲。吳映雪這時候。可真有點急了。大聲說道。你這個黑丫頭。可不要倚風撒邪。胡拉混扯。隨防着打你的大嘴巴子。秦曉霞一邊躲遠了。一邊說道。姐姐。饒了妹妹這一次。以後我天天祝念着。保佑你得一個好姐夫。你看怎樣。吳映雪一聲兒不言語。便趕過來要打。秦曉霞跑到月娘跟前。口中央告道。我的元帥姐姐。你快收場他一聲。他要打我呢。他口裡說着。再把眼望月娘時。只見他痴痴的立在那裏。大有視而不見。聽而不聞的樣子。一雙俊目之中。却

落下兩行珠淚。秦曉霞見了。嚇了一跳。便扯住月娘的袖子道。姐姐。你這是怎麼了。月娘被他這一扯。鬚髮從夢中還醒過來。口中長嘆一聲。拭去了面上的淚痕。此時吳映雪已經趕到。見了這份情形。便無心再跟秦曉霞較量。也過來勸慰月娘。問是甚麼原故。月娘只是搖頭不語。原來月娘這一番傷感。也是秦曉霞給招出來的。因爲他說若是在春天開花的時候。有甚麼蜜蜂兒。蝴蝶兒。鬧鬧嚷嚷。看着倒是有趣。月娘聽了這話。不禁心中驀然一動。想到數年以前。有一次春天晚上。自己在這裡練習工夫。袁錦章走了來。二人並立樹下。述說老父在外保鏢。自己依人籬下。彼此正作深切的談話。忽然間來了兩個大蝴蝶兒。花紋顏色。異常的好看。因爲自己要逞技藝。便挖了地下的濕泥。撮成丸子。打落了一個蝴蝶。把他捉住。這時候。牆外又飛來一個較小的蝴蝶。把那一個失伴的蝴蝶。給引逗了去。那失伴的蝴蝶。暈頭暈腦的。只得跟隨在後面。大有明知不是伴。事急且相隨的樣子。不想那捉住的蝴蝶。猛然被他失手逃去。起在空中。這時候。先前飛走的兩個蝴蝶。忽然又飛回來了。那

失伴的蝴蝶。見着他那舊有的伴侶。已然脫却樊籠。逃得活命。便趕快的飛了過來。跟那受驚的伴兒。湊在一處。似乎有無窮驚喜慰藉的樣子。這兩個蝴蝶。散而復聚。登時便翅兒聯着翅兒。如同人携手的一般。翩翩過牆而去。那乘機劫誘的小蝴蝶。看着這個情形。羞憤難當。立刻撞牆而死。回想這一齣小活劇。髣髴如在目前。如今事過境遷。洄溯起來。倒覺得是個先兆。那起先的兩個蝴蝶。恰如自己跟袁錦章。美滿姻緣。珠聯璧合。不料平地起了風波。無端拆散。那乘機劫誘的小蝴蝶。整像賊子齊林。從中作祟。鬧得自己不得不含辛茹痛。跟他暫時作名義的夫妻。但不知到了將來。能否要了賊子的性命。出自己這一口無窮的冤氣。再跟袁錦章重行聚首。像那兩個蝴蝶兒一般。月娘想到這裡。怎麼會不神思纏綿。愴然泣下。這正是酸辛苦辣聚在心頭。幽恨千重。無從說起。所以便站在那裡。忘形垂淚起來。就連吳映雪。秦曉霞二人。說了半天玩笑話兒。他却一句也沒有聽見。及至秦曉霞過來。扯他的袖子。方纔如夢初覺。不禁長嘆了一聲。拭去面上挂的淚痕。此時吳映雪。已經趕到。見

了這個情形。便也無心再跟秦曉霞厮鬧。上前勸月娘道。姐姐。你今天來到自己花園子。正該賞心快目。怎麼遊着遊着的。忽然掉下淚來呢。難道說。追念璇閨靜處。春來只爲花忙。便不樂今日馬上的生涯。把一片雄心。盡皆灰却麼。秦曉霞也在旁插嘴道。姐姐。你若捨不得這個花園子。我倒有一個辦法。就是把這裏。改作元帥的行轅。姐姐高興時。便到這裡來辦公。等把公事料理清楚了。我同吳姐姐。便幫着你。種些花兒草兒。喂些魚兒鳥兒。把你前些年辦的事。咱們從新溫習起來。這樣一辦。姐姐雖然說身爲元帥。執掌兵馬的權衡。但依然可與花木爲緣。禽蟲作侶。過女孩兒時的癡。豈不是兩全其美。各不相防。那裡值得就要掉淚。姐姐。你想我出的這個主意。好也不好。月娘道。區區花園。算得甚麼。我豈因爲這個事。前來牽腸掛肚。不過是舊遊重到。往事如烟。秋水蕪葭。伊人何處。却令人不無今昔之感了。月娘說到這裡。不禁又嘆息了一聲。吳映雪。秦曉霞。還未及答言。忽然聽得吱喳一聲。有一宗東西。從月娘頭上掠過去。飄然落在地下。把月娘給嚇了一跳。秦曉霞見了。却用手指着。

大笑起來。正是。

蝶夢潮來心影上。鳥聲陡起耳音中。  
欲知落在地上的。果是何物。請待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十三回 誇瑞徵樹上產靈芝

驚奇事地中得寶印

話說月娘因爲同着吳映雪秦曉霞二人遊園。觸物興懷。感念舊侶。不覺得癡立無言。潸然下淚。這也是至性至情。肫然流露。發生於不自覺的。經吳秦二人一番慰藉探詢。方纔把一腔幽恨。略吐端倪。不料這時候。有一宗東西。從月娘頭上掠過去。只聽得吱喳一聲。落在地下。事出不意。倒把月娘給嚇了一跳。定睛看時。却原來是個喜鵲。說也真怪。那兩個喜鵲。厮竝的立着。擺起尾巴。擰着翅膀。抬着頭兒。衝着那侘傺無聊的月娘。只顧吱喳吱喳的亂叫。鬚鬚是勸他。目下略解愁煩。將來團聚有日的樣子。月娘同吳映雪看了。都覺着很是詫異。便呆呆的望着。秦曉霞却指着喜鵲大笑起來。口中說道。喜鵲叫。喜來到。你若來報喜。衝我再叫。那知那對喜鵲並不聽他的話。依然衝着月娘亂叫。並不給他圓個面子。秦曉霞啐了一口道。呸。如今這個年頭。連鳥兒都有勢力眼。怎麼就會揀着元帥恭維。不答理我呢。等我把你們捉住。一根一根的擰你們的毛兒。看你還長勢力眼不長。他一邊說着。一邊便飛步

上前。要捉那兩個喜鵲。列位請想。他這番輕舉妄動。當然是枉自勞心。跑出沒有兩三步。喜鵲早已飛的不知去向。秦曉霞把兩眼瞪的銅鈴一般。還仰着脖子。向四下裏亂找。吳映雪笑道。你別不害臊了。你可叫喜鵲給你報的是那一門子喜呢。月娘聽了這話。也不禁發笑起來。秦曉霞道。我不這樣的粧瘋。姐姐如何肯笑。你不要把我一片好心。給淹沒了。吳映雪道。這個倒是虧你。隨即回頭向月娘說道。今天可不是妹妹多嘴。那兩個喜鵲。實在叫得有點奇怪。雖然說。有鵲噪難爲吉。鴉鳴豈是凶的說法。但是他。不先不後。正在姐姐傷心的時候。忽然從空中飛來。落在地下。毫無畏懼的。衝着姐姐亂叫。彷彿與人說話的一般。這個事。真是罕見。再說兩個鳥兒。成雙作對的。齊來齊去。影射着姐姐的懷人。恰是個無上的佳兆。事情雖小。却未嘗不是個先見之機。我勸姐姐。順時節憂。留以有待。不要過於抑鬱纔好。原來月娘。對於這兩個喜鵲。恰好飛來。無端互噪。心中也抱著一種感想。他那種感想。却與吳映雪所說的。相差無多。這並不能譏笑月娘迷信。大凡人當無聊之時。只要見著一種略

可排遣的事。便資以自寬。引爲慰藉。這本是人類普通心理。不足爲奇的。所以月娘聽了吳映雪勸慰的話。雖然不好意思。明加贊許。却也點頭不語。便是默許的意思。這時候。忽然跑來幾個丫鬢婆子。口中說道。累的我們好找。原來却在這裡。月娘問是甚麼事。丫鬢婆子一齊回道。席筵已然預備好了。員外叫請小姐。回去用飯。月娘點頭。秦曉霞瞧着丫鬢婆子道。你們不知道。這是大元帥麼。怎麼還是小姐長。小姐短呢。丫鬢婆子笑着說道。慢說是作了大元帥。就讓作了大皇帝。我們也是稱呼小姐。這叫作事辦向來。不容易改口的。若叫我們稱呼元帥。總覺得舌頭根子。有點發硬。鬚說不出口似的。秦曉霞道。看不透你們這羣人。倒好像長鬚老虎。有去無回。等你們小姐。一犯脾氣。擺出元帥的架子來。把你們每人打上幾十軍棍。那時候。屁股一疼。管保舌頭根子。就不發硬了。吳映雪笑道。咱們快一點走罷。不要只管說笑話了。工夫一大。酒也涼了。菜也冷了。豈不辜負了員外一番美意。有這幾句話。纔算給兩邊解了圍。一行人迤邐出了園子。來到後堂看時。席面已經擺好。原來王員外

早就吩咐下去了。叫家人殺猪宰羊。大排筵宴。款待月娘帶來的這一般人。又另外預備了兩桌精緻席面。一桌擺在前廳。自己陪着宋吉。一桌擺在後堂。請月娘同吳秦二人。一同飲酒。好在王宅。是鉅富之家。人役衆多。什物齊備。所以上面吩咐下來。工夫不大。俱已停當。月娘見酒菜已然擺好。便請吳秦二人就座。雖然說到了月娘家。但既有統屬之分。又兼有姊妹之誼。所以吳映雪同秦曉霞。只在兩旁坐了。月娘見二人如此。也不便十分固讓。只坐在主席相陪。筵間把軍務拋開。但談些個家庭舊事。有時感慨。有時諧笑。丫鬢婆子。也在旁邊帮着湊趣。這等細膩風光。宛然喁喁兒女。誰又知道他們三個人。都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呢。等到吃喝完畢。一輪紅日。眼看着就要西沉。月娘同着二人。來到前廳。那時王翁同宋吉。也都吃完了。彼此又談了幾句話。月娘見天色近晚。不敢過於耽誤。便要起身回去。便請他義父王翁。一同前往。王翁道。一來你那邊諸事草創。一切多沒有就緒。不要因爲我去了。又給你添麻煩。二來家裡的事。我也得料理一番。纔能夠放心。你暫且先回去。我早晚必

去就是了。月娘想着這個話。也是實情。便不肯再勸。當將帶來的財帛犒賞了家人。這纔率領一千人等。起身回城而去。又過了些日子。月娘把各種應辦的事情。佈置得。很是周密。方覺得有些清閒的工夫。於是又備了兩份祭禮。到自己祖塋。同義母墳前致祭。當時侍衛儀從。烜赫異常。從城裡撲奔城外。一路上。道旁觀看之人。真個如山如海。因爲月娘。取得襄陽以後。嚴禁軍隊。不得有絲毫騷擾居民情事。違者重罰。軍士奉令唯謹。人民安堵如常。所以百姓們。雖然經此大變。却沒有甚麼驚懼之心。再說月娘出來。從不驅逐閒人。遇着高興時。看見父老兒童。還要停馬佇車。問其疾苦。日子一多。傳播漸廣。人人都說這位女元帥。和藹可親。對於他。是用不着十分害怕。今日出城祭奠墳塋。這個消息傳出來。許多紅男綠女。白叟黃童。一個個呼羣覓侶。互相提携。都要仰瞻女元帥的威儀。好作鄰里談話的資料。及至隊伍儀仗。一對對的過去。又見許多身穿錦袍的將士。騎馬前導。緊接着便是一柄新製的杏黃團花傘蓋。傘蓋之後。一座八抬黃緞子龍鳳肩輿。裡面端坐着那位溫如美玉。嬌着

神龍的女元帥。左右的親兵。盡皆身佩利刃。緊緊跟隨。那一番聲勢。不要說像本地的總鎮太守。沒有這樣規模。就連現任督撫。出來的時候。也不見得有這等氣派。當時大家看了。也有驚奇的。也有羨慕的。也有互相讚嘆的。也有私下詆毀的。議論紛紛。各抒己見。這也無庸細表。再說月娘。先到了自己的祖塋。祭禮早已陳好。月娘親自上香行禮。一一拜謁過了。末後。纔到了生母的墓前。回想母親養我一場。並不曾見我成人長大。竟自身歸那世。那時候。自己年紀太小。記憶毫無。事到而今。就連母親的面目。也不能彷彿一二。思想起來。豈不令人可悲可痛。霎時間。又由他的母親。想到他的父親。偌大年紀。只因爲一點義氣上。撇下快樂的家庭。親愛的女兒。挺身出去。重理舊業。誰想厄運當頭。竟自斷送了性命。並且骸骨無存。靈柩莫返。帶累死去的母親。地下尙抱孤墳之痛。月娘此時。真個悲從中來。不能自遏。便跪在地上。放聲大慟。左右將士。無不爲之感動。後來還是吳映雪。將月娘從地上攙起。苦苦勸住。月娘兀自黯然神傷。徘徊不忍。卽去。這時候。忽見秦曉霞。從墓道旁樹柢子裡。跑將

出來。飛也似的。來到月娘跟前。指手畫脚的。剛要叫姐姐。忽然吞住了口。又改稱元帥。當時衆將士。見了他這番張皇的情形。不知道出了甚麼故事。一個個都眼巴巴的望着他。只見秦曉霞笑着說道。元帥。不要掉淚了。請去看看。那邊的樹根上。不知長出來的。是甚麼東西。說他是花兒。他也不是花兒。說他是葉兒。他也不是葉兒。紫巍巍的顏色。肉皮兒一般的細嫩。圓團團的瓣兒。整像人手巴掌似的。這個東西。實在稀罕。不但我是頭一遭開眼。任憑是誰。大概也都沒有見識過。元帥。快跟我去看一看罷。他一邊說着。一邊便要去牽月娘的袖子。衆將士聽了他這一番報告。止不住都掩口含笑。吳映雪喝道。你爲何如此不懂規矩。元帥在這裡。舉行祀典。何等鄭重。你却把這些沒要緊的事。來擾亂聽聞。真個是胸中毫無涇渭了。月娘道。這個事。你却不要怪他。他本是一個天真縵爛的人。不懂得那些苛細的禮節。倘若一定的去拘束他。豈不是戕賊人的天性。再說上下相處。在平日無關禁令之時。總要像家人一般。不可過於拘呢。方纔能夠一心一德。情無不達。我盼望大家。能領會本帥之

意。不要譏笑他。纔是衆將士聽了月娘的話。無不彼此點頭。暗暗嘆服。秦曉霞道。說了半天。倒是看不看呀。要是沒有人去看。我便把他揪下來。帶將回去。盛在一個盃裡。擺在桌子上邊。准保比膽瓶裡折枝花兒。還覺有趣。他說着話。便轉身要走。月娘道。且慢。等我看上一看。再說。秦曉霞道。這不結了。讓我頭前帶路。領着元帥跟衆人都去開一開眼界。當時月娘率着衆將士。跟定秦曉霞。來到樹柙的後邊。秦曉霞用手指着道。你們請看。不是在這裡麼。衆人順着他手去看時。果然見一顆大樹根上。長了一宗東西。形狀顏色。跟適纔秦曉霞所說的。一般無二。月娘看着。默然不語。心中髣髴有甚麼感觸似的。衆將士却都交頭接耳。互相私議。看那個神情。都是詫爲未見。這時候。轉出參謀劉伯瑜來。恭身向月娘說道。恭賀元帥。此乃祥瑞之兆。隨即用手指着那東西說道。此物非他。即世俗所稱靈芝草也。衆將士聽了。盡皆詫異的。了不得。有些人。或是在書上看過的。或是在畫幅上見過的。經劉伯瑜一口道破。回想起來。一些不錯。不禁連連點頭。秦曉霞先嚷着說道。鬧了半天。原來這個是靈芝



草。不是人都說。把他吃了。就可以作神仙麼。劉伯瑜笑道。那裡有這個道理。靈芝不過是一種瑞草。書史上也常見過。至於吃了作神仙之說。那不過是野人之談。又焉能據以爲信呢。月娘點頭道。參謀之言甚善。據我看。這靈芝不過是一種異草。世人因爲不常見。便造出許多怪誕之說。以期驚世駭俗。不要說世上沒有神仙。就令有此一道。也須積德累善。煉氣化神。方能證此上果。豈有內外工夫。一些不用。只服食一點異草。便能平地成仙的道理。劉伯瑜道。元帥之言。足開愚頑的茅塞。不過像靈芝這種異草。也不亞於祥麟威鳳。景星慶雲。累千百年不得一見。如今不先不後。當元帥起義之時。祖塋上竟產出這樣奇物。足見天心有在。瑞應非凡。也不可過於忽視。依小可之見。或是派人在此護視。免得受意外摧殘。或者設法移植。藉行供養。庶可仰答天庥。昭示大衆。不知元帥之意。以爲如何。月娘笑道。參謀這個說法。未免小題大作了。想今天無意中。發現這個靈芝。也不過適逢其時。適逢其地。遂致叫人資爲談柄。若一定說他。是我的祥瑞。不免過於牽強附會。依我的意思。最好大家賞識。

賞識。任他自生自滅罷了。況且還有一說。如今天氣漸寒。草木盡皆黃落。這靈芝生非其時。也不見得是甚麼瑞應。劉伯瑜道。像元帥這樣的雅量高風。真令人無任景仰。至於天氣漸寒。生非其時的話。儘可不必如是設想。因爲靈草不同凡卉。豈可一概而論。當時衆將士。見月娘這樣廊達大度。不自標榜。也都讚嘆不置。吳映雪却說道。依我看。派人來保護他。未免過於做作。移植他。恐其傷了根。也不見得能夠活的長。但是扔在這裡不管他。早晚之間。與尋常草木同腐。却也未免可惜。衆人聽了。多笑着說過。這可怎麼好呢。只怕想不出甚麼較善的法子了。言還未畢。秦曉霞却指着那靈芝說道。這是我跑前跑後。一個人把他找出來的。元帥既然不稀罕他。按理說。當然要由我處置。我想這靈芝草。總算是矜貴之物。並非糖兒豆兒可比。我可不能把他白糟踐了。吳映雪道。依你說。可要把他怎樣。不料這句話。還沒有說完。秦曉霞猛然一探腰。伸開他那五指。嘖的一聲。已把那靈芝草。給連根拔起。吳映雪想着要攔阻時。已是來不及。衆人見他這番鹵莽的舉動。多是面面相覷。變貌變色。就連

月娘的臉上。也露出不樂意的神色。但是事情已然作出來。縱讓嗔責他。却也無濟於事。所以當時月娘。只微微的嘆了一口氣。連一句話也沒有說出。吳映雪却喝道。你這人。真是難於訓誨。無論甚麼事。沒有不是蠻來的。方纔說移植他。尙且恐怕傷了根。你爲何倒把他生生的拔起。再說你拔了他。徒把珍物暴殄。又有甚麼用處。秦曉霞受了這番責備。他却一點也不着急。反笑嘻嘻的說道。請你少管閒事。我方纔不是說過了麼。這靈芝草。是我尋出來的。我樂意把他怎樣。便把他怎樣。別人很可以不必多說話。再說我把他拔了。也並非暴殄珍物。我想把他放在這裏。既然大家都不放心。莫若把他放在我的肚中。倒安穩些。大眾聽說。都忍不住的笑了。吳映雪道。原來你打算吃他。秦曉霞點頭道。正是如此。一來嘗一嘗靈芝草。是甚麼味道。也總算是我的口頭福兒。二來吃了他。縱不能平地成仙。大概也總得有點好處。我又何妨去試一試呢。他一邊說。便舉起那草。要往口中去送。忽然失聲道。咦。這是怎麼了。方纔紫的那麼好看。整像玫瑰花兒似的。怎麼拔下來。不大工夫。就變成深紫的。

顏色。恰同羊肝一般。叫人看着。實在不高興。莫非他不樂意讓我吃他麼。衆人聽了他這話。都一齊搶着要看。秦曉霞便把那拔下的靈芝草。托在掌中。舉着向衆人說道。你們大家請看。難道說我還冤你們嗎。不料話沒說完。猛可裡起了一陣怪風。嘩喇喇的一片聲響。把那些塵沙落葉。颳了一個烏烟瘴氣。大家半晌工夫。都睜不開眼睛。好容易風定塵息。大家睜開眼時。只見秦曉霞。把兩隻手。還不住的揉眼。大嚷着說道。這是從那裡說起。我好好的靈芝草。還沒有吃到嘴裏。楞被這陣風給颳跑了。可讓我何處去尋呢。大家這時候。莫不有些駭然。月娘面上。雖然有些不豫之色。却仍鎮靜如常。向秦曉霞說道。你也不要可惜了。常言說的好。一飲一啄。莫非前定。這靈芝草。不應該是你嘴裡的東西。所以有這陣風。前來打岔。只作當初沒有尋到他就是了。秦曉霞撇着嘴道。元帥說的好輕鬆話兒。請問這靈芝草。可是容易尋得着的。如今當面把這機緣錯過。恐怕至死也不能再見他的面了。怎麼不叫人心疼呢。他說話時。滿臉上倒真露出痛惜的樣子。月娘道。你別想不開。從先梁武帝說過。

自我得之。自我失之。亦復何憾。國家之大。尚且如此。何況是一草之微呢。再說那草。又不是被人捨去。是讓風給颳了去了。你就怎樣的氣憤不出。難道還有甚麼法子。可以捉住那風。叫他物歸原主不成。大家聽到這裡。忍不住都笑了。月娘又道。因爲這草。平白的耽擱了半天工夫。真個無味的很。說着。率衆離了樹柁。吩咐起程。這纔登輿的登輿。騎馬的騎馬。一行人衆。又撲奔王家塋而來。月娘這次上墳致祭。先期早已有人通知王翁的。不過這幾天。王翁有一點小恙。所以自己沒有來。便派家中管事人。前來伺候。這王家塋地。本來是新置的。只有王安人孤另另的一座墳。當時月娘到來。祭奠已畢。回念撫養之情。也不禁愴然下淚。那時天光已然不早。月娘不便再行耽擱。便起身率衆入城。迤邐行來。離城門已不遠。忽然見那邊平地上。聚了無數的人。形狀好似筐蘿圈子。圍在那裏。髣髴有甚麼新奇的事。大家都要爭先快觀似的。那前驅的人。以爲是游民聚衆。在那裏滋生事端。恐怕元帥嗔責下來。要耽處分。便有幾個人。驟馬向前。想把這一夥人給驅逐開了。免得惹事。不想還沒趕到。

早有幾個父老。向這邊走來。攔住馬頭說道。有勞諸位。給回稟一聲。我們有要事。要見元帥。那些個武士。勒住馬說道。你們說的好輕巧話兒。元帥就是這樣容易見的嗎。再說你們鄉下人。除去種地。就是放牛。可有甚麼事。值得要見元帥。一個老人。陪着笑臉說道。實有要緊的事。非見元帥面稟不可。不然的時節。我們有幾個腦袋。敢跑到這裡。來冲撞元帥的大駕。再說我們稟的事。元帥聽了。一定是高興的。諸位儘可放心大胆的去回。用不着担驚害怕。那些武士。有心再盤問他們。是甚麼事情。因為元帥的駕。眼看着就要到了。倘若問將下來。說他們恐嚇鄉民。有事壅於上聞。那時怪下罪來。豈非大大的不便。所以就不肯再往下問。撥轉馬頭回去。離着大轎不遠。趕緊翻身下馬。前去回話。轎夫見有人回話。立刻便把轎子打住。那些侍衛人等。見元帥轎子一停站。便都按轡不行。武士向前。把鄉中父老求見的話。一一稟明。月娘吩咐轎子落平。把那幾個父老。好好的帶將上來。不要恐嚇他們。武士們唯唯下去。左右人等。向兩旁一分。閃開道路。工夫不大。那幾個鄉間父老。由武士領導導來。

到月娘的轎前。一個個口尊元帥。雙膝點地。月娘命他們起來。有甚麼話。只管慢慢的說。不要害怕。內中一個老人。越衆向前。恭身稟道。這地方叫作興隆莊。小民名喚陳德福。因爲薄有田產。同莊的人。便胡亂稱小民作首戶。那邊衆人圍繞的地方。便是小民居宅的後垣牆。在前兩天。有個異鄉的人。在那裡巡視。不住的點頭讚嘆。作出見神見鬼的樣子。被小民傭工的人看見了。便上前盤問他。他說此處地中有寶。早晚就要發現。刻下寶光已然透出來了。可巧這時候。小民也走到這裡來。便也聽見他這一番話。不過我賦性迂拙。對於這些事。從來是不肯相信的。所以當時。便跟他駁辨幾句。那人道。我並非好爲異說。也不是甚麼貪圖。不過懂的這種道理。既然見得到。就要說出來。你若不信時。今天夜半子時。可以到這裡。留神觀看。見有甚麼異兆沒有。那時就可以證明我的話了。他說完之後。便拂袖而去。小民動於一點好奇之心。到了夜半子時。率人到這裡來觀看。果見地面上。足有方桌大小的一片白光。如烟如霧。如火如電。緊擦着地面。在那裡浮動。有大胆的。過去摸時。不但渺無一

物。並且也覺得燙手。大家都說這地中果然有寶。那人所說的並非虛言。小民既經目覩這等異樣的事。也就不容不信。當時在那片地上作了記號。好預備發掘。回家以後。囑咐同去觀看的人。保守秘密。不要走漏一些口風。等到寶物掘將出來。大家一律有賞。他們也都答應了。到了明天。恐怕白日發掘。被外人打眼。所以挨到後半夜。方纔率領着人。拿着傢伙。前去動手。不想還沒有到那裡。遠遠的燈籠照着。已見好些人正在那裡刨土。原來不知怎麼走了風。已被這些無賴。先跑來動手了。當時小民過去。詰責他們。不應該如此無禮。他們說得倒好。土裏的東西。人人有分。你不用拿腔作勢。裝聾推傻。這些事。我們滿知道了。最好鴉默鶻靜的。咱們把他刨出來。無論是甚麼東西。彼此二一添作五。反正你也是白得。說不到心疼兩個字。若不然。張揚出去。知道的人益發多了。那時你也要爭。我也要搶。保不住鬧出甚麼事來。豈非羊肉吃不成。反惹一身臊麼。我們說的都是好話。請你再思再想。小民聽了他們這一片無理的言辭。幾乎要活活的氣壞。不過知道這一羣人。平日都是粗橫異



常難以理喻。如今事被他們知道了。自然要拿着這件事。當作一口肥食。焉有善罷甘休之理。但是平白的。叫他們分潤。小民也未免不甘。當時一狠心。懷了個爭氣不爭財的念頭。想用大帽子來壓他。出一出胸中的惡氣。便對他們說道。實告訴你們說。這一次。你們休想又發甚麼意外之財。反正地裡有甚麼好東西。我也豁出去不要他了。現放着大元帥。保護人民。澤及桑梓。沒有一個人。不感恩戴德的。我這地內的寶物。與其平白的。分給你們這羣人。還莫若全數獻於元帥。我到落得一個心平氣和。免得生這一口閒氣。他們道。好好。你若捨得時。我便替你去稟知元帥。小民道。我自己會稟。用不着你們去獻勤兒。當時他們那邊。又有出頭了事的。拉我到一邊。跟我磋商分東西的條件。無奈我口風一點也不鬆。他們便羞惱成怒。彼此幾乎要打將起來。搗了這麼半天亂。天光已然發曉。彼此都是一夜沒有合眼。但是誰也不肯走。因為恐怕前腳走了。那一邊。跟手就刨東西。豈不是前功盡棄麼。又相持了一會子。漸漸有人聚攏來看。不住的問長問短。少時。人越聚越多。七嘴八舌的。彼此大

嚷着。都說陳家這塊地裡。出了寶貝。咱們倒要看看。是甚麼東西。到了這時候。便把這件秘密的事情。鬧得人人皆知了。小民見事已至此。絕對沒有商量的餘地。再說精神困憊。也實在支持不住了。便命傭工人等。在那裡看視着。自己暫且回家歇息。睡了一覺。起來吃了東西。天氣已然是午後。再到這裡來看。咬啣簡直成了人山人海了。小民當時。便安派人進城到元帥那裡稟去。稟知一切。無奈一時之間。找不到合式的人。正在躊躇的時候。有幾個齒德兼優的人。來勸告我。陳德福說到這裏。便用手指着那幾個同來的老人道。便是他們幾位了。他們向我說。你辦事須要謹慎一點。不可過於鹵莽。你打算把這事。去稟知元帥。固然是一番好意。但是常言說得好。凡事不求有功。先求無過。不是我們說一句掃興的話。倘若創下多深去。甚麼東西也沒有。那時元帥一怒。怪下你欺誑之罪。你自己估量着。可耽架的起。還是耽架不起呢。依我們的主見。最好是先創出來看。得着寶物時。再稟知元帥。也不爲晚。免其出了差誤。取罪非輕。因爲彼此都不錯。所以見得到時。不能不說。還請你自己

斟酌爲是。小民聽了這片話。如夢初醒。趕忙向他們說了許多感情話。這纔當着衆目之下。去發掘那一塊土。這時候。又有人來報告。說元帥今天上墳致祭。預定的路線。回來時。正從這裏走。最好你們趕快的刨。若能發現出好東西來。等元帥到時。便可攔輿面稟。其中又省却許多的麻煩。小民得了這個報告。就告訴刨土人。叫他們格外努力。不想刨下五六尺深去。甚麼東西也沒有見着。那時看熱鬧的人都搖了頭。小民心中也很失望。暗說虧得沒有去稟知元帥。倘若冒失辦了。豈不是要惹禍麼。便打算止住不刨。將此事作爲罷論。當時有人勸我。說許是刨的地方不對。何妨往四外刨一刨。看是怎樣。我被這話提醒。就叫人往四外去刨。這一來果然對了。刨了幾尺深去。居然在西北角上。發現了一個石匣。上面還有硃書的文字。大家都認他不得。取出以後。小民很費躊躇。不知是打開了看明白是甚麼物件。然後再稟知元帥。不知是稟過了元帥。再行打開。正在這猶疑的時候。可巧元帥大駕已到。故此特意前來稟知。望求元帥核奪。月娘聽了這片言辭。口中沉吟道。這事就奇怪得很。

便又問那幾個老人道。你們親眼看見。可是這樣一回事。那幾個老人。同聲說道。小民等怎敢欺哄元帥。實在是這樣一回事。並無片字虛謬。月娘聽了點頭。隨即吩咐左右。把石匣取過來看。衆人答應一聲。立時趕奔前去。工夫不大。石匣已經取到。月娘此時。也下了轎子。那些衆將士。無不詫爲奇事。一個個延頸跂足。爭着要看。但是那石匣。面積約六寸見方。體積約一尺來高。形狀很是幽雅古致。至於是甚麼石質。入土有多少年。可惜那班人。都不懂得考古學。便自無從考訂。那石匣的上面。果然有八個刻的硃字。雖然不是虫書鳥篆。却也不是普通的字體。所以就讓博洽的月娘。似乎也有些認不得他。至於那般將士。更自搖頭咋舌。互相愕視。鬚髯是見了天書的一般。那性情暴躁的秦曉霞。早大聲嚷道。不知是甚麼人。造作出這樣的匣子。連上面的字。也弄得這樣奇形怪狀。不要說認得字的人。看了他皺眉。就是我不認得字的。看着他也覺得不順眼。這件事。可真辦得討厭極了。吳映雪道。你安靜點罷。少要信口亂說。秦曉霞道。並不是我信口亂說。實在這個字。瞧着太覺得異樣。月娘

也道。這個字。無人認得。未免使人抱憾。言還未了。忽然聽得人叢後面。有人在那裡說道。元帥休要掃興。待小的看上一看。或者能認得時。也未可知。衆人看時。原來那個說話的。是參謀劉伯瑜。因爲石匣取到以後。衆將士。都爭着要看。恰似唱野台子戲。大家爭着擠台口一般。請想這般人。個個膂力出衆。憑那文弱的劉伯瑜。怎能擠的上去。所以便落在後邊了。此時衆人。聽見他說。這纔閃開道路。月娘道。我也是一時忘懷。這事本應當請參謀來看。比不得上陣衝鋒。用着你們諸位。秦曉霞道。只怕他也認不得時。豈不是自己鬧一鼻子灰麼。吳映雪道。怎麼你這嘴。越來越做了。說着便把他拉到一邊去。這時候。劉伯瑜已經走到石匣面前。向那字跡。端詳一會。轉過身形。對月娘恭身稟道。好叫元帥放心。那字體。髣髴是蝌蚪文字。小可還勉強可以認得。月娘道。但不知那八個字。說的是甚麼言語。劉伯瑜聽了這話。又鞠躬的稟道。此乃天賜之物。非同小可。那上面的字跡。恰應在元帥的身上。月娘聽了。默然不語。衆將士却都現出詫異的顏色。有性情急躁的。便問劉伯瑜。那石匣上面。是甚麼

字。請你快快的念出來。省得悶得慌。劉伯瑜此時。鄭重的立在那裡。並且正顏厲色。如同天使宣讀詔書一般。高聲說道。那石匣上面的八個字。乃係聖女臨凡。永昌大業。他把這八個字。念了個清清楚楚。四圍的人。沒有一個不聽了個逼真。那懂得文義的人。便連連的點頭。有些不懂文義的人。聽了還是莫明其妙。便向旁人去問。當時便不免有些亂亂嘈嘈的。那劉伯瑜倒真體貼人情。又把這八個字。向大家解釋了一回。這纔人人領會。秦曉霞忙着說道。我們俱已明白。不必再咬文嚼字了。最要緊的。是赶快把石匣打開。倒看一看裏面裝的是甚麼東西。一句話把衆人提醒。都隨聲附和說。把這石匣趕快打開。月娘便也吩咐。把石匣打開來看。衆人踴躍向前。恨不得手到匣開。好勘破其中啞謎。那知相離切近。定睛看時。大家差不多。都叫了一聲苦。原來那石匣。整像一個囫圇似的。並沒有甚麼罅隙可尋。秦曉霞又先怪叫道。這個事。到底不知是甚麼人辦的。刻的字。叫人認不得。弄的這個匣子。又讓人開不得。豈非成心搗亂。真個討厭極了。劉伯瑜聽了他這話。不住的皺眉。口中說道。

請不要這樣說。此乃天賜之物。焉可如此褻瀆。那知不說還好。說了。他嚷的益發厲害了。秦曉霞道。我就不信上天會造出這麼一個匣子。又裝上東西。刻好了字。把他埋在地裡。等着人來刨。像這樣沒影的事。只好冤三歲孩子去。劉伯瑜聽了他這套言辭。白瞪着兩隻眼。簡直答不上話來。吳映雪用手推着秦曉霞。低聲說道。你信也好。不信也好。只請你放在肚裡。不要只管嚷了。秦曉霞聽了這個話。方纔不說真說假。只向衆人道。這個石匣。既然沒有法子開。不如找一沉重的鐵傢伙。把他砸碎了。我看着。倒還省心省事。劉伯瑜搖頭道。用不着這等鹵莽。依我看。這個石匣。一定是開得開的。請衆位閃一閃。借着陽光。再仔細觀看。或者找出着手的地方。也未可知。大家聽了這話。果然向兩旁閃開。劉伯瑜蹲下身軀。用手摸着細看。忽然說道。諸位來瞧。這不是匣蓋跟匣身。相隔的一道縫麼。衆人聽了這話。一齊俯身來看。果然見一道罅隙。其細如髮。並非是天衣無縫。但不作縝密的觀察。一定是瞧不出的。此時衆人見有可以用力的地方。也有拔出佩刀來擡的。也有幫着用手來撥的。亂了一

陣。只聽着的一聲。石匣蓋子。已然打開了。大家定睛看時。差不多都吶了一聲喊。原來那石匣裡面。有一顆黃澄澄的金印。寶光燦爛。幾乎把衆人的眼。都給耀花了。那秦曉霞不管三七二十一。一手攥住印柄。便把那顆印。從匣中提起。送到眼邊一看。口中呸了一聲。說道。簡直是跟我過不去。這上面曲曲灣灣。橫七豎八。不又是些甚麼字。還是請參謀來看罷。這叫作一事不煩二主。我想他一定認得的。說着話。便把那印。順手遞將過去。劉伯瑜却是恭恭敬敬的。雙手捧將過來。真個有論語上所說的。下如授勃如戰色的神氣。慢慢將印面翻將過來。用目端詳一會。趕緊走到月娘跟前。手捧着那印。恭身說道。此乃天賜元帥之物。上面印文。係輔天宣化聖女神君之印。十個字。足見元帥功德兼隆。纔能感格蒼穹。得此異數。說着。把那顆金印。雙手舉了一個過頂。意思是請月娘接受。月娘說道。野外倉猝。儀注難週。未便拜答。天賜可命人到城內。喚一座彩亭來。將印搭回。擇吉拜受。此時暫勞參謀捧定。但本帥自問。藐躬涼德。邀此天庥。殊覺惶愧無地。手下的人。聽了元帥吩咐。早已忙着喚亭子。



去了。好在離城已然不遠。耽擱不了甚麼工夫。那參謀劉伯瑜。只好暫充捧印的專使。月娘又喚過陳德福來。慰勞了幾句。賞他二百兩銀子。叫他隨時可以到元帥府去領。陳德福叩謝而去。那時衆將士。覩此奇事。一個個都嗟呀讚嘆。把敬重元帥的心。更提高到十二分。就是那些看熱鬧的人。也都人人踴躍。個個歡呼。說元帥是天神下界。應運而來。所以上天。纔賞下這一顆金印。咱們錯非託元帥的福。那裏能夠開這個眼。將來等上了年紀。還要說古呢。在這紛紛議論的時候。彩亭已經喚到便把那印。依然放在石匣以內。安置在亭子上。令人搭了在前面走。這纔月娘上輿。衆將上馬。前呼後擁。一直進城而來。話說到這裡。著者可要來打岔。我記得前人的古文上。對於郭巨埋兒得金。還說他是自埋自掘。何況是造好了的一顆印呢。像這類事。本可意會。並無駁辯的價值。再說陳勝起事。便假託篝火狐鳴。宋真宗疚心於潭淵之盟。便造出天書來。藉此以滌其恥。王霸所爲。如出一轍。這類事。都是師法古人。神道設教。那句話。用以籠絡人心。增加信仰。像月娘此次得印。大概也不外前事不

忘後事之師了。或者疑惑說。印同石匣。可以預先造好了。埋在地下。但是夜中發現的火光。可是那裏來的呢。據我想。這事也不足爲奇。不見舊有的說部上。常講甚麼硫火遺光法嗎。閑言表過。無庸多述。再說過了幾天。由參謀劉伯瑜領銜。會同衆將士。上書元帥。敦請涓吉受印。恭上尊號。月娘也就准了。那尊號。便是印上所刻的。輔天宣化聖女神君八個字。因爲這是上天所賜。人是不能再贊一辭的了。到了那一天。全體將士。齊集行禮。雖然比不上帝王躬受寶冊的大典。但也花團錦簇。盛極一時。月娘拜受寶印以後。便升座受衆將士的恭賀。隨即頒下令來。大封諸將。就中著名的。封賽靈官周士雄。爲揚威大將軍。雲中燕子宋吉。爲奮勇大將軍。黑煞神丁龍。爲龍驤將軍。藍面鬼申豹。爲虎翼將軍。穿花蝴蝶高經武。爲追風將軍。點水蜻蜓蔡郁文。爲逐電將軍。鑽天鷄金冲。爲捷獲將軍。無敵大將姚之富。爲振武將軍。金毛吼苗通。爲驃騎將軍。玉面虎韓康。爲驍衛將軍。玉芙蓉吳映雪。爲左輔將軍。墨牡丹秦曉霞。爲右弼將軍。參謀劉伯瑜。爲進位軍師。其餘大小將校。俱有封賞。諸人謝封已

畢。是日大排慶賀筵席。正在暢飲之際。忽有報事人來到筵前。向元帥回話。說外面有人稟見。月娘問是何人。報事人說將來出來。不由得月娘怒上眉梢。威生眼角。喝令喚他進來。待本帥當面問話。正是。

張筵方使雄心暢。報事旋教怒氣生。

欲知來的那人是誰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十四回 棄城池少教總逃生

誅仇讐女元帥洩憤

話說月娘正在稱尊受賀。大宴諸將之日。稱得起是滿腔高興。樂不可支。忽然不先不後。跑來一個給他掃興的人。前來稟見。這就應了書上所說的。樂不可極了。你道來的那人是誰。原來不是別人。正是他生平第一個對頭。少教總齊林。那齊林。奉了留守保康之命。自從月娘去後。他便夜郎自大。擅作威福起來。把蓮花營的根本也棄了。守禦也撤了。所有應辦的事務。盡行廢弛。鎮日所辦的。無非是搜括貲財。搶掠婦女。更有他手下一般助惡的人。跟着興風作浪。推波助瀾。更自如虎傅翼。只把保康縣合城的人民。恨不得把這萬惡的齊林。寢皮食肉。方纔出胸中這一口惡氣。但苦於沒有力量去對付他。也只好暫時忍耐。誰知那齊林。惡貫已盈。不容他長此橫行霸道。省中派下一個記名參將。名喚王秉成的。率領三千兵馬。前來恢復保康縣。這消息到了齊林的耳中。早已把他嚇得爬搔不知癢處。一來他本非應敵禦變之才。二來月娘派他在這裡。本打算要置之死地。所以並沒有留下戰將。及多數的兵

了。他先時並不以此爲意。鬚髯是關着大門作皇帝。絕沒有人來干涉的一般。及至一日之間。聽說有官軍前來爭剿。恰如半空中起了個悶雷。早已驚得手足無措。只命緊閉城門。加意防守。自己坐在那裡皺住眉頭。一籌莫展。也顧不得及時行樂了。後來有人提撥他。叫他派人到襄陽去求救。他聽見此言。如夢初醒。便派一個手下得力的人。星馳前往。不想厄運臨頭。凡事有梗。那求救的人。又被官軍給捉了。叫參將王秉成一追問。他便一五一十的說了實話。王秉成聽見城內空虛。心中大喜。便把求救的人斬了。下令兼程而進。太陽還沒有落下去。已然到了保康。當下傳令把西南北三座城門。統通圍困。只把東門留住不攻。這也是遵照兵書上所說。圍城必缺的意思。當時攻打一陣。不過是聊以示威。隨即傳令休息。埋鍋造飯。但是這一示威不要緊。早把城內的齊林。給活活的嚇壞了。他自己既然不會打仗。也沒有人幫他去打仗。倘若救兵不到。城門叫敵人打開了。豈不要送命麼。想到這裡。如坐針氈一般。說不出來那番難受。正在這時候。忽然有人進來報道。求救的人。被官軍捉住。

殺了。首級已然號令出來。齊林聽了。叫不迭連珠箭的苦。那盼望救兵的心。至此算是絕望了。不料報事的人。還沒有出去。又進來一個稟道。官軍把許多招降的書。射到城裡來。說只要把爲首的人捉住。獻城投降。其餘脅從的人。一概不究。說着話。便把拾來的一封招降書。取出獻上。此時齊林兩隻手。抖得過於厲害。合攏不到一處。如何接得過書來。那報事的人。只好把書放在案上。翻着眼睛看着他。齊林也覺得有些難爲情。便強打精神說道。你們姑且退去。容我靜一靜心。好想應敵之策。那前後兩個報事的人。似乎已看透他的底裡。彼此相視微笑。帶出若嘲若諷十分看不起的意思。又向齊林臉上。輕巖的看了兩眼。方纔慢慢的退出。齊林定一定神。這纔轉過頭來。向他那幾個親信的人說道。我們簡直的是毀了。這事可怎麼辦呢。難道就在這裏。活活的等死麼。請想他那親信的人。不過都是狐羣狗黨之流。那裡會有一個高明的。聽了齊林的話。都是面面相覷。一籌莫展。齊林看見這個樣子。心中益發難過。登時面目悽慘。幾乎要掉下淚來。衆人見主將如此。也都勾起怕死的心事。

你望着我。我望着你。簡直就要無言對泣。不料這時候。又來了個催命符。只見一個報事人。慌慌張張的說道。啟稟主將。大事不好。現在城內民心已變。有多少起人。聚在一處。明目張膽的。商議獻城投降的事。並說把主將拿住。要開膛摘心。碎屍萬段。方解他們胸中之恨。齊林聽了這番報告。只嚇得三魂從口內鑽出。七魄自幽門遁去。瞪着兩隻眼。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他那親信人中。有略爲聰明的。看着不是事。便叫報事的人。赶快再行打探。用話給支將出去。便對齊林說道。趁早打主意。若再耽擱。只怕性命難保。齊林哽咽着說道。我現在已是嚇昏了。甚麼主意也沒有。你們若有法子。可以保全性命時。只請趕快的說。那幾個人。差不多異口同聲的說道。俗語說得好。三十六着走爲上着。此時我們既不能迎戰退敵。又不便束手待斃。除去逃走。還有甚麼法子可想。虧得他們幾個人。情急智生。想出這樣一個高明主意。方纔把那昏憤的齊林。如同在夢中提醒。點頭說道。著啊。我們就是棄城逃走罷。省得把性命斷送在這裡。但是走也不容易。我們可怎着走呢。當時幾人又斟酌了一回。纔



算把主意打好。腰中帶得幾兩盤費。悄悄牽着馬匹。從後門出來。平日擄來的婦女財帛。也都盡行割捨。照顧不來。此時已是夜中。幾個人放了一個轡頭。早已來到東門。沿路之上。聽有許多人痛罵齊林。說他惡貫已盈。眼看着就要死無葬身之地。等到發他時候。我們也去帶個忙兒。好洩一洩胸中的憤氣。這些話。貫到齊林耳中。把他嚇得冷汗直淋。頭也不敢抬。一直縱馬加鞭向前飛跑。到了東門。只見燈火熒熒之中。有許多教兵。在那裏把守。不過人人垂頭喪氣。毫沒有一些精神。比至他們幾個人。來得切近。兵士便向前攔住。原來齊林率領他手下人逃走時。都換了常人的裝束。所以那些兵士。急切裡認不出來。等到拿燈火來照。這纔辨認清楚。軍士們趕緊向齊林行了禮。聽他吩咐。那齊林神志慌亂。坐在馬上。吁吁的喘氣。却說不出甚麼話來。還是他手下的人。替他說道。少教總要到城外。探一探官軍的形勢。好預備破敵之策。你們不要聲張。疾速開城要緊。軍士聽說。這纔開了城門。幾個人縱馬而出。那敢怠慢。就在這昏黑之中。藉着星斗光輝。避着官軍。繞着小路。足足的跑了一

夜。這纔路微的把心放下。齊林勒住馬。向衆人說道。咱們只顧跑到底投奔那裏去呀。幾個人異口同聲的說道。這個倒用不着甚麼商量。當然要上襄陽。投奔元帥去。他那裡兵強將勇。足可抗敵官軍。咱們到了那裡。就可放心大膽。保得沒事了。當時齊林聽畢。皺着眉道。我告訴你們說。那元帥名目是我的老婆。其實是我的仇人。假如有夫妻之情。他上襄陽。怎麼會把我扔在保康。如今棄城而走。投奔他那裡。你們倒不要緊。我是個守城的主將。這是犯了軍規。應得重罪的。他若板起面孔。拿出元帥的威風。不管甚麼夫妻不夫妻。要把我軍法從事。豈不是前去送死麼。這件事情。還要斟酌。不要躲了一槍。挨了一刀。那時縱然後悔。可也就晚了。他那幾個手下人。聽了此言。差不多都面面相覷。作聲不得。內中一個人道。這事可太已的爲難。我們此時雖說脫了重圍。但不能保得沒有危險。一者怕官軍追趕。二者恐被人識破機關。倘有參差。就要斷送性命。除非元帥那裡。可以保得泰山之安。若是不去時。何從再找安身立命之處。又有一個人說道。依我看。只管放心大膽的前去。雖然說。元帥

跟少教總不和。這是骨子裡頭的事。外邊總要顧惜面子。難道說做妻子的把丈夫殺了。自己去當寡婦麼。大家聽了此言。盡皆隨聲附和。齊林把膽子壯一壯。便也就依從衆議。這纔曉行夜住。撲奔襄陽而來。可巧到的那一天。恰是月娘稱尊受賀之日。齊林率着手下人。來到元帥府。見看那種赫赫的排場。心中又是羞慚。又是憤恨。只得忍住那口氣。到回事處。把來意說明。回事人員。見是少教總。那敢怠慢。便趕快進去。替他稟明一切。那時月娘正在大宴將佐。興會淋漓。忽然聽說。保康被圍。齊林出逃的話。按不住。怒從心上起。氣向膽邊生。喝令喚他進來。待我親自詰問。回事人。喏喏退出。那時一班將佐。看見元帥發怒。也都停盃不飲。十分凜畏。少時齊林已到。偷眼觀看。只見將佐分列。帥位居中。氣象威嚴。令人可畏。齊林到了此時。只得恭身立定。向上聲稟。方纔要述說官軍聲勢浩大。自己不得已逃走的情形。不料還沒有開口。只聽得上面。斷喝一聲道。哇。好一個無能該死的匹夫。我命你鎮守保康。便負有守土之責。怎麼敵軍到來。一仗未見。竟自棄城而遁。若是我手下諸將。都像你這

樣膽小如鼷。望風潰敗。教中的事業。豈不就要一敗塗地。今天若不把你。按照軍法從事。將來何以號令諸將。月娘說到這裡。便喝令刀斧手。將這厮與我綁去砍了。刀斧手應聲而上。便要動手。那時齊林。嚇得魂飛魄散。那裏還有辯白的餘地。軍師劉伯瑜。此時心中已然明白。這二人。名目是夫妻。其實是讐寇。從前派他留守保康。就打算要置之死地。官軍來時。戰則死於敵。逃則死於法。兩邊等着他。反正是難逃一命。他既看透了這一步棋。那裡還肯費唇舌。當時坐在旁邊。洋洋不睬。其餘如雲中燕子。宋吉。玉芙蓉。吳映雪。墨牡丹。秦曉霞。都知道其中底裡。也不肯出頭相勸。還是那一班武將。心地坦直。沒有甚麼機變。以爲元帥這等執法如山。不過碍於自己的地位。不能不做出來。給大家看。我們衆人。焉有袖手旁觀之理。所以不約而同。都身離座位。來到元帥面前。一齊恭身施禮。那刀斧手。見有人求情。也就暫緩動手。當時襄靈官周士雄。代表衆人。上前說道。末將等。請元帥暫息雷霆之怒。按照軍律說。少教總棄城潛逃所犯的本係死罪。但念他。從來未親軍旅之事。一時失却主張。况且

強弱懸殊。戰亦必敗。姑且法外從寬。赦其初犯。望求元帥。開恩俯准爲幸。月娘道。不是我不准你們求情。但他所犯的罪太大了。若不按律懲辦。將來何以令衆。此乃法律之事。並非情面之事。及早退開。不必多說。衆將見元帥口風如此的緊。還以爲是一時轉不過面皮。但是作人作徹。豈能中道而廢。只得異口同聲。合辭哀籲。月娘在座上沉吟。暗說。我若一定不准。把那厮殺了。不但諸將說了半天。面皮上太不好看。並且保不定。他們背地裡。說我甚麼話。況且那厮的頭顱。不過是我囊中之物。幾時要取。幾時取得。何必忙在這一時。想到這裡。便道。今日看在諸將面上。姑且饒恕於他。但是死罪雖免。活罪難逃。喝命拖出去。與我重責一百軍棍。庶可使少知警惕。諸將又多替他哀懇。按理說。元帥施莫大之恩。貸其一死。本不應再爲多瀆。不過今天。是元帥稱尊受賀之日。末將們。又都叨恩加封。諸事自然當取吉利。若遽爾加刑於人。殊屬未便。可否暫行寄責。容俟異日。再爲發落。請元帥的卓裁。月娘道。這話說得有理。左右將這厮。與我趕出府門。免得在這裡。取憎討厭。左右應了一聲。便將齊林

趕將出去。那時齊林好似殺人樁上遇救。鬼門關裡逃生。週身打戰的。離了元帥府。諸將也就謝恩而退。當時這場慶賀筵席。便也不歡而散。諸將背地裡。果然紛紛議論道。他們是自己夫妻。何必裝出這種假面孔來。給人看。倒累得我們費了無數的唇舌。若是真個不管。把那小夥子給殺了。不知元帥心中。又要怎樣的怨恨我們呢。有的接口道。你却不要這樣說。我看元帥發怒。並不是假的。若非碍於衆人情面。管保他就要頭項分家。有人道。若是真個把他殺了。元帥豈不守寡麼。又有人道。憑他那個飯桶。本來不配作元帥的夫婿。或者元帥已經有了別的心。借個題目。把他殺了。好另嫁一個稱心的。也說不定。別人聽了這話。差不多都搖手說道。你的膽子忒大了。怎樣這等信口胡說起來。倘被元帥得知。恐怕吃飯的傢伙難保。咱們大家趁早散開。不要因爲多嘴多舌。惹出是非來。大家齊稱有理。這纔各自散了。那齊林因爲與鑽天鶴金冲。交情相厚。投奔他的寓處。真武廟中來。這話暫且按下不表。再說月娘退歸後面。有吳映雪秦曉霞。二人相隨。那二人是一向就住在府中的。當時月

娘滿懷不高興。來到王翁屋裡問安。原來王翁接到元帥府中來住。已經有好幾日了。王翁見月娘神色不對。便問他有甚麼煩心之事。月娘便把齊林如何棄城潛逃。自己如何要斬他。衆將如何求情的話。氣忿忿的對王翁說了一遍。王翁聽罷。吁了一口氣。望着月娘說道。這件事太已的叫人難處。論名義呢。你跟他是夫妻。若講實在呢。却又是讐人。殺了他罷。未免難爲情。留着罷。又覺得討厭。況且葉落歸根。怎樣是個了手。這個難題。實在叫人無法擺佈。我活了多半輩子。事也經得多了。惟有這件事。簡直可沒有主張。說着話。不住的搖頭嘆氣。月娘把眉毛一立道。你老人家。到底上了幾歲年紀。說話之間。不免顛三倒四。我跟那萬惡的奴才。可是那一門子的夫妻。簡直就是讐人罷了。至於對待他的方法。也沒有甚麼難處。除了今天。還有明天。早晚要了他的命。就算一了百了。難道你老人家。還跟衆將一樣。要給他講情不成。王翁見月娘滿面怒色。知道又勾起他無窮的憤怨。便不肯往下再說。秦曉霞却揷嘴道。姐姐。你也不可屈着心眼。淨說人家的壞話。齊林那小子。雖然不是東西。

但對於姐姐。却有一種好處。凡事總要公是公非。人家有好處也得說出來。不能都給埋沒了。依我看。衝着那一樣姐姐也該少留餘地。月娘瞪了秦曉霞一眼道。齊林那厮。有甚麼好處。請你說出來我聽。秦曉霞道。姐姐你不要瞪我。等我說出來。你自然心平氣和。請問姐姐。你憑一個女孩。現在鬧的翻江攪海。動地搖山。甚麼大元帥咧。又是甚麼輔天宣化聖女神君咧。稱得起是威震三軍。名揚四海。雖說是姐姐才能出衆。武藝驚人。但是俗語有句話。牡丹花兒雖好。還須有綠葉扶持。若不仗着教中的勢力。只憑姐姐一人。縱讓你有三頭六臂。怕也作不出這番大事業來。若是姐姐穩穩的坐在家中。萬不會憑空的。去入白蓮教。若不入白蓮教。只怕英雄無用武之地。姐姐的才能武藝。就都淹沒無聞。不亞如一顆明珠。埋於糞土之內。縱讓你嫁一個好女婿。得一個好家庭。過一生稱心的日子。不過是個尋常婦女的幸福。世上像這樣的人。真是無窮無盡。那裡能夠威行當世。名播千秋。創一番大事業。作一個大人物呢。這其中一出一入。全看姐姐入教不入教。足見這一著。關係是非常之



大。如今事情已經過來。姐姐算是功成名就。請問這個穿針引線使姐姐入教的人。可是齊林不是。這一場功勞。按理說總不算小。姐姐平心而論。我說的話。可有一句是強辭奪理麼。他說完了這一片話。把眼睛瞅着月娘。不禁呵呵大笑。月娘聽了。面色倒有些和平起來。不照從先那樣的忿怒。吳映雪道。看不出你這個人。竟會講出這一篇道裡來。真是人不可貌相。海水不可斗量了。秦曉霞道。你當世界上。只有你一個人明白呢。別人都是糊塗蟲。再說你瞧我長的憨蠢。就該派我甚麼事都不懂麼。我看你們長的俊的人。心眼也都太不公道了。月娘跟吳映雪聽了他這話。都止不住的好笑。王翁拈着鬚道。我看秦姑娘。倒真是一個有趣的人。整天跟他在一塊兒。叫人把煩惱都忘了。秦曉霞望着月娘。同吳映雪道。你們聽見了麼。連老員外。還都誇講我。看你們從今以後。還瞧得起人。瞧不起人。吳映雪道。這又該誇嘴了。但我要問你一句話。你方纔說。姐姐虧得齊林。引入白蓮教。纔能建立偌大的功業。這話很說得有理。但是依你之見。應該怎樣的處置他。方纔能夠功過不掩。情義兩盡。這

件事。我倒要想着跟你領教領教。秦曉霞道：你問的是這件事麼？告訴你說罷。我早就想透了。不是咱們三個人。從先商量過一回。打算把那混賬小子。大解八塊麼。如今看在他引姐姐入教的分上。免去他零碎受苦。乾乾脆脆的。給他個一刀兩斷就完了。吳映雪道：我聽你替他鋪張了半天的功勞。以爲是必要給他一線的生路。誰知鬧了半天。還是給他定了一個熱決的罪名。像你這個講人情的。倒也不錯。我要是讓齊林知道。他一定是五體投地。感激涕零的了。他這二人一套話。惹得王翁跟月娘。盡皆笑將起來。秦曉霞向吳映雪道：你看見了麼。此時姐姐跟老員外。笑得嘴都合攏不上。比起那時候。一個搖着頭嘆氣。一個擰着眉毛發怒。豈不是強得多了。你要明白。我替那小子誇功。不過是讓姐姐消一消怒氣。並不是想着饒了他的。一條狗命。你看那小子。獐頭鼠目。瞧着就令人生氣。縱然饒了蝎子的媽。也不饒他。王翁心中暗道：看這個來派。齊林那條性命。反正是活不長了。好在那小子。忘恩負義。死有餘辜。只好任憑他們去辦。我也犯不上去多管閒事。在王翁想着。以爲那

齊林送命。不過是遲早之事。他却萬沒料到。那辜恩反噬的賊奴。在今天夜裡。就要流血。可見旦夕禍福的那句話。是不錯的了。當時天色已晚。業經掌上燈。王翁上了年紀的人。談了半天話。神色已然有些困倦。月娘看出來。便請王翁歇息。率領吳秦二人。回到自己屋內。把應辦的公務。又料理了一會。有些稟事回話的人。也都打發去了。三人這纔無事閒談。忽然伺候的人。進來稟道。方纔由外面傳進話來。說宋將軍到府。有緊急的事。立時要稟見元帥。月娘沉吟道。現在已經夜深。宋吉忽然來稟見。一定有甚麼非常事故。不然的時節。就是出了甚麼岔子了。吳映雪道。這事何必猜疑。姐姐喚他進來。一問便知。月娘便吩咐回話的人。將宋吉喚進。少時。宋吉來到屋中。月娘一看。就知道出了事故。只見他穿了一身夜行術的衣服。只外面閃披一件大氅。並且神色之間。也是非常的緊張。月娘讓他就座。還沒有開言。宋吉便道。我今夜探了一件緊要的事。特來稟告元帥。月娘問是甚麼事。宋吉說道。白天元帥要殺齊林。因爲衆將講情。饒了他的性命。後來那齊林。跟鑽天鵝金沖一同去了。我想

那金冲。本是他的死黨。從先教總被刺。他就主張齊林襲位。足見他們狼狽爲奸。沈澀一氣。今天元帥要治齊林棄城之罪。處以死刑。不用說。他當然要啣恨於心了。如今他們二人。聚在一處。我恐怕他們。生出甚麼陰謀秘計。有不利於元帥的地方。因此上放心不下。所以到了掌燈以後。便換好衣服。到金冲住的真武廟。前去探聽一番。那時夜色昏黑。我到了他的住房前。打算前去窺視。不料窗戶上都掛着簾幙。令人無從下手。再說金冲爲人。非常精細。恐怕著了他的耳風。大大不便。所以繞到房後。攬將上去。爬伏在前坡上。暗中窺探。聽得杯箸之聲。知道屋中人正在飲酒。猛然有人嘆了一口氣道。人說弄巧成拙。又講的什麼作法自斃。如今這個話。可應在我的身上了。你想。費盡心機。用盡手段。方跟他作了夫妻。那知空担了一個名聲。反成就了他無窮的威福。平日呼來喝去。如同他的奴厮一般。今日更借題發揮。反來殺我。若不虧衆人講情。此時我已作刀頭之鬼了。又聽得金冲勸他道。事已至此。更有何說。這正是。我們作熟了飯。却叫別人來吃現成。這口氣。實在有些叫人咽不下去。

或者因爲你從先把事情作的太過火了。所以纔有現在的報應。又聽得齊林說道。怎樣叫作太過火。你這句話。莫非是指我陷害他生父李魁那件事情麼。我聽了這句話。心中轟的一聲。手下一鬆勁。幾乎從房上落將下來。趕緊定了一定神。只聽得金沖說道。你好大胆量。這等話。竟敢衝口而出。俗語說得好。隔牆防有耳。窗外豈無人。倘若讓人聽去。這事如何了得。隨即聽得脚步聲。開門聲。我知道他要出來查看。便立刻飄身。仍從後坡下來。宋吉說到這裡。猛然便住了口。因爲見月娘。滿面煞氣。兩眼冒火。霍的立起身形。取過一枝令箭道。不要說了。你趕快偕同十名侍衛觀兵。到真武廟。傳我的令。喚那賊子齊林。立刻前來。有話面問。你火速前去。遲恐有變。宋吉見月娘那一份急怒的神情。那裡敢說一句話。當時領了令箭。轉身便出。月娘坐在那裡。面上神色。好比火山炸裂一般。不要說吳映雪。察言觀色。不敢開口。就連那天真爛漫的秦曉霞。也都給噤住了。好在月娘生父李魁。在外保鏢遇害。這件事情。吳秦二人。是向來知道的。不過仇人是誰。却久已苦於無從查考。不想一旦之間。冷

鍋裡爆出熱豆。鬧來鬧去。原來這件事。却是齊林作的。竟自被宋吉。給偷聽了來。可見書上所講。天網恢恢。疎而不漏。那兩句話。是不錯的了。當下月娘翻腸攪胃。把那終天之恨。一齊兜上心頭。不知要怎樣處置齊林。方纔消得無窮忿氣。那一份神色。自然誠中形外。使人一望而知。吳秦二人。也想不出甚麼勸慰的話來。便也默然不語。當時那番氣象。恰如萬木無聲。陰沉待雨。怒霆激電。只在目前。工夫不大。宋吉已然進來。繳令。說齊林業經喚到。月娘喝命帶進來。當時便有侍衛二人。將齊林押到屋內。看那齊林時。早已魂魄喪失。面如土色。幾乎連路都走不上來了。月娘的目光。射到他面上。覺得舊恨新讐。一齊並集。恨不得親手砍上他幾刀。方纔解恨。只得先捺一捺怒氣。命宋吉率領侍衛十人。在外邊護守聽令。其餘伺候人等。暫且一律退開。宋吉領令退下。那時渠渠廣屋之中。除主審的月娘。陪審的吳映雪。秦曉霞。罪犯齊林。是再沒有一人的了。月娘咬着牙。又看了齊林半天。方纔說道。賊子。你既有今日。悔不當初。趁早把怎樣謀害我父親。從實招認出來。免得零碎受苦。這幾句話不

打緊。齊林聽了。早已身不自主。軟癱在地下。就如同年老之人。得了中風之症的一般。原來那齊林。被宋吉雷轟電掣的。將他押解而來。便已提起一顆驚心。捏着兩把冷汗。知道此去凶多吉少。好比罪囚去受大審的一般。但是死中求活。不能不存一線微倖的希望。在他心中的揣測。以爲月娘的懷恨他。不過仍是誣陷王翁強追逼婚之事。怎麼也料不到。一時失口。舊事重提。把那賽飛將李魁遇害的事。被人竊聽而去。如今被月娘。這麼劈頭一問。真個是迅雷震腦。烈火燒心。五官四肢百骸。那裡還得自主。所以不知不覺的。竟自軟癱在地下。月娘看了這個情形。益發知道他情真罪確。想到老父罔極的深恩。覺得把他剝了皮。摘了心。也出不盡這一口惡氣。登時立起身形。把牆上挂的寶劍拔出。回手遞秦與曉霞道。你與我去問那賊子。他若不肯招承。便慢慢的將他碎割。秦曉霞接過寶劍。連聲答應。那時月娘是怒氣冲天。齊林是死神據頂。就連旁觀的吳映雪。也都十分惶恐。莫贊一辭。不想秦曉霞得了這個差使。却滿面堆下笑來。他以爲這樣的美差。花錢都買不到的。現在居然竟自

派了他。豈不是如願相償。躊躇滿志麼。登時身持寶劍。走到齊林面前。踢了他一脚。道。該死的東西。你還不把已往從前之事。一一的招認下來。你若把心眼放明白些。實話實說。我在元帥面前求情。也不把你亂刃分屍。也不把你大解八塊。只乾乾脆脆的。去受那一刀之苦。你若是糊塗心眼。打算抵賴。實告訴你說。這把寶劍便是你的對頭。說着話。他便灣下身子。把寶劍在齊林的臉上。劃了兩劃。請想那齊林。既學不了大丈夫視死如歸。又比不上狠男子豁去一命。如今到這生死須臾的時候。早已把眼淚。都給嚇收回去。連哭都哭不出來。偏那不知人甘苦的秦曉霞。對着要死的人。還要跟他去開玩笑。把那冰涼挺硬的寶劍。在他那小臉蛋兒上。左右開光的亂劃。誰知那寶劍。鋒利異常。秦曉霞的手。又太重些。這一劃不打緊。早在臉上。給劃了兩個大口子。登時鮮血淋漓。把齊林這小子。給塗了一個紅花臉。這一來。他可樂大發了。上面沒有說話。下邊却說起話來。只聽得畢畢剝剝一陣亂響。大小便早已一齊排泄而出。那一股臊臭之氣。真可以把人薰死。秦曉霞離得很近。並且是蹲着



身子。那氣味來得更厲害。如何擊受得住。他趕忙用手捏着鼻子。口中罵道你這不要臉的東西。怎麼鬧出屎來了。難道說要學那黃鼠狼的救命屁麼。他一邊說着。一邊就要站起身形。因爲恨極了。便把右手拿的東西。向齊林臉上。這麼一打。啊呀。這一來可壞了事了。他忘記手中拿的。並不是個棍子。却是把雙鋒的寶劍。事情湊巧。劍下去的時候。恰是一面刃兒朝上。一面刃兒衝下。並不是匾着下去的。請想齊林的臉皮雖厚。當然也要招架不住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只聽着的一聲。齊林的腮頰合嘴。早已斜簽着分了家了。這一來。倒免得勞心費力。去問他的口供。因爲他吐口供的傢伙。已然失去效用。縱使扁華復生。大概也不易恢復原狀。那時齊林臉上滿是鮮血浮着。把他疼的渾身亂抖。恰似病孩子搖風的一般。秦曉霞一看。不免也呆呆的發愣。手中舉着寶劍道。這可糟了。本來是兩片子嘴。却叫我給弄的。成了四片。這可怎麼讓他說話呢。吳映雪見了。不住的抱怨他。但也無法可想。那時月娘坐在上面。業經看了逼清。皺了一皺眉。便起身離坐。來到齊林跟前。定睛一看。見他只剩了掙

命的分兒。那裡還能夠問話。立時神眉倒豎。星眼圓睜。回手取過秦曉霞拿的寶劍。一探腕子。鬚髯是白蛇吐信。那齊林的心口上。早添了一個紅窟窿。不隄防熱血攢將出來。却濺了月娘一臉。那時齊林。可憐喊都喊不出來。只四肢一拘攣。便已直挺挺的死在地下。這也是他作惡多端。到頭的報應。吳映雪早已走將過來。接了月娘手中的寶劍。請他去揩面上的血跡。口中說道。姐姐。大讎既報。夙怨已伸。老人家的英靈。一定含笑地下。按理說。本當把他瀝血摘心。舉行祭奠。但是據愚妹想。殺人千刀。不過一死。現在他既身撻顯戮。刑無可加。似乎可以拖去屍首。即行掩埋了罷。月娘點一點頭。吳映雪便傳進人來。命將齊林屍首。拖將出去。速行裝殮起來。連夜埋葬野外。在外面只說是暴病而死。倘有洩漏。軍法從事。受命之人自然唯唯照辦。那秦曉霞。還說不曾千刀萬剮。太便宜了那廝。正在這時候。忽然間。簾籠起處。只見雲中燕子宋吉。押進一個人來。月娘看時。吃了一驚。正是。

甫刃仇讎方快意。

忽擒羽翼又驚心。

要知進來的那人是誰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十五回 出不意姚之宮劫營 解重圍周士雄破敵

話說月娘已把那深惡痛疾的齊林。親手殺却。總算去了心頭一塊積病。但想到老父死在外面。袁錦章不知下落。推原禍始。皆由他一人作祟。雖然今夜將他手刃。還覺得餘怒未息。正在這時候。忽然宋吉押進一個人來。抬頭看時。不是別人。正是死去齊林好友。鑽天鷓金冲。月娘見了。心中一動。早已明白八九。看那金冲時。見他穿一身夜行的衣服。昂昂的立在那裡。並無懼怯之色。宋吉進前稟道。適間奉了元帥之命。在外邊護衛。不想這金冲變服上房。前來窺探。因被小將看破。前去擒拿。他想要逃走。我道。你若是知時務的。趁早同我去見元帥。還可以保得住顏面。否則我召集府中全體宿衛之人。四面兜獲。你還能跑得脫麼。他聽了這話。方纔隨我一同前來。請元帥鈞示發落。月娘坐在上面。沉吟了一會。抬起頭來。向金冲說道。你本是教中的一個先進。不但入教比我在先。就是那齊林。投身入教。也是由你的介紹。這其中原委。你當然盡知。今天的事。正是冤各有頭。債各有主。後果前因。彼此不爽。我很

不必再給你解說的。但你要知道我的爲人。從來辦事。一秉大公。決不願搜根剔齒。妄事株連。你於教中有功。於我個人無怨。就是跟那齊林。也不過一時結合。並非生死之交。在你意中的想像。雖然不無戒心。但我可決不追既往之事。從今以後。你大可安心供職。不要存一些芥蒂。你此刻來的很好。因爲你給我一個適當的機會。我可以跟你把話說開了。倘若我往後。言行不顧。藉事吹求。天日不遠。鑒臨在上。我對你說了這個話。你很該放心了罷。你久在這裡不便。可以去了。月娘這等發落。實是金冲葦料不到。便連忙謝恩而出。宋吉嘆息道。元帥這個辦法。固然是寬宏大度。但是人心不測。未見得就能恩怨分明。倘是後來忘恩反噬。豈不要縱虎貽患麼。宋吉還沒有說完。秦曉霞也插嘴道。在我想。元帥必然將他殺了。方是剪草除根的办法。誰知不但沒有殺他。反跟他說了一片好話。整像有些懼怕。跟他求饒似的。這是怎麼一個道理。我真有點不明白。月娘道。你們看奇怪。待我給你們解說一番。那惡奴齊林。不但是我的仇讐。並且也是教中的贅瘤。凡是有些聲望的人物。跟他都沒有

甚麼感情。他於教中。也沒有絲毫功績。可述在我把他殺了。不過是去掉蒿草一般。諸將也決不措意。倘若因爲他。又牽涉到別人身上。人將講我誅求過甚。恐不免要起了猜疑。豈不是庸人自擾。再說那金冲。本是個有用之才。若爲曖昧嫌疑之事。竟自藉端把他殺了。不惟殺之無名。並且殺之可惜。我如今保全了他。既可安諸將之心。又給教中留下一位股肱。豈非一舉兩便。吳映雪點頭道。元帥的籌畫。真不可及。再看宋吉時。却仍是默默不語。秦曉霞道。無論怎麼樣。反正殺的是殺了。放的是放了。再待一會。天也要亮了。我看很可以不必再講究。咱們趁此。都休息休息罷。宋吉聽了。告退而出。大家這纔各自安息。到了次日。月娘便把少教總齊林。得了暴病而死的話。佈告大衆。却並不提到發喪成禮。諸將雖然知道這件事。大有奇蹻。但一來都不重視齊林。二來事不關己。三來這段惡姻緣。大家都有所聞。如今齊林。縱然不得其死。也不過是自作自受。誰有工夫。來管這些閒賬。再說那位女元帥。如霆如電。具着不測之威。誰敢到他跟前。去詰問一句。所以衆人對於這件事。都莫贊一辭。便

糊塗着過去了。光陰迅速。轉眼又是好多日子。忽然有探事的人。報將上來。說有一路兵馬。撲奔襄陽而來。聽說是奉上峯之命。前來辦理收復的。那統兵的主將。便是取保康的參將王秉成。特此前來報聞。話說到這裏。不能不把前事。重行敘述一番。原來那保康縣。自從齊林連夜逃走以後。到了第二天。署中不見了主將。便紛紛亂將起來。這個消息傳出去。登時闔城皆知。教中的兵丁。本來不多。一時又失了主宰。便想各謀生路。誰還管甚麼守禦之事。那些安分的。早脫去教中的軍裝。混在平民之中。打算逃命要緊。有些桀驁的。倚仗手中的軍械。便闖入商店住戶。公然打搶起來。那些積憤商民。知道官軍在外。齊林已逃。白蓮教的勢力。眼看就要烟銷火滅。誰還肯耐着性兒。去受這樣膾臍氣。便也糾衆持械的。抵抗起來。兩邊打在一處。也有死的。也有傷的。鬧得一團糟。直不知如何是了。幸虧商民中。還有明白人。知道這樣鬧法。不是事。趕快去開城門。報告一切。忙着把官兵放入。以爲這一來。一定好了。誰知却更壞了事。官兵進城以後。也不管那是教匪。那是平民。草薙禽獮的。亂殺了一



氣。登時血淋淋的。湊了無數的首級。又趁夥兒。大大的搶掠了一陣。各人腰中。都有了若干的油水。方纔罷休。這正是官匪比教匪。還要厲害三分。那些被難的商民。一個個捶胸頓足。叫苦連天。無處去訴這一番的冤枉。諸位可不要疑惑。帶兵的人。沒有紀律。原來這番殺掠。還奉了長官之命的。因爲那王秉成。邀功心盛。若說束手白得了這座城池。自己便無功可述。所以昧着良心。肆行殺戮。把若干首級。把到省裏。說他身經力戰。方纔拔此堅城。想着這樣一報。定然可以加官紀錄。不料上官的公事回來。雖然把他嘉許了一番。却命他率領得勝之師。前去攻取襄陽。隨後派員策應。至該縣善後事宜。已委專員辦理。扎到即行。勿得延誤。他接到這公文。叫不迭連珠箭的苦。但是迫於上命。那敢耽延。便領兵趕路而進。心裏還自己安慰自己。作着那上次的好夢。以爲到了襄陽。或者同保康一樣。也說不定。但是匪首齊王氏。却在那裡。事情怕有些扎手。又想一個婦人。能有多大的本領。我記得算命的。曾說我今年官星發旺。或者馬到成功。也不可。想到這裡。壯一壯胆子。就兼程而進。那知却

是他倒霉的時候到了。離襄陽尚遠。已被教中探事人得知。便趕快的飛報月娘。月娘聞訊之後。立時召集諸將。升廳會議。只見走過無敵大將姚之富。恭身施禮。向上說道。量此小醜。何勞元帥掛懷。末將不才。願領一千人馬。前去迎敵。管保殺得他片甲不歸。倘有虧輸。情願軍法從事。月娘道。我今天會議的意思。本打算派員前去迎戰。不叫他這一枝人馬。闖入我襄陽地面。既然將軍願往。總要小心謹慎。不可挫了銳氣。要緊。姚之富領命而退。隨卽點齊人馬。潑風也似的起行。那姚之富急於立功。要洗一洗從前的羞辱。傳令軍士。多帶行糧。無分晝夜。向上趲行。這也是王秉成活該倒運。碰見了這一個急性子的人。不按照行軍規矩。拚命的向前飛跑。只是王秉成。並沒有在光天化日之下。見過一仗。已然是全軍盡覆。他自己也作了個糊塗鬼。死的太覺窩心。這也算是他殺戮良民的報應了。原來那王秉成。並沒有甚麼軍事經驗。又因保康縣得的太容易。更自粗心膽大。這次提兵向襄陽而來。前面既沒有放下哨探。夜間紮營之時。也不派人巡邏。像他這個辦法。也不知道是策勵士卒。學

淮陰侯的背水列陣。也不知道是智賺敵人。學諸葛公的空城一計。但可惜他效法古人不善。把三千勁旅。化作蟲沙。與自己同歸於盡了。這天向前走着。看看夕陽將墜。他便傳下令來。紮營休息。埋鍋造飯。軍士巴不得這一聲。便在曠野之間。立時紮下營帳。等到吃飯以後。大家便酣睡起來。上自主將。下至小卒。一齊都到黑甜鄉裡。去尋他的好夢。不料他們睡的正香。那些白蓮教兵。竟自前來打攪。可算是討厭極了。但是那些教兵。並非有意偷營劫寨。今夜這件事。就好比花子拾金。誤打誤撞。總算是他們八字造定。應該這樣死的。因爲那姚之富。命手下士卒。不分晝夜的趨行。這天正趁着星月的光輝。向前趕路。忽然有人攔着馬頭稟道。啟稟將軍。敵人紮營所在。距此不遠。既不聞更柝之聲。也看不見甚麼燈火。請將軍號令施行。姚之富在馬上。聽了這個報告。不禁的大笑起來。他雖說沒有甚麼智謀。但是這樣送上門來的好買賣。他也不至於不會去做。當時傳下將令。命軍士一齊走奔前去。殺人營中。給他一個湊手不及。那些教兵。得着這個好機會。人人磨拳擦掌。個個奮勇爭先。知

道今夜去打睡虎子。一定要得着好采頭的。立刻旋風似的一般。趕到官軍紮營的所在。只見殘燈點點。如同荒郊的鬼火。營帳裡靜悄悄的。聽不着甚麼聲息。除非耳朶特別尖的。或者可以聽得齣齣酣睡之聲。當下姚之富見了滿心大悅。催坐下烏騮戰馬。橫手中盤龍鐵棍。大喊一聲。好似半空起了一個霹靂。率領衆軍士。當先闖入中軍大帳。可憐那王秉成。尙自角枕錦衾。效那元龍高臥。萬沒想到大數臨頭。眼前就要身歸那世。他睡興方濃。陡被吶喊的聲音驚覺。滿肚皮沒有好氣。睜開了一雙朦朧的眼睛。方要發那長官的脾氣。忽見教兵似潮水般的湧進帳來。當先一員將領。全身披掛。手持鐵棍。恰似黑煞神一般。他激伶伶的打了一個冷戰。三魂七魄。從頂門中飛躍而出。連哎呀一聲。還沒有喊出來。早被姚之富。手起棍落。打了個骨斷筋折。喝命左右。割了首級。爲的是好去報功。那時一千教兵。紛紛滾滾。搶到營帳裏面。好一似虎入羊羣。大肆咆哮。那些官兵。還都睡在夢裏。也有睜開眼的。也有沒睜開眼的。也有躺着死的。也有站起來死的。霎時間。血肉橫飛。屍骸狼籍。那官兵的

慘呼聲。跟教兵吶喊聲。真個是驚天動地。幸虧教兵只有一千。官兵却比他多了兩倍。一人只有兩隻手。縱讓他挨次殺將去。也難免有些殺不過來。因此上。官兵扎揀着。有好多逃了性命的。至天色黎明時候。已然是死的死了。逃的逃了。就如同狂風掃葉。一齊都盡。姚之富這纔傳下令來。掌號齊隊。收束人馬。此次出其不意。巧劫敵營。計斬主將王秉成。殺死無數官兵。所得刀矛器皿。鑼鼓帳棚。糧草馬匹等類。不計其數。姚之富趁了現成的。命人打掃屍骸。就在官軍所紮的營帳。暫行休息。當卽派人賚了王秉成的首級。飛奔襄陽。向元帥那裡告捷。自己同手下的兵士。因爲一路上晝夜兼馳而來。又殺了一夜的人。不免勞乏過甚。如今敵軍已破。毫無所事。儘可緩緩而歸。況且所得王秉成的行糧。除去米面以外。還有豬羊鷄鴨。各種肉食。以及上好的美酒。也不知是勒索來的。也不知是擄掠來的。如今統歸戰勝的人受用。姚之富此時。滿懷高興。傳令軍中。開懷暢飲。與軍士們一同受用。就在那裡。足足的歇了一天一夜。次日方纔動身。這時三日走不了一日的路。因爲他志驕氣盈。就

未免過於托大了。那知螳螂捕蟬。黃雀在後。王秉成因爲疏於防範。叫他得了這個巧兒。他却不知引爲殷鑒。又蹈了前人的覆轍。險些讓人家前後夾攻。鬧一個悖入悖出。足見謹慎二字。最是行軍的要着。再說省中大吏。雖然派王秉成。移取保康之兵。前去攻打襄陽。但知襄陽聲勢浩大。決不能照保康那樣容易取。單靠着王秉成恐怕是不能濟事的。所以給王秉成的公文中。早就說明隨後派員策應。所派的將官。是個記名總兵。姓王。名桓。軍中都稱他作王鐵槍。這王桓。比那王秉成。可强的多了。因爲他身體魁偉。膂力過人。使一條大鐵槍。有萬夫不當之勇。人都把他比作五代時的王彥章。所以有這個外號。當時他奉了上官之命。率領三千兵馬。星馳而進。前面派下探子。去偵查軍情。一路行來。非只一日。忽然接到探子的報告。說王秉成的兵。已爲白蓮教所破。主將身死。餘兵潰散。現在教匪。已然奏凱而歸。探得他的軍隊。只在我軍前面。相距不遠。請令施行。王桓聽了。命探子退下。隨喚都司辛綬過來。命他分領一千人馬。抄着小路。兼程疾馳。找那相當的地方埋伏。我率領人馬。躡在

他的後面。前後夾攻。一齊發作。準保殺他個片甲不歸。也好一洗王秉成兵敗身死之辱。凡事小心。不可貽誤。辛綬得令。當卽分兵繞道。疾馳而去。像這樣一佈置。眼看着姚之富。就要身入牢籠。全軍覆沒。偏巧此時。白蓮教的氣運正旺。王桓計謀雖好。不料那位足智多謀的女元帥。更比他高了一着。只落得枉費心思。盡成畫餅。原來襄陽那邊。在姚之富派人報捷之先。月娘手下的密探。已得了省中繼續派兵的消息。月娘便點賽靈官周士雄爲主將。黑煞神丁龍。藍面鬼中豹。二人爲副將。率領三千人馬。前去策應姚之富。三將得令。那敢怠慢。當卽領兵就道。再說那姚之富。凱旋而歸。非常高興。以爲這一趟。旗開得勝。馬到成功。在元帥及諸將之前。總算爭了十足的面子。從前大安屯解圍之後。幾乎被斬。也可藉此成功。洗刷那一番羞辱。却不料到樂極生悲。失敗將至。這一天。正率領人馬。向前走着。時光已然到了午後。忽見前面崗巒起伏。樹木叢雜。道路很不好走。姚之富滿不在意。坐在馬上。昂昂自得。還瞻眺四面景緻。忽然有探路小校。攔住馬頭稟道。前邊樹林中。隱隱見得旌旗招

展。恐有人馬埋伏。請將軍號令施行。姚之富聽了。用手攬着轡頭。哈哈大笑道。慢說前此一戰。足使敵人喪膽。他們未必敢來撩撥我。就讓他粗心膽大。欲行半路要截之計。也不過枉自送死。不料他的話。還沒說完。猛然間樹林內一個號砲。起在空中。打得震天價響。隨即聽得一片吶喊之聲。自遠而至。那小校的報告。到此算已經證實了。姚之富滿不放在心上。當即傳令軍士。擺開隊伍。準備迎敵。自己縱馬橫棍。奮勇當先。準備施展威風。把敵軍殺一個落花流水。再向前一望。只見敵軍已從樹林內。似波濤一般。洶湧而來。官軍們口中大喊。白蓮教的逆賊。那裡逃走。今日狹路相逢。趁早都留首級。姚之富聽了。氣往上沖。大吼一聲。破口罵道。我把你這羣殺不盡的奴才。膽敢攔阻老爺的道路。今日叫你們人人盡死。個個皆亡。方纔曉得老爺的厲害。說罷。縱馬向前。教兵也都吶喊助威。霎時間兩軍相接。便自交鋒對壘起來。那都司辛綬。本是行伍出身。使一柄大刀。也很有幾合的勇戰。當下便盤住姚之富。斃殺。無奈姚之富力猛棍沉。武藝出衆。辛綬如何是他的對手。戰了十數回合。便覺氣



力不加。刀法散亂。又勉強支持了一會。躲開鐵棍。帶轉馬頭便走。姚之富道。這樣無用的膿包。也膽敢前來截路。他當時橫棍向四下纔一望。並不追辛綬。却縱馬馳入陣中。掄開鐵棍。左衝右突。那些官軍。沾着就死。碰上就亡。一個個叫苦連天。望風奔潰。教兵見主將得手。也都精神陡長。奮勇向前。眼看着官軍保持的戰線。漸漸被教兵壓將下去。不過官軍心中。知道救兵隨後就到。此時縱然爲敵軍所迫。不得不暫行敗退。但仍極力團結。不肯往四下裡逃竄。那些教兵。却如同打獵的人。遇着跛脚老虎似的。恨不得立時把他打倒。方纔趁願。正在這一邊往下退。一邊向上攻的時候。猛聽得後面。連珠礮響。殺聲震耳而來。那敗退的官軍。比方疲弱的人。忽然吃了奮興劑一樣。立刻都掉轉身軀。向前反攻。一齊大聲嚷道。你們這夥賊匪。今天中了我們主將前後夾攻之計。看看你還往那裏逃走。那些教兵。聽了後面的礮聲喊聲。心裡已然惶惑不定。及至又聽了官軍這套話。那一股凌厲無前的勇氣。恰似潮水一般退將下來。登時便手忙腳亂。姚之富到了此時。心中不免有些忐忑。但仍力爲

鎮定。安慰軍士道。你們休要慌亂。只顧準備迎敵。有我在。此就讓他們前後夾攻。又待怎樣。話猶未了。只見後面官軍。已然是追風逐電的包圍而來。姚之富見了。也料到今日之事。凶多吉少。但仗着自己的勇力。打算殺他一個下馬威。或者可以寒人之胆。固麾下之心。微倖全師而歸。也料不定。想到這裡。便大吼一聲。縱胯下烏騮戰馬。掄手中盤龍鐵棍。似流星一般的闖入官軍的隊伍。只見鐵棍到處。兵卒紛紛落馬。真個是縱橫如意。如入無人之境。正在殺得酣暢。忽聽得對面。聲如巨霆道。兀那黑賊。休得逞強。待我來結果你的性命。姚之富着時。但見馬似神龍。槍同怪蟒。一員凜凜的虎將。已然來到面前。真是先聲奪人。不同小可。饒你姚之富英雄出衆。心中也暗自吃驚。一條大槍。似閃電一般的迅疾。直奔要害而來。姚之富忙用鐵棍架住。兩馬一挫。登時戰在一處。但見槍來棍攪。棍去槍迎。四條臂膀翻騰。八個馬蹄凌亂。一團殺氣。裹住兩般軍械。只殺了一個風雨不透。那位無敵大將。今天可遇着敵手了。並且王桓是成竹在胸。他却是倉猝應敵。不要講武藝的優劣。就在這一著上。

他已居於失敗的地位。不料正在殺的不可開交。忽然王桓那邊。又來了一個帮手。來的不是別人。就是都司辛綬。原來他見救兵已到。便又重新殺回來了。這時三人戰在一處。姚之富益發吃虧。但他抖擻精神。力敵二將。還不肯一時認輸。無奈他一人。雖然勉強支持着。教兵却已遭大創。因爲後面的官軍。殺將上去。前面的官軍。又復殺將回來。把教兵給夾在中間。真個是走頭無路。官軍此時。人數既多。胆子又壯。互相策應着。自然是一鼓作氣。那教兵。人數既少。勇氣又餒。將下來。如何敵得他過。眼看得死亡漸多。屍骸遍地。殘兵狼奔鼠竄。都想各逃生命。却苦於被敵人包圍。一時透不出戰線以外。那時官軍的吶喊聲。與教兵的呼號聲。不亞如山崩海裂。姚之富此時。知道大勢已去。也自無心戀戰。心想撞出重圍再說。無奈王桓那一條大鐵槍。使得神出鬼沒。又有辛綬在旁幫助。急切不得抽身。工夫一大。心裡又急。已然是汗透征袍。兩臂有些酸痛。略一疏神。左腿上已經着了一槍。雖說傷痕不重。早已鮮血淋漓。姚之富咬定牙關。忍着疼痛。仍然拚命的作戰。暗想。我橫行半生。不曾遇着

對手。誰料今日逢此強敵。並且全軍將沒。孤掌難鳴。說不定就要戰死在這裡。但是我一息尚存。決然要作困獸之鬪。想到此處。把心一橫。那一條盤龍棍。愈發使的起勁。攔腰蓋頂。一着緊似一着。都司辛綬被他趕的。似走馬燈兒一般。不敢攏近他的身旁。總兵王桓。看出他是拚命的神氣。却也不肯放鬆。把生平武藝也都盡量的施展出來。那一條大槍。好似萬點星芒。千崖瀑布。縱讓姚之富。豁出性命去。也討不着半點便宜。正在這嘴尾相連性命相撲的時候。忽然官軍大亂。一片聲的喊道。諸位小心。事情不好。白蓮教的救兵到了。三將正當苦戰。聽了這個話。歡喜的歡喜。驚駭的驚駭。就在這一眨眼的工夫。辛綬的臂上。已然被鐵棍擦了一下。座下馬。打了一個旋兒。大刀落於就地。姚之富得了這個破綻。方纔縱馬而逃。抬頭一望。不覺喜形於色。原來遠遠的。已經看見了三杆坐纛旗。上邊字跡分明。正中的是揚威大將軍。左邊的龍驤將軍。右邊的是虎翼將軍。姚之富此時。精神一振。疼痛全忘。策馬一直奔旗下而來。那後面的總兵王桓。却早已縱馬挺槍。苦苦的追趕。此時新來的白蓮

教兵。已然跟官軍接觸。兩邊又重新打起交手仗來。這一次官軍可吃虧了。因爲以先跟姚之富的兵對敵。教兵雖然死亡枕藉。官軍却也有些力盡精疲。如今驟然來了這枝生力軍。如何敵擋得住。再說從前敗殘的兵。被官軍趕盡殺絕。欺負得太苦。如今有了幫助。緩過手來。也都想着要報讎。這樣兩面一夾攻。官軍益行狼狽。共總半天的工夫。兩軍勝負的形勢。却換了好幾轉。也稱起是白雲蒼狗。變幻無常了。再說姚之富。縱馬向前飛奔。已與救兵相隔不遠。只見統兵大將。賽靈官周士雄。手橫竹節鋼鞭。驟馬而進。左有黑煞神丁龍。掄動開山大斧。右有藍面鬼申豹。擺開四面青鋼鋼。好似三隻猛虎。一齊咆哮而來。姚之富喘吁吁道。弟兄們。我今天吃虧了。請替我擋一擋。話猶未了。王桓的一騎馬。已星飛電掣而至。周士雄催馬向前橫住。厲聲喝道。來將休得逞強。有俺賽靈官在此。王桓一言不發。擰槍劈面刺來。周士雄用鞭架住。那時黑煞神丁龍。藍面鬼申豹。一個掄開大斧。一個舞動雙鋼。一齊縱馬向前。四員將。登時戰在一處。姚之富趁這個時候。撕下戰袍的襟。去裹腿上的傷痕。裹

好了傷。手控鐵棍看時。只見四個人。殺得團團廝轉。地動山搖。好一似三國演義上所講。虎牢關三英雄戰呂布的一樣。好個王桓。先前已經大戰多時。此刻以一敵三。仍然精神飽滿。毫無破綻。但見他一條槍。遮前擋後。上下翻飛。使的有如疾風驟雨。把那三般兵器。敵得盛水不漏。姚之富在旁。看得眼也花了。暗說。這個人的武藝。實在在我之上。自從跟官軍對壘以來。不曾見有這般出衆人物。就是那死去的襄陽總鎮聶起鳳。武藝高強。據我看。也不及他這般驍勇。若不虧他們。前來援救。只怕我今天。就要死在他的手裡。如今三人戰他一人。竟自不能取勝。我已緩過氣來。何不上前幫助。想到這裡。方要催馬時。忽然眼前。似電光的一閃。但見那一條大鐵槍。逼開三般兵器。呼的一聲。王桓已然策馬而走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黑煞神丁龍。已是縱馬首先追趕。兩馬相隔不遠。丁龍舉起大斧。方要向下劈時。不料王桓回馬一槍。恰似烏龍探爪。直奔當胸而來。只聽得鏘的一聲響。那前胸的獸面掩心鏡。已被槍鋒刺碎。把那黑煞神丁龍。嚇了個膽裂魂飛。大斧幾乎從手中落下。他坐下戰馬。此時出

其不意也給嚇昏了。打了一個旋轉。不想第二騎追來的。正是藍面鬼申豹。丁龍的馬向回裡一轉。馬頭正碰着馬頭。兩馬護痛。都打了一個響鼻。身子向上一豎。幾乎把二將給跌將下來。第三騎馬是周士雄。看見這個樣子。道是怎麼了。趕快把馬韁一帶。怕的是跟他們攪在一起。那邊的姚之富。着了呆呆發怔。把火盆似的大口張開。差不多合不攏來。忽然說出句話道。真不愧是一員虎將。四將定了一定神。再看那王桓時。早已闖出重圍。走得無影無踪。那時天色已然昏黑。官兵看不見主將。率皆風馳雲捲。落荒而逃。教兵總算得了最後勝利。當由周士雄傳令收兵。安營紮寨。大家飽餐戰飯以後。姚之富方纔問起。如何會這等機緣湊巧。前來相救。周士雄便把元帥得了探子報告。知道省中繼續發兵。所以派我等前來援助的話。說了一遍。姚之富這纔點頭領會。稱贊元帥辦事週密。真不可及。丁龍道。但是有一件。我們雖然得了勝。但不知還是乘勢進兵。還是回去繳令。總要打算好了纔是。周士雄道。臨行之時。元帥沒有吩咐這一層。自然是要回去繳令的。申豹道。趁着得手。還不老驅

而進。回去待怎的。姚之富搖頭道。依我看。還是回去的爲是。那位女元帥。脾氣忒己的暴躁。不要擅作主張。叫他說違了節制。那時翻過面皮。止不定放出甚麼野火。總然後悔也就晚了。申豹嚷道。我看那一次。他要斬你。簡直把你的膽子。都給嚇丟了。如今又打了敗仗。自然無論甚麼事。盡皆畏縮不前。可惜你這樣一個人。還要稱甚麼無敵大將呢。姚之富聽了申豹的話。又是羞。又是氣。忿忿的說道。我打了敗仗。你也不會勝了他。反正一個人。打一個人。總比三個人打一個人強些。你若不聽我的良言。擅自興師動衆。將來問你個犯令的罪名。只怕也逃不出公道。申豹聽了這個話。立時怪叫如雷。兩人彼此不讓。努目橫眉。互相詬誶。幾乎要揪打在一處。周士雄跟了龍。從中極力排解。兩人兀自怒氣不息。正在這時候。忽然有小校。進來報道。元帥派人傳令。現已來到帳前。四人聽了。趕緊離坐迎接。來使進帳以後。手持令箭。立。在上面。傳令道。奉元帥諭。得勝以後。不必回兵。取道撲奔省城。元帥大兵。隨後即發。傳令已畢。這纔款待來使。互相慰問。不。一刻。這個消息。已然傳遍全營。衆軍士聽了。



差不多人人踴躍。個個歡欣。因爲他們都是些喜功好亂之人。誰也不樂意閑居安處。都想着打前敵。好得彩頭。再說自教中起事以來。失敗的時候很少。勝利的時候居多。那些軍士。把他們這位女元帥。看的就如天神一般。心中都抱着一個成見。以爲是戰無不勝。攻無不取。這次去打武昌。一定也可以得手。不用說前敵的鹵獲。就是得城以後。照例的犒賞。也可叫人心滿意足的。所以那時候。滿營中議論紛紛。嚷成一片。說的是奉了元帥將令。去打省城的事。却不料屬垣有耳。機事不密。可就遭其重創了。再說中軍帳內。來使跟四將談話。問及交戰的情形。申豹因爲跟姚之富。方纔吵鬧過。滿腹還是不平之氣。此刻得了機會。便搶着先說。當時滔滔不斷的。把姚之富如何中計。如何叫敵人前後夾攻。如何幾乎全軍覆沒。如何被趕的狼狽不堪。如何腿上中了一槍。錯非我們前來相救。必然要送了性命。說了一個落花流水。請想這番羞辱話。姚之富如何忍受得。當時抄起茶杯。便往申豹頭上打來。申豹躲過去。拔出佩刀。便要廝併姚之富。虧得周士雄跟了龍。一人抱住一個。方纔沒

有性命相拚。姚之富口口聲聲。要回去見元帥。無顏跟你們。共在一起。關得周士雄無法。只得請申豹領兵一千。明日先行。自己同姚之富丁龍。作第二隊。免得他們兩個人。見了面就紅眼。不料這一來。就要送了申豹的性命。正是。

舌戰甫經爭意氣。分兵旋復中牢籠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請待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 智王桓巧設誘敵謀

莽申豹輕蹈亡身禍

話說總兵王桓單槍匹馬。撞出重圍。那麾下的官兵。有些眼快的。便也隨着主將。一同殺將出去。這一來。好似水上的波紋。愈傳愈遠。立時牽動全體的官軍。盡皆搶先。潰圍而出。那時天色。已然濛濛的黑將下來。看得不能十分清楚。教兵便不敢過於邀劫。恐怕混戰之間。自相殘殺。官軍得了這個便宜。便成羣結隊的衝出戰線以外。不至於落荒逃竄。在那昏黑影裡。隱隱覓着了主帥的旗纛。立刻爭先恐後。向這裡投奔而來。幸虧輜重車輛。在兩軍交戰以前。早已遠遠的押在陣後。此時聚攏到一處。並不會有甚麼損失。王桓見軍需無恙。士卒來歸。心中纔有些個放懷。檢點人馬。傷損不過數百名。一來因爲這枝官軍。本是勁旅。二來因爲交戰的時間不久。所以還不至於大敗虧輸。但只不見了都司辛綬。王桓以爲他。必然是歿於陣中。心中很爲傷感。却也無法可施。當下傳令。退出二十里以外。再行安營。怕的是跟敵軍接近。夜間乘勢前來侵襲。官軍打了半天仗。身體又乏。肚腹又飢餓。本來不樂意再走的。

但人人也都顧慮到這一層。便將勞乏跟飢餓都忘了。當時退到二十里以外。這纔安營造飯。大家飽餐以後。越發顯得困倦起來。一個個都想放倒頭睡。那主將王桓。既有軍事閱歷。爲人又復精細。雖說離敵較遠。却也不敢過於托大。當時派了幾撥人。輪流在營外放哨。以防意外之變。自己坐在中軍帳內。對着那黯黯的燈光。思前想後。那裡睡得着。心想自己。打了半生的軍務。未曾挫過一點銳氣。方纔捋到這個前程。此次奉命而來。剿滅白蓮教。攻取襄陽城。滿望旗開得勝。馬到成功。好博得個加官進祿。誰料行到中途。先自受了這一場挫折。這樣看起來。教匪勢力浩大。能人衆多。決非憑我一個人。率領這數千人馬。所能勦滅。如今欲進不能。欲退不可。只好向省中告急。請其添兵派將。但又怕上邊怪罪下來。却是大大的不便。不然。我先向安陸府去求援。那邊鎮守的副將俞人傑。是我莫逆的好友。他必不能坐視不救的。等待借他幫助。立了戰功。那時再向省中說話。也容易些。繼而又一想。這個辦法也不妥。那俞人傑。自身負有守土之責。如何能夠不奉上官之命。擅離職守。捨己芸人。

不如一面向他求援。一面先向中省報告。就說匪勢浩大。恐怕孤軍難以取勝。省中繼續派兵。又怕緩不濟急。所以先向安陸府求援。請省中照允飭知。這一來我既可得了幫助。他又可不耽責成。豈非兩全其美。王桓正在這裡籌畫着。忽然有人進來。稟道。辛都司回來了。請主帥的示下。王桓聽了。又是驚。又是喜。便道。喚他進來。言還未了。辛綬已然應聲而入。燈光之下。王桓舉目一看。不禁嚇了一跳。只見他滿頭大汗。氣喘吁吁。左腿有一點微跛。想必是受了傷了。最可怪的是他穿了一身白蓮教中的服裝。若不是預先說明。猛一看。還要把他認作了教匪。辛綬走上前來。對主帥請了一安。還沒有開口。王桓先皺眉說道。辛綬你爲何弄得這般模樣。前來見我。莫非說你降了白蓮教麼。辛綬垂手回道。大人休要見疑。卑職身受國恩。怎敢如此。味良大膽。這穿了教匪的衣服。不過暫時藉爲護符。一來保全了自己的性命。二來探聽了敵人許多的消息。特此前來稟告主帥的。王桓聽了。這纔和顏悅色的說道。如此說來。你很受些顛險了。不要忙。慢慢坐下說罷。辛綬謝過了坐。用手巾擦着頭上。

汗說道。卑職跟大人衝散以後。亂軍之中。不幸腿上中了一槍。跌下馬來。傷痕雖然不重。却不敢存着再戰的心。幸虧離着一個樹林子很近。便躲藏在裡面。那時天色已然黑將下來。不會被教匪打眼。後來我見樹林邊。有一個匪兵的死屍。一時福至心靈。我便將他拖進樹林。剝了他的裝束。自己穿上。彼時我們的軍隊。已然去遠。教匪早就紮好營寨。我有心暗地逃走。一來沒有馬匹。難以遠行。二來存着個徼倖的心。要藉此偵察敵人的動作。好在穿着他們的衣服。可以魚目混珠。不至叫人窺破。打算好了。便慢慢的出了樹林。向營寨這邊而來。不意有許多匪兵。大概都是喝了酒的。三五成羣。正在那裡高聲的談話。我便假裝的便溺。蹲在地下偷聽。可巧他們說的正是緊要的消息。原來那匪首齊王氏。野心甚大。打算要進薄武昌。命這隊賊兵。當作先鋒隊。又因他將領不和。互相爭吵。命一個喚作申豹的。率兵先行。大概他們戰勝以後。還要休息一天。纔拔隊起行。偏巧這時候。又來了巡夜的兵丁。他們彼此說了口號。我便一一記在心裡。後來他們也就漸漸的散了。我此時身上穿了數

中的服裝。心裡記了營中的口號。自然是成竹在胸。有恃無恐。便混進營寨。盜了一匹能行的好馬。悄悄的趕奔前來。將這消息。報與主帥知道。好預先有個佈置。王桓聽罷。沉吟半晌。方纔對辛綬說道。你這場功勳。很是不小。難得你膽大心細。身入敵營。探出這些緊要的事件。我正愁着師出無功。反行撓敗。難以向上邊覆命。如今既然有這個機會。便可報稱。教匪出兵在先。勢力浩大。難以抵敵。請上邊繼續發兵。我們可以免耽處分。王桓說着。辛綬不住點頭稱是。王桓又把就近要向安陸府求援的話。也對他說了。辛綬道。大人籌畫精詳。實在令人佩服無地。王桓道。這個算得甚麼。你且不要妄爲讚嘆。我很想就你探聽所得的。略施計策。將賊軍痛勦一番。一來可以報敗北之讐。二來可以雪胸中之憤。三來報到上邊。面上也有些光采。若只求助於人。毫無一策。豈不把我王鐵槍平日的威名。都喪盡了。辛綬道。憑大人的武藝。那些賊將。如何能是對手。他們不過倚仗人多勢衆。徼倖獲勝罷了。如今他們既然分兵前進。力量就自然薄弱。大人若中途率兵要截。出其不意的迎頭痛剿。那是準

可以獲勝的。王桓道。話固然是這樣說。但也不可不籌策萬全。我們這次失敗。已是損折了數百名兵士。若再跟這些賊匪拚命力敵。縱使獲勝。也怕要殺傷相當。算計起來。殊不值得。最好是以計誘之。我們不費吹灰之力。殺他一個片甲不歸。方纔消一消心頭的忿氣。辛綬道。末將無才。實在想不出怎樣的奇謀妙算。只能恭候驅策。聽憑大人的調度罷了。王桓道。小洪山離此不遠。那邊有一山澗。形狹而長。人都稱他作蜈蚣峪。我們若把賊兵引到那裡。定然可以一鼓而殲。辛綬道。此計雖妙。但恐他未必取道於此。也就難以成功。王桓道。這所以要用着誘敵之策了。你不是說那領兵之人。喚作申豹麼。辛綬道。是的。聽說那人的綽號。喚作什麼藍面鬼。王桓笑道。這個益發妙了。據這綽號看來。此人一定是個一勇之夫。不是什麼精明幹練的。這個計策。必然可以收效無疑的。辛綬道。但不知大人所用的。是何妙計。王桓道。如此。這般這般。你看怎樣。辛綬含笑點頭。連連稱是。二人計議已定。這纔少爲安息。到了次日清晨。便把向省中報事的人。以及向安陸府求救的人都派去了。就按照



原定計畫而行。好叫那中豹。前來追趕。這話暫且按下不表。再說白蓮教那一邊。自從姚之富和中豹爭吵。彼此都惱怒異常。大有勢不兩立的神氣。周士雄無法。只得請中豹率兵一千先行。作個解圍的法子。到了第二日。大家原議的。是休息一天。再行起程。中豹氣忿忿的。不願意跟姚之富見面。再者見周士雄跟了龍。撇下自己。偏跟自己的對頭在一起。簡直有點親疏不分。所以連那兩個人都怪下來了。當下滿腹半騷。一腔憤怒。竟自不行知會。率領人馬起程而去。約摸行有二三十里之遙。都是沿着大道走的。猛然間在要路口兒。有一個白布長旛。上面寫着許多的大黑字。在那裡迎風飄擺。那長旛。約有數丈之高。遠遠的就惹人注目。不過字跡還看不清。楚中豹雖說是粗鹵的人。凡事都不求甚解。不過像這等異樣的事。觸目動心。也就不容他不過問了。當時勒住馬頭。手指着那個長旛。問左右這是怎麼一回事。左右回道。將軍請看。這邊地上。有許多的遺篋。大概那些敗逃的官軍。必曾在這裡安營紮寨。那個長旛。想是他們變的甚麼把戲。等到走近了。看一看上面字跡。自然就可

明白。申豹點頭稱是。少時來到旂前。傳令紫佳人馬。申豹率領左右抬頭觀看。數了一數。上面共是十六個字。但是這十六個字中。申豹只認得頭四個字。其餘一概認不得。他爲甚認得頭四個字呢。因爲那頭四個字。是他的姓名。當然可以認識。至於其餘各字。可就不敢冒昧識判了。但既跟他的姓名。連在一處。必然要跟他。發生甚麼關係。自己雖然不認得。也就不能不請教於人。當時喚過那個認得字懂得文的。叫他指上面文字。念將出來。原來那旂上寫得是。

申豹申豹 書此相告 捲甲韜戈 爾命可保

那人念完以後。又把文義講與申豹聽。申豹聽了。只捫他氣得咬牙切齒。哇呀哇呀的怪叫。口中罵道。我把這些殺不盡的鼠輩。膽敢如此小看我。作踐人不算。還弄這麼一個浪旂。在這裡搖搖擺擺。上面大書特書的寫着我的姓名。人家不知道。還以爲在這裡給我開弔。簡直要把我給氣瘋了。我必須要趕上前去。將他們人人斬盡。個個誅絕。方纔洩得我這一口惡氣。說完了。便喝令手下之人。將這長旂弄倒。把白

布給我扯碎。免得我看着生氣。左右連忙答應。立刻七手八腳的。把旛也弄倒。布也扯碎了。申豹傳下令去。叫躡着官兵的人馬踪跡。向前追趕。左右回道。追趕却是不難。不過官軍從此以後走的。却不是官道。不知要岔到何處去。還須請令定奪。申豹喝道。管甚麼官道不官道。只顧追趕便了。看他還能飛上天去。左右聽了。只得奉命而行。向前趕去。這一起。恰好中了王桓計算。其實像這等誘敵之法。大覺得淺顯易明。凡略爲有見識的人。誰也不肯上這個圈套。但爲申豹性情粗鹵。過於黑白不分。再者他因爲跟姚之富周士雄等嘔氣。要把這一腔憤怒。發洩在敵人身上。他又見上次打了個勝仗。那裏還把這敗殘的官軍。放在眼內。所以不假思索。徑自趕上前來。當日無話。到了第二天。依然躡着踪跡。向前追趕。看看天光將到午牌的時候。人馬正自向前走着。猛然又見了一宗詫異的事。你道是甚麼事。原來前面有一片樹林。裡頭有一株參天的大樹。却被人砍去枝葉。刮去樹皮。遠遠望天。盡地的。就如同是個大白蟒一般。最奇怪的。那刮去皮樹面上。隱隱約約。遠望着也有許多字跡。恰

似要榜示通衢的。當時衆兵士不約而同。眼光都望着那棵光桿雪白大樹。恰似小孩子們。瞧西洋景一般。不用說。申豹自然也就看見了。他因爲有那個白布長旛前車之鑿。此次看見這個異樣的事。心中猜料八九。必然又是官軍。弄得甚麼玄虛。特意跟自己開玩笑。滿心中。又是氣。又是恨。便傳令向着那顆大樹而行。到底看看是怎樣一回事。像他這種行爲。純粹是傻人辦傻事。既然明明知道。是人家跟他來開玩笑。正當遵守俗語所說。眼不見心不煩。那兩句秘訣。把他扔在一邊。如同沒有這件事。豈不把敵人的狡謀。就給破了。如今偏要趕上前去。看個明白。因爲一朝之忿。以亡其身。要自投陷阱了。當時申豹催動人馬。來到樹林切近。一齊紮住。喚過那認字通文的人。跟自己前去。並馬觀看。原來那刮去皮的大樹。上面墨瀟淋漓寫着共有四句道。

藍面鬼。速自退。  
違吾言。將致悔。

那人念完以後。又給申豹講解了一番。只把這個藍面鬼。氣得怒髮衝冠。破口大罵。

恨不得立刻趕上官兵。擺開自己的銅鑄。殺一個痛快淋漓。方纔出得胸中這一口忿氣。當時喝命衆兵士。將這顆樹。與我放倒砍碎。果然衆擎易舉。只聽得一片丁丁的聲響。霎時間。這顆樹竟自倒下。但是要把他。砍成齏粉。却是不大容易。申豹也恐其耽誤工夫。便命不必砍了。只顧加緊的與我趕上前去。把這一起混賬東西。一個個也都剝了皮。像那顆大樹一樣。即時他們。方纔曉得我的厲害。當下衆兵士。奉了這個緊急的動員令。只得雲催霧躡的。趕上前去。約摸又行了數十里之遙。天色已漸漸的晚將上來。遠遠望見塵沙蕩起。隱約之中。已看見旗幟的帶子。足見官軍。已是相隔不遠。申豹恨不得。肋生雙翅。趕到面前。好報那戲侮之恨。便傳令加緊的向前趕。那些兵士。跑了這一天。又餓又累。不但人乏了。連馬也都乏了。知道趕上前去。還要拚命的打仗。思前想後。都是滿肚子的不高興。但是迫於主將之命。也就無可如何。只得無精打采的。向上追趕。又過了半响工夫。兩邊軍隊。看看已然相離很近。但見官軍那邊。早已紮好隊伍。列陣以待。一眼望去。不過只有數百人馬。都司辛綬。

已然縱馬橫刀。來到陣前。用手指着申豹這邊。一陣哈哈大笑。大聲說道。我把你們這一起不知進退拚命趕死的賊奴。我體上天好生之心。屢次三番。何等的誥誡於你。難道說你們的眼睛。都瞎了不成。這正是天堂有路爾不走。地獄無門闖進來。這可就不能怨我了。那時申豹聽了個清清楚楚。更覺得氣沖牛斗。拍馬舞鐮。來到陣前。厲聲罵道。你們這一起殺不死的小輩。前天一仗。把你們打得屁滾尿流。不說幸逃法網。趁早逃命。還敢無端來戲弄人。今天若不把你們殺一個乾乾淨淨。你也不認得藍面鬼是誰。辛綬笑道。我勸你休要逞強。你那個藍大腦袋。今天就要跟脖項分家。保守不住。你的綽號。不是叫作鬼麼。大概你在陽世三間。也有些活得不耐煩了。所以纔有這個外號。乾乾脆脆。我今天就讓你變鬼罷咧。申豹聽了這個話。只氣得虎鬚倒豎。怪眼圓睜。催坐下馬。掄鐮便打。辛綬趕忙用刀架住。一邊是切齒咬牙。用盡生平的氣力。一邊是嬉皮笑臉。只作嚴密的遮攔。來來往往。戰了有十數回合。辛綬得了破綻。策馬拖刀而走。申豹氣滿胸膛。那裡肯放。催馬便趕將下來。後面人

馬。見主將追趕敵人。便也隨着。一齊向前而進。至於官軍那一邊。是早受過密令的。見主將一敗。便按照預定的路線。早就退下去了。申豹追趕辛綬。二人相隔不遠。申豹在馬上。大聲喊道。走的不算好漢。今天總要併個你死我活。你既是這樣。本領稀鬆。說的是甚麼狂言大話。我請問你。那豎長旛刮樹皮的本事。如今那裡去了。辛綬聽了此言。突然回馬。厲聲喝道。且住。你一個無知的匹夫。你道我真個戰你不過。自甘退讓麼。須知你的人馬多。我的人馬少。恐怕你倚仗人多勢衆。混戰起來。我們這一邊。不免要吃虧的。所以。我不肯認真的跟你較量。若要講能爲武藝。憑胯下馬。手中的軍械。較一較高低。分一上下一。慢說是你一個。就是有這樣十個八個。也全不放在老爺的眼內。申豹聽了這番話。又把他氣得哇呀呀的怪叫。用手中鋼。指着辛綬道。小輩。你不要信口胡說。我仗着人多取巧。算不了英雄豪傑。今天咱們兩邊。不用交兵。只我跟你二人賭賽。誰的本領大。誰就殺了誰。你看怎麼樣。辛綬道。如此甚好。請你向手下的軍士傳諭一番。省得再行翻悔。申豹點頭。果然把自己交

鋒不用他們動手的話。向軍士們傳諭了一番。上文既經說過。教兵此時。又餓又累。一個個心中。都抱怨主將辦事。不近人情。誰也不樂意前去打仗。如今聽了這個傳諭。正是恰中下懷。便都轟雷似的應了一聲。申豹向辛綬道。這番你儘可放心交戰。辛綬道。如今把話說開。你休想逃得性命。說着。催馬向前。舉刀便砍。申豹疾忙用鋼相迎。二人又戰到一處。論起武藝來。辛綬本不是申豹對手。現見申豹此時。經了屢次的激動。懷着一肚皮的憤怒。都要從這兩條鋼上。發洩出來。恨不得立刻將敵人打死。方纔消一消氣。所以那兩條鋼使得神出鬼沒。一着緊似一着。恰似怪蟒翻身。怒龍探爪。一片寒光。只在辛綬的頭上。盤來盤去。辛綬那柄大刀。忙着遮架隔攔。已有些應接不暇。心中忖道。還是走罷。不要叫他撈摸着一下。砸一個腦漿迸裂。到後來誘敵不成。反倒送了性命。再說我看這個蟒虫。已然是憤火中燒。不能自制。就此引他前去。定然可入牢籠。又何必畫蛇添足。自找麻煩。儘自跟他交戰呢。想到這裡。便用刀隔開雙鋼。大喝一聲道。且住。申豹不知是怎麼回事。便收住雙鋼。護着自己。



的要害。問道：你又有甚麼話說。辛綬道：藍面鬼。你看天色已經黑下來。彼此交戰。都覺着不便。我縱然殺了你。也不能叫你心服口服。不如把你那頭顱。權且寄你項上一宵。等到明朝。我再來取去。那時你就作鬼。也可以心明眼亮。說到這裡。便策馬拖刀而走。申豹那裡肯舍。帶領人馬趕來。口中喝道：好一個油嘴的匹夫。今天你休想逃得活命。你上天。我便追你到紫霄宮。你入地。我便趕你到閻摩殿。若要打算逃走。除非首級先給我留下。他一邊嚷着。一邊撒馬緊追。那辛綬一言不發。率領人馬滾風兒也似的逃走。趕了一會。天色已然昏黑。所行的道路。漸覺崎嶇。棱角隱隱的一座高山。凜巍巍。插空而起。原來人馬已到了小洪山麓。那時辛綬手下的兵丁。趁着黑暗之中。已向山下樹林裡。隱藏了不少。這也是事先奉過密令的。只剩下辛綬。率領百十來騎人馬。向前跑着。去做那釣螫的香餌。再說那申豹。因為坐下的馬。在未戰之先。已是拚着性命。跑了半天的路。此刻趕人。當然要吃虧的。所以跑了個力盡筋疲。口噴白沫。始終也追趕不上。申豹不知體恤他。仍催着拚命前進。他那手下的

頭目有些機靈的。在後面喊道。天色黑。山路難走。主將少往前進。恐怕其中有：：：申豹在馬上。喘吁吁的說道。縱讓他有埋伏。我也不放在心上。今天非把這奸猾鬼殺了。難出我胸中的惡氣。口中說着。依然向前追趕。趕來趕去。前面影影綽綽的。已然現出一個谷口。兩邊山崖壁立。形勢很是險惡。辛綬一邊回跑着。一邊叨念道。你這個人。真是趕盡殺絕。不留餘地。我如今進這谷口。難道還要追來麼。申豹道。慢說你進谷口。縱然鑽到山窟裡去。我也要把你掏出來。數語未終。辛綬一行人馬。已似弩箭離弦的一般。倏然進了那蜈蚣峪。申豹不管好歹。匹馬當先。隨着也就闖入谷口。後面跟隨他進去的不過只有數十騎人馬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猛然間一聲礮響。好似半空起了一個霹靂。那山崖上的滾木礮石。似雨點的一般。砸下。谷口裏面那一邊。讓過辛綬的人馬。谷口外面那一邊。截住申豹的後面人馬。只把申豹跟他帶進去的數十人。截在中間。進退不得。當時山崖上火把齊明。照耀如同白晝。只聽得椰子一響。萬箭齊發。盡向谷中射去。可嘆申豹見事不明。自逞血氣之勇。竟自身墜

牢籠死於非命。正是。

謀定深山能縛虎。

計成滄海可屠龍。

欲知申豹死後。兩軍戰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英雌奪婿記 第二十六回



第二十七回 急報警白蓮教折兵 得援師王鐵槍獲勝

話說上一回書。寫的是申豹中計。輕身追敵。深入險地。被官軍用亂箭射死在蜈蚣峰內。或者有人疑惑。說他手下尚有一千人馬。難道說坐視不救麼。不知著書的人。一支筆難寫兩邊的事。如今上回書。已把申豹身死叙明。此刻再轉過筆來。追說那一面。當申豹跟那數十人。進入谷口之時。後面的大隊。也本想着繼續追蹤而入。不料礮聲一響。滾木礮石。立時將谷口塞斷。就在那礮聲中。埋伏一標的人馬。恰似神龍起蟄。捲地而來。當先的大將。正是總兵王桓。擺動鐵槍。神威抖擻。當着就死。碰着就亡。那些教兵。見主將被人誘入谷中。知道定然凶多吉少。軍心一散。勇氣已消。恰似無頭之蛇。缺翼之鳥。如何還能飛能走。再說教兵此時。又餓又累。如何當得起這一枝埋伏生力軍。當時不約而同的。狼奔豕突。各自逃生。都向來路敗將回去。王桓知道大功告成。申豹已死。也不肯苦苦的追趕。只略爲追殺了一陣。便自收軍。那時已將谷中。兩邊堵截的滾木礮石。拆開把申豹屍身尋出。斬了首級。預備向省中請

功。辛綬向前繳令。稱讚主將妙算。真不可及。王桓大悅。命軍士休息一夜。明日起程。這話暫且按下不表。再說白蓮教第二隊。賽靈官周士雄。無敵大將姚之富。黑煞神丁龍。見申豹率領人馬。不辭而去。知道他氣忿未消。也覺得有些放心不下。當日午後。便也拔隊而行。沿着大道向前進發。行來行去。約摸有數十里之遙。看看已然金烏西沉。天色將晚。周士雄在馬上。向姚之富丁龍二人說道。此時縱然前進。我也走不了許多的路程。我看此處地勢甚好。不如就在此紮營。況且地上遺竈甚多。就令軍士們埋鍋造飯。也可以省許多氣力。二人齊聲應道。大哥之言甚是。就是我們也是這樣的打算。周士雄聽了。便傳下令去。安營紮寨。少時營已紮好。三將到中軍帳內休息。吃飯睡覺。一夜無話。到了次日。晨光已動。大家紛紛預備起程。正在這時候。忽有幾個頭目。笑嘻嘻的走進中軍帳。拿着許多扯碎的白布。上面帶着好些字跡。拚湊在一處。請三人來看。好在他們三個人。都比申豹強。個個都通曉一點文義。當時把那四句言語看完了。姚之富先笑道。不知是甚麼人。來跟申豹開這種玩笑。

像這白布長旛。把姓名高高的寫在上面。不恰似出殯的時候。請人題的旌麼。丁龍皺眉道。你不要說這喪氣話了。我看這個東西。必然是官軍弄的詭計。只怕於申豹身上。大大不利。周士雄點頭道。言之有理。我也是這樣想。又回頭向那幾個頭目問道。這個東西。你們是從那裡得來的。就中一個頭目。指着那碎布說道。不但是這個。還有一個長竿。都亂擲在營外附近的地方。因為昨天時光已晚。又忙着紮營造飯。各種的事情。所以大家都不曾留意。今天早晨。我到營外閒步。首先看見了。因見這布上。有中將軍的名諱。不得不令人注意。當時便把他拚湊起來。看是些甚麼言語。只是我識字有限。揣測不工。所以又約了他們幾個人。共同審定。等到看好了。知道這件事。關係軍情。非同兒戲。不敢藏匿不報。因此大家議定。來請將軍們的示下。周士雄聽了。點了一點頭。命他們暫且退下。這纔又向姚之富。丁龍說道。據大概的推想。眼見得是官軍用的甚麼計策。中家兄弟。性情鹵莽。凡事都沒有計較。萬一受敵人暗算。出了參差。於咱們三個人的面上。却都有些不便。此事須趁早打個主意纔

是姚之富道。固然是有大哥這麼一番猜想。但是據我看。那些官兵。上次已然被我們殺的死走逃亡。自顧不暇。他那裡還有心腸。弄的甚麼計策。就讓申豹前行。遇見了他們。依我看。也沒得甚麼危險。或者再立些功勞。也說不定。儘可不必如此就驚的丁龍道。凡事不可如此大意。官軍若不是用計。這長旛何自而來。再說那領兵將官。本領高強。藝業出眾。只憑武力。申家兄弟。也不准是他的敵手。我料此事。不可看輕易了。還是追蹤前往。速行策應爲要。周士雄道。此言有理。正合我意。立刻傳下令去。叫手下軍隊。躡着從先的人馬踪跡而行。軍士奉令。拔隊便起。足足的行了一天。方纔歇息。到了次日。天光一亮。立即起程。走出不遠。便到了申豹從先經過的那個樹林。那一顆刮去皮的大樹。還自龍獺虎臥的。放在當路。像這等詭異的事。不由得人不去注當。意時三將。率領人馬。到那裡一看。只見樹上的四句話。跟那布上的四句話。意思相差無多。不過措辭各異。那個是四個字一句。這個是三個字一句罷了。周士雄看罷。皺着眉頭。向姚之富丁龍說道。二位看見了麼。這分明是誘敵之計了。



先前那布旛。扯個稀碎。此刻這棵樹。又砍了無數的刀痕。可見申家兄弟。異常惱怒。勢必盡力窮追。恐怕要中了人家的圈套。這事却怎生是好。丁龍道。事已至此。還有甚麼別的法子。我們只好長驅速進。援應他去便了。姚之富此時。心中也覺得不安。因爲他跟申豹鬥口。彼此纔分隊而行。倘若出了岔子。怎麼對得起人。所以這時候。只有點頭贊成。更無別話可說。軍隊奉了速行的命令。便風馳電掣的。向前進發。走了不遠。已見敗殘軍士。紛紛滾滾。向這裏投奔而來。三將一見。已知道事情不好。便傳令紮住隊伍。喚過幾個人來問話。當時走上幾個人。迎着三將的馬頭。把從前之事。說了一番。周士雄道壞了。申家兄弟。還是昨天晚上。被人誘入谷中。此刻那裡還保得性命。他說話時。聲音已帶些悲愴。丁龍也是不住的嘆氣。姚之富忽然道。這些殺不死的官軍。實在可惡已極。咱們此刻。惟有力疾趕上。救出申豹固好。設若萬一不幸。出了參差。誓必把那領兵的官兒。拿住。碎屍萬段。好給他報仇雪恨。周士雄道。也只好如此了。當時便把那些逃來的軍士。編在後隊。一直又向前進發。直到天色

傍晚方纔趕到小洪山的地面。但見器械拋擲屍骸狼藉。昨天的戰事。還髣髴依稀在目。當由曾經交戰的軍士。引導三將。到蜈蚣峪裡面。前去查看。在那好多教兵的死屍中。尋出了申豹的屍身。只見週身被箭射的。如同刺蝟一般。項上的人頭。已經割去。那腔子中。兀自向外滴血。三將見了這番慘狀。不由得一齊傷心落淚。便吩咐衆人。暫行掘坑掩埋。軍士遵命辦理。周士雄道。申家兄弟。同事多年。不料一旦之間。如此慘死。這都怨我見事不明。令他分兵先行。遂致孤軍深入。受人暗算。你的陰靈有知。還望在九泉之下。鑒我這一番悔恨。姚之富道。大哥。你不要這樣說。這件事。都是我的過錯。若不因爲我們二人鬪口。何至出了這個禍端。他在地下有知。自當怨我。却干你甚麼事。丁龍道。彼此都是自家弟兄。誰也不樂意的。不幸事已至此。總算生死有命。不要只管講這些話了。最要緊的是商量此後辦法。應該怎樣纔好。姚之富道。這還有甚麼可商量的。元帥本來吩咐咱們。向前進攻。此刻只顧趕上前去。先給申豹報讐就是了。周士雄道。算來也只好如此。當即整隊而行。向前趕去。他們這

一標人馬。是本日晚間。從這裏起身的。王桓那一標人馬。是本日早間從這裡起身的。彼此差了一天的工夫。當然就離得很遠。不是一天半天。就能夠趕得上的。再說這王桓。用計斬了申豹。非常的高興。休息了一夜。次日對辛綬說道。我們須要急速退兵纔是。辛綬請問其故。王桓道。那白蓮教匪。不是還有第二路兵麼。我們把他的第一路賊將也殺了。賊兵也趕散了。逃兵回回裏跑。後面的兵向前進。不久就要得着消息的。你想那些賊將。得着這個敗報。他怎肯善罷甘休。勢必拚命趕來。決一死戰。算將起來。還是躲避他們的好。辛綬道。大人此次用計破敵。足可使賊人喪胆。怎麼此刻。反倒懼怕起來。末將實在有些不明。還望大人指教。王桓道。這個道理。本沒有甚麼深奧難明的。你想打仗這件事。本恃着一股武怒之氣。勃不可遏。所以交戰的時候。發洩出來。便銳不可當。我們此次用計。破了他的前鋒隊。那些賊兵賊將。都抱着滿腔報復之心。我們正該躲避他。那股銳氣。兵法云。避其朝銳。就是這個道理了。再說上次交鋒。我們都已經見過。那些賊將。一個個手段都不弱。我們此時。兵力

單薄。前有強敵。後無援兵。豈可輕於交戰。凡事總宜籌策萬全。不可大意。這就是我主張要急速退兵。辛綬聽罷。這纔十分嘆服。當下衆軍士奉了撤退的命令。便風馳雲捲的退將下來。走了二三天工夫。這日正往前行着。忽見遠遠的塵頭蕩起。迎面又來一隊人馬。王桓正在心內遲疑。早有人報上來道。啟稟主帥得知。前面來的人馬。乃是安陸府協台俞大人領兵前來援助。王桓聽罷不禁喜形於色。以手加額道。此天助我破賊也。當即傳下令去。暫時紮駐行營。預備跟俞人傑相見。少時安陸府人馬已到那邊。也是早得過信息的。及至王桓跟俞人傑彼此晤面之後。把已往之事。叙說了一番。俞人傑道。因爲聽說消息緊急。所以把府中事。暫行託付都司宋忠。自己星馳赴援。誰料大哥別出奇謀。敗中取勝。這却是意想不到的了。王桓道。老弟你來得正好。愚兄正有些疲於奔命呢。俞人傑問是甚麼原故。王桓道。我把他那第一隊的賊將。設計殺了。他那第二隊人馬。正在拚命的追趕。我恐怕勢孤。難以抵抗。所以不分晝夜的向前趕行。如今老弟來了。真個是自天而下。此時不但不懼。

怕他們。還要用個法子。把這些賊兵賊將。痛殺一陣。方不負老弟辛苦這一場。俞人傑聽了。十分高興的說道。小弟本想幫助大哥。立些功勞。但不知又有甚麼妙計。可以操得必勝之權。王桓道。老弟若是不來。我跟這夥賊人。兵對兵。將對將。皆覺得有些單薄。自然不便跟他較量。如今老弟一來。真是旱苗得雨。再好沒有。很可以抗得他們過了。不過那幾員賊將。頗爲饒勇。手下的兵。也都是勁旅。若跟他們力戰。難保不兩敗俱傷。我打算用車輪戰法。把他們溜乏了。然後再合力跟他們交戰。定然可以大獲全勝。俞人傑問是怎樣一個車輪戰法。王桓道。我派都司辛綬等。領兵一千。老弟也派幾員偏將。撥給他們一千兵。合成一起。便在此處埋伏。等候賊兵到來。跟他們略爲動手。卽行撤退。老弟領所有之兵。作第二起。在中途等候。俟賊兵趕將下來。截殺一陣。但是屈尊老弟。佯輸詐敗方好。愚兄自行率兵。作第三起。前來接應老弟。那時賊人也乏了。我們三起兵再合成一起。將他們痛殺一陣。那怕不能成功。俞人傑聽了。連稱大哥妙算。真不可及。小弟情願恭聽驅策。當下彼此計議好了。便依

此佈置而行。辛綬一千人等。便領兵駐紮此處。等候白蓮教兵到來。王桓跟俞人傑。分頭埋伏。一面專心等候敵人。一面暫時休養兵力。這話暫且按下。再說白蓮教那邊。周士雄等領兵向前追趕。恨不得立刻趕上。將官兵官將殺一個剪草除根。方纔趁得自己心願。但是人馬奔走力量。彼此當然相差無多。一邊在前面。竭力馳驅。一邊在後面。盡情追趕。正是八兩半舫不相上下。但是官軍比教兵。早走了一天。那裡就能夠立時趕上。所以這幾天工夫。幾乎沒有把三將氣壞。心中恰似着了火的一般。除去食宿以外。真是一刻工夫。也沒有曠廢。這日天光在辰牌以後。正向前趕着。忽有小校上前報道。官軍相隔不遠。大約只在一二里之遙。三將聽了這個報告。恰似拾到了寶貝的一般。傳下令去。竭力追趕。工夫不大。已然隱約望見敵軍。當卽整齊隊伍。預備向前鏖撲。比及兩陣對圓。只見那邊軍士們。也都執械在手。準備抵敵。周士雄縱馬當先。左右無敵大將姚之富。右有黑煞神丁龍。三騎馬潑風也似的。一直跑到陣前。周士雄厲聲罵道。我把你們這一班胆大的奴才。愣敢暗施詭計。陷

害了我們的中將軍。今日被老爺將你們趕上。正是報應臨頭。冤家相遇。立時就叫你們血濺屍橫。休想一個逃得活命。姚之富丁龍二人。也是怒氣沖沖。破口叫罵。只見敵陣裡。鴛鈴響動。馬走疆場。跑出五六個將官。爲首的正是都司辛綬。一手橫着大刀。一手指着三將。說道。好賊匪。還敢如此猖獗。看不見你們的藍面鬼。已經授首麼。知時務的。趁早下馬自縛。免得老爺們費手。三將聽見這話。越發氣上加氣。催坐下馬。挺手中兵刃。一齊向前廝拚。這邊幾員將官。也連忙用兵器敵住。這時兩邊的軍士們。也都紛紛滾滾。殺在一處。請想官軍這邊。不過是幾員無名的末將。如何敵得了那三個人。戰了沒有幾個照面。王桓手下一名千總。早被姚之富手起棍落。打個腦漿迸裂。死屍撞到馬下。那時丁龍。把大斧掄開。又將俞人傑手下的一名守備。斜肩帶臂的。給砍下馬去。辛綬正跟周士雄力敵。覺得他那兩條鋼鞭。異常沉重。恰似神龍掉尾。天矯不測。只顧在自己頭頂上。霍霍的旋轉。手中那柄大刀。雖然竭力的敵擋。但只有招架之工。並無還手之力。走了沒有十數回合。已經累得渾身是汗。

遍體生津。在這一眨眼的工夫。自己這邊。已是接連着死了兩個。辛綬暗想。看這個來派。若再惡戰。恐怕就要性命難保。再說上官的交派。本來叫我們誘敵。何苦偏要這裡拚命。心中計算己好。便抽了一個破綻。敗陣而逃。那幾員偏將見了。也都不約而同的策馬逃走。官軍見主將已去。便也一齊敗退下來。白蓮教這邊。兵追兵。將追將。似潮水一般的壓將下去。無奈教兵這一邊。是跑了半天的。官軍這一邊。是早就駐紮等候的。雖然彼此交了一次仗。到底比較起來。終究勞逸不同。所以官軍在頭裡跑。教兵在後面追。雖然相隔不遠。却始終不能殺到一處。追來追去。約摸已有十數里之遙。前面的官軍。忽然向兩旁一分。把中間讓出一條直線來。教兵滿懷詫異。一齊抬頭看時。只見前面旗幟飄揚。湧出一標人馬。旗幟上有安陸府的字樣。教兵齊聲吶喊。說不料這裡。他們已經埋伏了救兵。三將聽了。都厲聲喝道。有救兵。待怎的。今天誓必殺他們一個片甲不歸。說着。一齊拍馬向前。那時安陸府的人馬。已一擁而上。副將俞人傑。掄開象鼻大刀。躍馬向前劈頭就砍。姚之富忙用鐵棍架住。周



士雄擺開水磨鋼鞭。丁龍舉起開山大斧。催馬向前就闖。早有俞人傑手下兩員偏將。各擺兵器敵住。當時兵對兵。將對將。又重新廝殺起來。不過官軍那邊。另換了一撥人。白蓮教那邊。沒有換罷了。至於辛綬等一干人馬。却早已趁着這個工夫。慢慢的退將下去。並不會加入此次戰團。爲的是養精蓄銳。好去爭那最後的勝負。再說那副將俞人傑。也是行武出身。他那口象鼻大刀。使的很是出色。從來藝高人膽大。差不多要目空一切的。他此次交兵。雖然王桓對他說。請他詐敗佯輸。前來誘敵。但他自己心中打算。以爲區區教匪。何必用這許多周折。我不過暫時答應了。等到打起仗來。儘可看事作事。倘若我的兵力。可以把他們打敗了。豈非獨奏奇功。壓倒一切。就讓不能大獲全勝。只憑我手中的大刀。也要把那些賊將。殺他一個兩個。總算顯一顯威風。露一露臉面。這事權操自我。大概總能辦得到的。他抱着這一股銳氣。自然凌厲無前。恨不得馬走刀橫。立刻便叫敵人喪命。那知剛一交手。便遇了無敵大將。他那根盤龍鐵棍。分量又沉。着數又精。使將起來。不亞如驟雨狂風。颯颯而至。

饒你俞人傑那一柄大刀。使的神出鬼沒。端的非凡。也只能將將的敵住。却討不着半點的便宜。俞人傑一邊交鋒。一邊心中暗想說。怪不得王桓對我說。這些賊將。驍勇非凡。不同小可。是我不該把他們小覷了。如今看這個風色。只憑我的力量。大概是難以取勝。只好按照預定的計畫。把他們誘將下來。那時合力夾攻。定然可以得手。他正在打算着要走。猛然跟姚之富。二馬一挫。看見自己的偏將。被人家打了一鞭。正在脊背上。立時口吐鮮血。伏鞍而走。使鞭的將。已然追趕下來。在這緊急的關頭。不容不救。當下便撇了姚之富。攔住周士雄。那姚之富。却也趕奔前來。向俞人傑併力攢擊。兩人一合手。俞人傑覺得有些招架不來。此時那員偏將。因為不是了龍的對手。業經策馬而逃。俞人傑見了。知道孤掌難鳴。更自不容久戰。便也抽個破綻。敗下陣去。官軍那邊掌號令的。看見主將已走。便傳令鳴金。只聽得一榔鑼聲。敲得震天價響。官軍便不肯惡戰。一齊遵令退將下來。這邊教兵。乘着得勝之威。隨即掩殺下去。計從上午辰時交戰。此刻已然到了申時。官軍這邊。還有一個換動。教兵却

連殺帶趕。始終沒有一刻的休息。請問這些人馬。還有不疲乏之理嗎。不過仗着累次獲勝。人人心中。都充滿了一團高興。似乎把疲乏也就忘了。實則外強中乾。並沒得多少餘勇可賈。當下又趕了數里之遙。猛聽得一聲號砲。起在空中。恰與那暴雨相仿。前面的官軍。在這砲聲中。登時不跑了。團團向四週布開。大有反攻的神氣。教兵滿腹狐疑。留神向前看時。只見霍的又捲出一標人馬。統兵大將。正是王桓。擺動鐵槍。精神抖擻。大聲喝道。你們這些該死的賊匪。今番又中俺之計也。三將聽了。滿懷惱怒。但不免也有一點驚疑。當時併力向前。將王桓盤住交戰。此時四下裏。連珠砲響。一片官軍吶喊之聲。驚天動地。說你們又中了俺主帥之計。休想逃得活命。原來這些吶喊的。乃是辛綬等所帶第一起官軍。跟俞人傑所帶第二起官軍。又來合力反攻的。此時教兵。正抵敵着這一支生力軍。人人心中。都不免有些驚慌。及聽得這一片吶喊之聲。方纔曉得兩次獲勝。官軍並不是真敗。自己却中了人家誘敵之計。如今三起兵合在一起。裡外夾攻。那裡還招架得住。眼看教兵這邊。已經勢力不

支紛紛亂竄。再說這時候。辛綬等一千偏將。與副將俞人傑。也都趕上前來。幫助王桓動手。周士雄。姚之富。丁龍。各逞威風。極力酣鬪。還儘可支持得住。無奈有一件。牡丹花兒雖好。還須綠葉扶持。三將雖然勇猛異常。手下的兵丁。却不能跟他們一樣。當時狼奔豕突。各自逃生。一齊向來路。敗將回去。官軍大呼追趕。好似海沸江翻。三將一看。知道大勢已去。便也無心惡戰。各自覷個破綻。策馬而走。那時天氣。已是到了酉時。漸漸的黑將下來。官軍又追殺了一程。總算是設計成功。大獲全勝。當由主將傳下令去。收束隊伍。安營休息。再說白蓮教的兵丁。恰似驚弓之鳥。漏網之魚。又奔馳了一二十里之遙。知道離得敵人已遠。纔漸漸的集合到一處。當下草草的紮了營寨。三將入帳歇息。彼此面面相覷。不住的皺眉嘆氣。姚之富先說道。看不透這起混賬東西。竟自屢次三番。安排下許多計策。咱們自不小心。着了他的道兒。真正叫人悔恨無地。丁龍道。依我看來。此次之敗。却有兩個原故。一者是咱們因爲申豹死得太慘。報讐之心。過於急切。交戰時只顧一力向前。並沒有作甚麼精細的打算。

所以中了他的詭計。二者是他們得了安陸府的救援。兵力雄厚。有恃無恐。所以人振奮。努力向前。有這兩個原故在內。咱們當然不能支持了。周士雄道。已過之事。如今且不要提他。最要緊的。是我軍挫敗。敵兵在後。應當怎樣應付纔好。姚之富道。這還有甚麼商量的。今天不幸。中了他的詭計。不過是一時的疏忽。難道說這個着術。明天還用得上麼。咱們就是給他個齊心努力。殺上前去。不怕不能報讐的。周士雄搖頭道。這個法子。恐怕不行。你須知道我兵新敗。銳氣已挫。並且還折損了若許的人。現在正是滿目瘡痍。怎能再去跟敵人對壘。丁龍也說道。是呀。打仗這件事。本靠着士卒用命。若只憑兩三個人的武力。那是不能成功的。姚之富道。依你們二位的說法。咱們只能一蹶不振。束手待斃了。丁龍道。也不是這等說法。現在的局面。只好觀看形勢。再定行止。定法不是法的。周士雄道。我也是這個意思。少刻派下人去。哨探敵軍行動。俟等明天。再看事作事。姚之富聽了。也自無話可說。一宵易過。到了次日清晨。早有探事人。慌張的報將上來。說探得敵軍。已起程追趕。請將軍們號令。

施行。周士雄看着姚之富道。如何。你還要殺上前去。人家已經要找到門上來了。姚之富怒目圓睜。氣忿忿的說道。他們忒己的趕盡殺絕。我看排齊隊伍。與他決一死戰。未必見得誰勝誰敗。丁龍道。凡事見可而進。知難而退。此事關係甚大。還要斟酌。爲是。話猶未了。又有親信的小校。上來密稟道。外邊一般軍士。聽說敵人追趕將來。人人交頭接耳。互相議論。形勢異常的慌亂。大有要潰散的樣子。請將軍們早行定奪。周士雄聽了。因爲自己身爲主將。責任非常重大。當此時機緊迫。間不容髮之時。便也無暇跟姚之富丁龍。再行商議。當即傳下令去。速行撤兵。一千軍士。奉了這道將令。恰似得着恩赦一般。立時紛紛滾滾。拔寨都起。姚之富滿懷惱怒。誓要一人前去交戰。被周士雄丁龍二人。竭力勸阻。方肯隨衆而行。那時衆教兵。眞個是汲汲皇皇。一刻也不敢耽擱。仍然向來路折將回去。看看的跑了一天。人馬都十分疲倦。正然走着。猛看見前面。旌旗招展。號帶飄揚。有營寨當頭攔住。衆兵士見了。這一嚇。眞正非同小可。正是

背後敵軍方追逐。當頭營寨又相攔。  
欲知前面紮的。是那路之兵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

第二十八回 俞人傑力戰金毛吼 雲中燕許敗王鐵槍

話說白蓮教的兵丁。因爲被官軍殺敗。趕將下來。真是驚魂未定。餘悸猶存。猛見前面有營寨攔住。這一嚇。實在非同小可。及至仔細一望。却不禁滿面堆下笑來。原來看清了那兩面座纛旗。一面是驃騎將軍金毛吼苗通。一面是驍衛將軍玉面虎韓康。你道他們二人。從何而來。這並不是著書的人。隨意拉過來救急。不是上兩回書裡。已經說過月娘派人。傳下將令。吩咐周士雄姚之富等。殺敗敵兵已後。率領人馬。直指武昌。自己便隨後起兵麼。這苗通韓康。便是派的先鋒官了。書寫到這裡。還要把位女元帥的心事。補述一番。他此次。率領大兵。長驅而進。雖說是雄心勃勃。不能自遏。却還另有一種道理在內。若問這種道理是甚麼。便是要擲無量頭顱。去償他的癡願。要灑若干熱血。去灌他的情苗。把英雄手腕。去行他兒女情腸。公私並盡。合一爐而冶的了。我想看書的諸君。定然還可以記得袁錦章的家鄉。是在漢陽。自從那一年。他母親病重。家裡來書。催他父子趕緊回去。他在臨行的頭一天晚上。矯

老父之命。將白玉鎖紙獅子。獻給王翁夫婦。跟月娘締了良緣。第二天早晨。便隨他父親走了。自此以後。竟爾鴈杳魚沉。毫無音信。這幾年的工夫。月娘始雖夔屈。終竟雄飛。譽之者目爲叛逆。譽之者許爲女傑。真個是功罪是非。羞無定論。在他自己。也並不在這上頭著眼。只抱了個別開生面獨樹一幟的心思。推倒一世開拓萬古的志氣。喜得起事以來。還算著著順手。雖則戎馬倉皇。兀自興高采烈。只有袁錦章在他心上。覺柔情一縷。隔碍潛通。萬種相思。僅能自喻罷了。如今喜得根基漸固。障礙已除。這劍合球還一層。在理在情。當然都不容緩議。所以月娘此次。興兵去取武昌。實是明修棧道。暗渡陳倉之法。因爲漢陽跟武昌。相隔一衣帶水。用兵是必由之路。漢陽旣得。按圖索驥。還怕找不到袁錦章麼。這是月娘一種預定的計畫。於劍拔弩張之中。却寓着草媚花柔之意。他人如何曉得。他既然有這心思。發兵一層。當然是不容延緩。所以對衆人。宣布發兵取武昌意見之後。便派定軍師劉伯瑜。跟穿花蝴蝶高經武。點水蜻蜓蔡郁文。三人留守襄陽。又派金毛吼苗通。玉面虎韓康。領兵三

千。作爲先鋒官。自己率領一千將士兵丁。浩浩蕩蕩。隨後起程而來。這日苗通韓康。見天色已晚。紮下營寨。不想却跟周士雄等。正碰了頭。當時這些敗下來的兵丁。看清了旗幟之後。真個是笑逐顏開。喜從天降。說不出來那種快活。一個個都搶先要報與主帥得知。彼時周士雄姚之富丁龍聽了。知道救兵已到。可無後顧之憂。也都心中大悅。便傳令紮下營寨。周士雄請丁龍暫行鎮守。自己同姚之富。帶了幾個兵丁。騎馬撲奔苗通韓康的營中。彼此見面落座後。苗韓二人。詢及交鋒之事。並問爲何此時還在這裡。周士雄還沒有答言。姚之富先搶着說道。兄弟們。告訴你不得。這一趟我們簡直把人丟盡了。說着便長長的嘆了一口氣。二人聽了。十分驚訝的問道。莫不是交鋒失利麼。但勝敗兵家之常。也用不着這般懊喪。周士雄接口道。豈但失利。還把中豹兄弟。喪了性命。唉。這真是從那裡說起。苗韓二人。聽見這個話。都嚇了一跳。念起袍澤之情。很爲傷感。苗通道。中大哥。武藝也不弱。想不到敵人手段竟自這般厲害。姚之富道。甚麼手段厲害。不過是詭計陷人罷咧。若憑一刀一槍。死了

也還認命。就是我們這回打了敗仗。也是欠些謹慎。上了圈套。並不是力量不敵呀。韓康道。但不知敵人那邊。用的是甚麼詭計。周士雄此時。方把已往從前之事。對二人說了一番。苗通韓康聽了。很爲驚駭。一齊搖頭說道。想不到他們。竟會有這般謀略。周士雄道。不但謀略好。而且那個王總兵。跟安陸府副將姓俞的。武藝都十分了得。那王總兵。尤其出色。手中一條大鐵槍。使起來風雨不透。在我眼中。實在不會見過。只怕咱們教中的弟兄。無論是誰。也未必是他的敵手。苗韓二人聽了。都有些個不悅。苗通先說道。大哥。你不要長他人志氣。滅自己威風。就讓那個王總兵。項長三頭。肩生六臂。我也不把他放在眼內。韓康也接着說道。明天倒要會他一會。看是怎樣的一個英雄。姚之富此時。倒說了幾句公道話。他向着苗韓二人說道。賢弟們。不要怨周大哥誇獎敵人。那個王總兵。實在是武藝出衆。就連劣兄的見解。也是跟周大哥一樣。二位賢弟不信時。明天跟他見一次仗。就知道了。苗通忿忿的說道。按理說。二位兄長。都甘敗下風。小弟就不應該再說過頭的話。無奈尺有所短。寸有所長。

事情是料不定的。或者小弟託本教的威靈戰勝了他。替兄長們吐一吐氣。也是有的。不然的時節。除非我敗在他的手中。那時方纔死心塌地。韓康道。這話說得有理。我也要算一個的。周士雄心中暗想道。上次因爲姚之富跟申豹口角。闖出偌大的禍事。如今豈可再蹈覆轍。爭那無謂的閒氣。想到這裡。便笑着說道。二位賢弟恁般英勇。想替教中爭光出力。還是愚兄求之不得。或者那王總兵。應該敗在二位賢弟手中。也說不定。好在明天一見仗。就可以分出高低了。但是我們此次出兵。不幸師徒撓敗。並且喪了一員大將。理應飛報元帥知道。再者強敵在前。可以請示一切機宜。以便應付。這是不便稍爲耽擱的。韓康道。元帥大營離此也不過一站之遙。兄長若不放心。儘可派人連夜前去稟報。周士雄點頭稱是。當時趕不及來修戰報。便喚過帶來親信的小校。吩咐了一切。命他騎着快馬。飛行回稟。小校領命去了。周士雄姚之富便也辭別了苗通韓康。回營而去。到了次日清晨。兩下裡便合兵一處。一面準備迎敵。一面等候元帥的回令。天到辰牌以後。早有人進帳稟道。元帥派宋將軍

率領人馬而來。已到營門外邊。諸將聽了。方要前去迎接。宋吉却已然入帳相見。彼此行禮就座之後。宋吉先對周士雄道。昨日派人稟報一切。元帥已知詳細。今特派小弟前來。協同諸位禦敵。周士雄聽了。見元帥並沒有甚麼責備言語。心中纔稍爲放下。口內連連稱是。宋吉又道。萬不料此次出兵。申將軍竟遭不測。想到相聚一場。好不令人難過。說着不住的嘆嘆。周士雄道。這都怪我身爲主將。辦理不善。所以纔有此失。宋吉道。已往之事不必提了。再說這也是死生有命。我們目下最要緊的是商量破敵之法。並且也可以給申將軍報讐。衆人聽了。齊聲稱是。丁龍道。好在元帥隨後就來。咱們總然勝不了他。便請元帥自行應付。宋吉笑道。恐怕元帥一時不能就來的。依我看。敵人雖強。有咱們大家羣策羣力。也還不至於應付不來。衆將聽了這話。神色之間。都不免有些驚訝。爭着問元帥如何不來。宋吉道。軍機不可洩漏。將來自有分曉。衆人聽了。知道事關機密。也不便往下再問。宋吉又問周士雄姚之富丁龍等。詢問敵人手段如何。怎麼我軍竟自屢次敗北。三人還沒有答言。苗通先搶

着說道。宋大哥。等我告訴你說。若聽他們三位講。敵人便是天神一般。我們決不能是人家的對手了。宋吉問這話怎講。苗通便將昨天的話。述說了一番。宋吉點頭道。那個王鐵槍。我從先闖蕩江湖。也頗聞他的名字。料想手段不弱。今番正可以會他一會。衆人談論着。隨即大排筵宴。歡呼暢飲。等候敵人前來交戰。誰知等到午後。也不見敵人一點消息。衆人心中疑惑。便都紛紛議論。說或者他因爲追趕不上。便自收兵而回。也料不定。宋吉聽了。心內暗自盤算。說不要果然如此。却就誤了元帥的大事。便派精細小校。火速探來回報。一面又跟衆將商議。說敵人倘然撤兵。咱們儘可以襲取他的後路。出其不意。必定獲勝的。衆人聽了這個話。打過敗仗的。想着報讐。沒有打仗的。想着立功。簡直是一致贊成。毫無異議。直到掌燈的時分。探事的小校。方纔回來。報稱敵人並不會回去。所紮營寨。離此約二十里之遙。進又不進。退又不退。不曉得他是甚麼用意。恐其身被捉獲。所以不會探得仔細。衆將聽了。面面相覷。猜不出是怎麼一個道理。丁龍道。莫非說他按兵不動。又想用甚麼計策不成。韓

康笑道。這有甚麼計策可用的。我想丁大哥。也是被敵人嚇破膽子了。宋吉道。管他怎的。明天趕上前去。壓營而陣。喚他出來交鋒對壘。光天化日之下。還有甚麼詭計好用。衆人聽了。齊聲稱是。當夜晚景無話。到了次日清晨。諸將果然率領人馬。折將回去。要跟官軍會戰。這話暫且按下。再說官軍那一邊。正在乘勝長驅而進。爲何忽然按兵不動起來。莫非說果如丁龍所料。又用甚麼計策麼。不知這一次。他却沒有料着。因爲官軍那邊。忽然出了意外的事。所以就沒有追趕前來。你道是甚麼意外的事。原來總兵王桓。連日戰陣勞乏。長途馳驟。不幸又受了感冒。竟自患起病來。頭昏眼暈。遍體發燒。看着臥床不起。營中沒有醫藥。只得喝了些薑湯。蓋上重衾。發一發汗。到了次日。病勢果然輕鬆一點。神思已經清醒過來。俞人傑向他說道。咱們本想追趕匪徒。趁此犂庭掃穴。不想大哥病了。恐怕一時難於勞動。這也是天不讓我們成功。依小弟之見。不如暫且回去。向後再說。王桓搖頭道。賢弟。不是這樣說法。你看我雖然有病。並沒有多大防碍。再養一半天。總可以扎掙起來。古語說得好。一日



縱敵數世之患。在此緊要關頭。豈能輕輕放過。俞人傑聽了。也只得點頭答應。又過了一天。到了第三日。剛至傍午時候。忽有稟事人。向俞人傑回道。啟稟大人得知。那些敗退的賊匪。已然殺回來了。俞人傑聽罷。十分詫異。派人仔細打探回報。少時報將上來。說賊匪果然殺回。因爲又得了救兵的原故。大概離此不遠。已經要紮下營寨。話猶未了。遠遠聽得撲通通礮聲響亮。知道敵人已經安營了。俞人傑暗自盤算。心說來者不善。善者不來。此次匪徒敢於反攻。救兵定然不弱。偏巧王桓又得了病。只好我一人前去支撐。隨即傳下令去。叫嚴行防備敵人。恐其犯我營寨。吩咐已畢。便到王桓那邊去看視。只見病勢比昨天又好了許多。已經可以起坐。不過面容黯淡。精神短少。還沒有恢復原狀。一見了俞人傑。便道。我方纔聽見礮響。問左右時。說是教匪又回來了。我正要請你商議。不想你已經到來。俞人傑忙道。大哥。你只顧養病罷。不要把這事攔在心上。量那些敗將殘兵。還有多們大的氣力。小弟不才。儘可以對付他們。決不至有何失閃。你不可爲這點小事。妄自勞神。那俞人傑。是怕他心

裏着急。病勢加重。所以把教匪增兵。勢力浩大的話。一齊都掩藏過了。那王桓因爲精神疲倦。用不上心思。便也不往下追問。只點頭說道。如此甚好。賢弟暫且偏勞。俟等一兩天。劣兄病勢痊愈。咱們便迅掃賊兵。長驅而進。看他還敢再行猖獗否。俞人傑聽了。心想未必能夠這般容易。但口中只好敷衍了幾句。隨即辭別王桓。回去料理軍務。不想還沒有坐穩。只聽得營門以外。一片戰鼓之聲。沸地而來。俞人傑想。大概是敵人前來叫戰了。正要喚人問話。恰好已然報將上來。說教匪列成陣勢。高聲搦戰。請主帥號令施行。俞人傑聽了。當即傳令出兵。自己全身披掛。手執象鼻大刀。跨上紅沙戰馬。率領一千將校。三聲號礮。出了營門。定睛向對面觀看時。只見那些教兵。列成一字長蛇陣。軍容很是齊整。但陣角紮住不動。不像是要進撲的樣子。俞人傑看了。心中正自有些納悶。不明白敵人。是甚麼意思。猛見對面門旗一開。鸞鈴響處。跑出一騎馬來。那馬上的將官。頭戴熟銅獅子盔。身穿榆葉蓮環甲。外罩杏黃團花戰袍。坐騎黃驃馬。手使五股托天叉。英風凜凜。虎氣昂昂。來的不是別人。正是

跟周士雄姚之富拌嘴。不把王鐵槍放在眼內的金毛吼苗通。當時俞人傑一見心中已然了悟。不禁口內說道。哦。原來他們今天不是要來鬥兵。却是要來鬥將的。不料他的話。還沒有說完。早轉過一個不知度德量力的守備。名叫紀永安。在馬上恭身討令。自願前去會戰。俞人傑道。諸事小心。不可大意。頭一陣。總要取勝爲是。不可挫了銳氣。紀永安口稱得令。便手舞長槍。催馬來到陣前。苗通向對面一看。見來將手使長槍。便疑惑他就是總兵王桓。但因爲裝束不對。丰采平常。却又疑惑不是。當下把叉一橫。厲聲喝道。來將何人。通名上來。紀守備道。匪徒聽着。你老爺乃是安陸府的守備。名喚紀永安的便是。苗通道。原來是一個無名的小輩。趁早給我退回。喚那個叫王鐵槍的出來。好在陣前領死。紀守備道。好大胆的狂徒。竟敢胡言亂道。今天叫你知道老爺的厲害。說着。把手中長槍一順。直奔苗通咽喉刺來。苗通把叉向上。一迎。叉頭正把槍桿拿住。沒有容他往回撤。隨着把叉一擰。兩腕用力往下一按。這一叫勁不要緊。紀永安覺得膀臂疼痛難禁。不知不覺的。那桿槍。已是撒了手。落

於就地。只把他嚇得神魂飛冒。冷汗直淋。催馬往回裡就跑。苗通喝道。我不殺你這  
樣的無用之人。趁早叫王桓出來受死。當時兩邊的將士。見二人一合還沒有走。已  
然分出勝負來。並且紀永安那條性命。還是人家饒了的。若是苗通跟着把叉一抖。  
早已屍橫疆場了。白蓮教這邊的人。都不禁嘖嘖稱嘆。官軍那邊看着。却大家都  
有些嚇呆了。紀永安跑將回來。面色還是倉黃不定。到了俞人傑的馬前。俯首請罪。俞  
人傑將他喝退一邊。再看其餘的偏將時。一個個都面面相覷。搖頭吐舌。誰也不肯  
上前討令。按照這一羣人的本領說。既有紀永安前車之鑒。本來可以不必出乖露  
醜的。不過都司辛綬。比較起來。比他們還強。但一者主將不在面前。不願意去賣這  
份氣力。二者見來將過於兇勇。也有些知難而退。所以也就隨着大眾。默默無言了。  
當下俞人傑看着。心中不免有些氣忿。但轉念一想。這事却也難怪他們。分明那員  
來將。梟勇異常。既知道不是敵人的對手。倒不如不去的爲是。但我身爲主將。責無  
旁貸。在此兩軍觀瞻之下。只好盡生平的氣力。跟他去拚一拚了。想罷。便吩咐諸將

小心略陣。防備敵人乘隙。前來攻擊。衆將官一齊噉應。當時俞人傑。這纔催坐下紅沙戰馬。擺手中象鼻大刀。一直撲奔陣前。口中厲聲喝道。賊將休得猖狂。待俺來取你的性命。苗通手執鋼叉。向對面看時。只見來的這員將官。身軀高大。氣象威猛。與那紀永安。大不相同。心中暗道。這個人。大概必是官軍中重要的脚色。但他使的是刀。並不是槍。可見不是王桓了。此時兩馬相隔不遠。苗通喝道。來將何人。敢來領死。爲何不叫王桓出來。俞人傑把刀一橫道。你家老爺。乃安陸府副將俞人傑便是。你看這口大刀。足可取你項上的首級。又何必一定讓王大人前來動手。他那末句話。還沒有說完。手中的大刀。已似閃電一般的。斜簽着劈將過來。幸虧苗通手疾眼快。把鋼叉向上一抖。只聽得叮噹一聲響。早把那口大刀。架過一邊去。俞人傑心裡說。我這一刀。是用了十分的力量。他竟漫不經意的。就給磕出去。可見他的膂力。在我之上。不想白蓮教中。竟有這樣的虎將。只怕我。未必是他人的對手。無怪他指名向王鐵槍叫戰。心裡想着。第二刀。早又攔腰砍去。苗通用叉一磕。刀就擺了頭。緊跟着

一探腕。又頭抖了個滾圓。直奔胸膛刺來。俞人傑左手一撒刀柄。右手一翻刀桿。那口象鼻大刀忽的便轉了一個身。恰好把鋼叉給推到一邊去。彼此一挫鏖。兩人便都換了方向。當時各展威風。互逞技藝。來來往往。大戰了有四五十合。兩邊將士看了。都止不住暗暗的喝采。白蓮教這邊的韓康。向衆人說道。這人手使大刀。必然不是王鐵槍了。但看他的武藝。却也不弱。周士雄道。這個人。便是安陸府副將俞人傑了。你稱贊他的武藝不弱。却還沒有看見那個王鐵槍呢。比較起來。可比他兇的多了。若只像他這等的武藝。我們上次。還不至於大敗虧輸呢。韓康聽了這個話。心中只是半信半疑。那時宋吉又說道。據我眼光看來。來將雖然勇猛。却不是苗將軍的對手。請看這半天的工夫。他已然是招架的時候多。還手的時候少了。姚之富也說道。宋大哥講的不錯。看來這場惡戰。苗家兄弟。是要佔上風的了。別人聽見這話。齊把眼光再向戰場以上。看了一眼。差不多也都點頭稱是。他們這羣人。只顧覺得自己這邊料事高明。滿心歡喜。却不道官軍那邊。也有一個人。誠力不弱。把這未來的

勝負。一樣的猜透八九了。你道這人是誰。原來就是那都司辛綬。因爲久經戰陣。見多識廣。眼光也非常銳利。他當兩人交手之初。也隨衆人點頭讚嘆。及至到了二三十合之後。却皺住雙眉。不住的把頭來搖。到了四五十合。他便向衆將說道。咱們趁早的鳴金收兵罷。不要再耽擱了。衆人聽了這話。差不多都錯愕相顧道。主將正在跟敵人會戰。誰敢來作這個主意。辛綬道。不要緊。俞大人倘若怪罪下來。這個責任。是我担的。跟諸位絕不相干。衆人見他肯負責任。也就點頭無話。當時辛綬。便將鳴金號旗。舉將起來。那些司金鑼的人見了。登時動起手來。只聽得這邊陣上。嗒唧唧一陣響亮。恰似疾風暴雨一般。吹送到戰場以上。此時再說俞人傑。起先跟金毛吼苗通交戰。知道遇了勁敵。便用盡心思氣力。去對付他。一些兒也不肯鬆懈。覺得還可以不相上下。那知人的力量技藝。却不是勉強得來的。差一級便是一級事。比方起來。不用說。貧子不能跟富翁競鬧。就像那普朝王愷。總算豪奢已極。無端遇見一個石崇。便要相形見絀。今天俞人傑撞着苗通。也就是這樣子。再說苗通。曾經發下

大話。今天必要戰敗王鐵槍。給衆人看一看。倘若連不是王鐵槍。都不能取勝。却把甚麼面目。去見衆人。所以也就抖擻精神。施展氣力。將那桿五脫托天叉。使了一個神出鬼沒。到得二三十合之後。俞人傑便覺得有些窘於應付。但還竭力支持。不肯露一些破綻。誰知氣力一虧。便好比江河日下。到得四五十合。已是汗促氣喘。刀法有些漸漸散亂。知道再一俄延。就許出甚麼失閃。打算要敗陣而逃。脫離此危。無奈問心又有些過不去。因爲自己一走。不但輸與敵人。挫了銳氣。並且身爲主帥。倘挫於人。將被麾下一般將士譏笑。想到此處。便咬一咬牙關。拚得死在這裡。在這危急萬分時候。猛聽自己陣上。陡起了一片金鑼之聲。轟天徹地。鬚鬚是大聲疾呼。叫他自已趕快保重回來。俞人傑此時。就如同罪囚遇赦。又保全自己的面目。真說不出那一番歡喜。暗想那主張鳴金的。真個是我救命之人。隨即把刀隔開叉。大聲喝道。我陣鳴金。再者天色將晚。今日暫歇。明天與你分出勝負。苗通道。我也不來追你。明天趁早把王鐵槍喚來。跟我一決雌雄。像你這般武藝。儘可不必再來交戰。俞人傑



也不再答言。霎時馬走疆場。回歸本陣。當時兩邊陣上各自捲旗息鼓回營而去。却說俞人傑進帳之後。衆將官多進來請安。俞人傑道。適纔我正在交鋒之際。是何人主張鳴金的。他麾下的將官。本來都捏着一把汗。一聽這樣詰問。以爲必然是要發作。只爲關鍵辛綬的面皮。誰也不肯直說出來。彼此都控背恭身。不發一語。辛綬却不慌不忙。侃侃說道。啟稟大人。這鳴金之令。實是末將的主張。還望大人推情原諒。他說完了這話。把眼望着俞人傑。面上毫無懼怯之色。俞人傑心中忖道。畢竟此人眼力不差。看事卓然有見。比我手下人強得多了。當下便和顏悅色的說道。哦。這原來是你的主張。很好。隨即吩咐衆將官。暫行休息。晚間要輪班替換。統率士卒。小心看守營寨。不得有誤。衆將諾諾退出。俞人傑這場大戰。本自累乏了。此時見諸將已去。便也自行休息。顧不得再見王桓。去述說那戰陣之事。像方纔那番問答。俞人傑不肯追問鳴金的原由。辛綬也不說破主張鳴金的道理。這正應了古人所說的。相視而笑。莫逆於心了。當時辛綬出來。便到自己主將王桓的帳中。報告方纔交仗的

情形。他因爲俞人傑並沒有囑咐他。故此將實在情形。盡行傾吐。說敵人怎樣的增兵。來將怎樣的兇勇。如何點名要大人會戰。如何紀守備討令。一見面。便失去軍械。敗陣而逃。如何俞大人自己出陣。戰了四五十合。也不是敵人的對手。當時是末將主張鳴金。方纔解了此圍。他說了個痛快淋漓。一言不隱。那時王桓本來臥在榻上。將息聽了這話。便呼的坐起身形。看着辛綬。軒眉努目的說道。既然有這樣的事。你爲何不當交戰之時。趕快回營。稟我知道。辛綬訥訥的說道。當時便趕來回稟的話。一者末將想不到這裏。二者大人有病在身。縱便稟明。料想也不能會戰的。王桓忿然道。你這是那裡話來。不要說我病勢已然好了八九。不足介意。就令我身染重疾。但能支持得來。也不肯讓強敵叫戰。使別人去替我當災。你姑且退下。明天我自有的道理。辛綬領命退出。心中很是懊悔。恐其主將帶病交鋒。出了舛錯。豈不是自己失言之過。無如話已說出。無法挽救。也只好姑且聽天了。等到次日早餐以後。俞人傑抱着一腔愁悶。知道敵人少刻一定前來叫戰。人家點名要的是王鐵槍。自己昨天

擋了一陣。已是十分吃力。今天若再出場。恐其就要擦臉。偏巧那王桓。又有病不能出馬。真個事處兩難。無法擺佈。思量了半天。也沒有甚麼善策。猛然想道。我太疏忽了。昨天交戰回來。還沒有去看一看他。不知病體怎麼樣了。想到這裡。便走過去看王桓。剛一到他的帳中。不禁嚇了一跳。你道是甚麼。原來那王桓。已然裝束整齊。巍然高坐。是預備要出戰的樣子。愈人傑定了一定神。心中又是驚。又是喜。走上前來。坐下說道。大哥你的賞恙。敢是痊愈了。爲何披掛整齊。難道就要去見仗麼。王桓冷笑道。賢弟。人家點名叫劣兄出去。我若在營中躲着。知道的。說是有病。不知道的。還說是怯陣。豈不是把王鐵槍三字。給辱沒了。再說這件事。我若不出去。你們也未必辦得了。看來我只好掙扎的了。愈人傑聽了這套話。心中已然明白。知道昨天交戰的事。必然已經有人報告於他。面上很覺着有些慚愧。只得說道。大哥。並不是小弟有心要瞞着你。實在因爲你。有病在身。恐其着了急怒。病體加重。所以暫時捺住。不曾報告。偏巧那敵將。又勇猛異常。小弟有些難於對付。此刻心中。還正在躊躇不決。

呢。王桓道。你儘管放心。我雖說病體甫愈。氣力少差。今天雖未必把敵人刺死疆場。也總要把他殺得大敗而歸。爭過這一口氣來。俞人傑道。憑大哥的武藝。我是信得過的。不過有病剛好。難免叫人放心不下。王桓道。這個算得甚麼。少時叫你便知分曉。二人正在談話。猛聽得營寨以外。戰鼓大作。人聲吶喊。知道敵人又來叫戰。俞人傑趕快回去披掛。少時。由兩員主將。傳令齊隊出營。一干將佐兵卒。看見王桓帶病出馬。一個個多搖頭吐舌。不知是禍是福。當時三聲砲響。大隊出了營寨。一字排開。紮住陣角。王桓跟俞人傑。並馬向對面觀看。只見白蓮教那邊。戈矛耀日。旗纛迎風。軍容很是壯闊。王桓向俞人傑道。看這形勢。教匪那邊。增兵不少。要打算破他。很不容易。俞人傑道。小弟也是這樣想。看來直指襄陽。恐非易事。想不到齊王氏一個女流。竟會關得這般聲勢浩大。二人話猶未了。只見對面門旗開處。潑刺刺一騎馬。跑到陣前。俞人傑定睛一看。不禁口中說道。昨天點名。叫大哥會戰的。正是此將。王桓道。很好。待我前去會他。當時催坐下馬。挺手中槍。飛風也似的。直臨疆場。那苗通。昨

天回營以後。人人誇獎。個個佩服。胆子益發大。氣概益發高。今天抱着決心。非要打敗王鐵槍不可。那玉面虎韓康。也等着要出戰。却被他峻辭攔阻。也只好罷休。當時他揚揚得意。立馬陣前。忽見對面一騎馬。風馳電掣而至。看那來將時。頭戴纓冠。上嵌紅頂。便知他是清廷的二品大員了。身披細鎧。外罩征袍。下襯着紫呢戰裙。坐騎烏雲覆雪馬。手持渾鐵點鋼槍。再向面上看時。年紀不過四旬以上。白面微鬚。雙眸爛爛。英姿颯爽。一表非凡。看來就是一員大將。不過面容有些灰敗。却因爲他患病的原因。苗通心內暗想。大概此人許就是王鐵槍了。看他的外表。必然武藝高強。今天總要設法取勝。方纔面上有光。心中正在思量。來將已相隔不遠。苗通把叉一橫。厲聲喝道。且住。王桓當下把馬一勒。沒有等得苗通開口。便把槍向對面一指道。那不知死活。點名要我會戰的。就是你麼。苗通道。這樣看來。你就是那個王鐵槍了。今日既敢在陣前揚威耀武。爲何昨天却躲着不敢出來。王桓道。你家大人。因爲有病。所以昨天沒有出陣。但你既然活得不耐煩了。我也只好扶病而出。將你殺了再說。

免得辜負了你那番希望。但是有一件。你既膽大心粗。不知進退。一定要死在你家大人手下。我也要知道你的名字。王桓說到這裡。把槍一抖道。快快講來。可就要動手了。苗通喝道。王桓。你休要自恃強梁。目空一切。須知人外有人。天外有天。俺乃輔天宣化聖女神君駕下。驟驕將軍金毛吼苗通的便是。今天撞見了我。便要挫動你半世的虛名。不過你說有病。我縱然勝了你。也只算打倒了一個病夫。未免叫人於心不安。王桓哈哈笑道。像你們這般教匪。不過是泥雞瓦犬之流。也胆敢盜竊名號。今天便叫你在槍下作鬼。他剛說到末句話。手中那條大槍。已似閃電一般。劈面刺來。苗通疾忙用叉架過。當時兩員猛將。各奮神威。互施辣手。王桓恨不得一槍直貫咽喉。苗通恨不得一叉直透胸臆。但見那兩般兵器。閃爍繽紛。一似花飛雪滾。直把兩邊陣上的人。都看呆了。及至戰到三四十合以外。衆人傑看了。不住的點頭讚嘆。白蓮教那邊的諸將。却不免有些瞻顧咨嗟。這是甚麼原故呢。只因爲人的藝業能爲差一分便是一分。差一寸便是一寸。決不是勉強得來的。昨天衆人傑跟苗通交

戰。俞人傑便佔了下風。今天王桓跟苗通交戰。苗通却不免相形見絀。這正應了俗語所說。強中更有強中手了。幸虧那王桓還是扶病臨敵。氣力自然少差。不然的時節。只怕苗通還未必能支持這麼大的工夫。但是他心中。此時已然悟澈。知道自己本領。實在不是王桓的敵手。懊悔當初。不該發下狂言。難以收拾。如今若敗下陣去。怎麼見得衆人之面。當此進退兩難。也只好死活任命了。誰知他那欲戰不能。欲退不可的神氣。早已被教中諸人瞧透。周士雄首先對衆人說道。我看苗家兄弟。不是那王鐵槍的對手。倘若鏖戰過久。恐其出了失閃。最好是有人出馬。協助於他。或者還可取勝。宋吉道。此言甚是。不知那位兄弟願往。言還未了。玉面虎韓康。早已縱馬橫刀。如飛而去。衆人看了。覺得可以放心。不料對面陣上。副將俞人傑。見這邊又添了一將。不覺氣往上攻。拍馬向前。出了本陣。厲聲喝道。好賊匪。你們以多爲勝。要兩個打一個。那算得甚麼。英雄好漢。他一邊口中喊着。一邊催坐下馬。向前飛奔。那時韓康。却已然縱馬先至。加入戰團。掄開手中大砍刀。向王桓劈面刺來。王桓用鐵槍

隔開毫無懼色。兩人便戰到一處。此時苗通緩過口氣。心中方稍爲輕鬆。正要幫助韓康。併力夾攻。不想對面喊聲震耳。俞人傑一騎馬。已然如飛而至。苗通一看。心中暗道。原來他又來了。我還是跟他去交手。把王鐵槍讓給韓康罷。我估量着。總可以打勝了他。也好轉一轉面子。免得被衆人恥笑。豈不甚妙。他只顧替自己打算。韓康那邊。對付得來。對付不來。他可不管了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俞人傑的馬。剛到面前。苗通算計已定。早抖手中叉。迎將上來。當時四員將。在疆場以上。捉對廝殺。真不亞如山崩地裂。海沸江翻。那王桓殺得性起。恨不得立刻要見輸贏。手中那條大鐵槍。使的好似一團冷雪。萬朶梨花。不要說跟他對敵人。難以遮攔。就是旁觀的人。也都看得眼花撩亂。幸虧韓康刀法精熟。方纔將將的抵住。戰到分際。一槍直奔當胸。恰似渴驢奔泉。異常迅疾。韓康要用刀來迎時。只怕有些來不及。當時把馬一挫。將身軀向旁一讓。那槍已然刺空。不想王桓隨手把槍桿一按。槍頭向下一沉。那槍餘勢猶勁。斜刺裡已割透征袍。並且刺破了勒甲縵。將甲葉落下了一片。只把那玉面虎韓康。



嚇得驚魂千里。早已帶轉馬頭。拖刀而走。王桓方要縱馬趕時。猛聽得那邊。俞人傑呵呀了一聲。兜馬看時。原來是苗通一叉。直向俞人傑面門刺來。他那手中大刀。一時抹不過來。只得趕快把頭一低。又鋒到處。已將纓冠挑落。俞人傑也嚇得伏鞍而走。王桓見了。便要縱馬再戰苗通。打算要一朝連勝二將。不料那苗通。已有成竹在胸。藉此蓋了場面。不肯自討無趣。王桓還沒有到。他已策馬追上韓康。一齊回歸本陣。那王桓戰了這半日。也覺得汗透征衣。口乾舌燥。況且是病後之軀。自然覺得格外疲倦。今見敵人已去。便也策馬而回。不肯再來叫戰。當日那陣上。是四將交鋒。一邊輸了一個。一邊贏了一個。總算是得失相形。互有勝負。也就各自罷休。息兵而退。先說官軍這邊。王桓跟俞人傑。回營進帳。卸去裝束。坐定之後。俞人傑道。今天多虧大哥親自出馬。方纔勝了敵人。不然的時節。豈不被我輸盡了銳氣。他說着話。面上很有慚愧的樣子。王桓道。從來戰陣之事。誰也難免有疏失的地方。這原算不了甚麼。再說那些賊將。一個賽過一個。武藝都不弱。也儘夠對付的了。俞人傑道。大哥今

天力疾而出。連戰二將。身體可不覺得過於勞碌麼。王桓道。雖然有點累。但是出了身透汗。身體還覺得格外輕鬆。今晚好好休息一夜。明天一定要二次交鋒。刀殲敵將。方纔趁我的志願。但事先須有個準備。防範敵人羞惱成怒。率兵前來衝突。可選下強弓勁弩。命軍士們把守陣角。以防不測。兪人傑聽了。自然極力贊成。口稱大哥妙算。真不可及。小弟明天親自略陣。拭目觀大哥破賊了。二人此時都抱着十分高興。一派樂觀。却不想你有你的機謀。人家有人家的策略。事到其間。還不定誰勝誰負呢。如今擱下官軍這面。再說白蓮教那一邊。當時諸將回營以後。團團坐定。韓康先道。好一個王鐵槍。果然名不虛傳。今天方纔知曉他的厲害。丁龍笑道。我們不說謊麼。口中答着韓康。眼睛却望着苗通。苗通因爲從先把話說滿了。此時覺得不好意思。只得勉強說道。好武藝的人。我也會得多了。却不見他恁般的手段。姚之富接口道。若不是這樣。何以前此會戰。我們好幾個人。還不能取勝於他。今天你親自交手。方纔曉得我們的話。並非虛謬了。宋吉微笑道。諸位不要這樣講。我看苗將軍。今

天還不會把全副武藝施展出來。等到明天上陣。一定旗開得勝。馬到成功。任那王鐵槍。怎樣英雄。也就要甘拜下風了。苗通聽了這套話。又是羞慚。又是憤恨。心中暗想道。我跟宋吉。無冤無讐。他爲何存心怎般的陰險。明知我不是王鐵槍的對手。却說出這樣的話來。明着是給我高帽子戴。其實是督催着我前去丟人。說不定還許送了性命。這是其意何居。難道說他打算借劍殺人麼。但是我跟他夙無嫌隙。這事犯不上呀。苗通心內這般想。臉上的神色。已露出大大的不然來。這就所謂誠中形外。不能爲諱的了。彼時周士雄。丁龍。韓康等一般人。聽了宋吉的話。都曉得他言不由衷。却又不明白他命意所在。便都沉默着。誰也不肯答腔。只有那姚之富。性情粗爽。心裡有甚麼。嘴裡就要說出來。一刻也忍耐不住。當時接口道。宋大哥。你這話。雖然是拾愛於他。但是衝鋒打仗的事。却不是勉強得來的。我看明天一定取勝的話。苗家兄弟。未必能夠辦得到呢。那苗通。本懷着滿腔氣忿。也不知道宋吉。是要戲他。還是要陷害他。反正是不懷好意。不過碍着面皮。不肯發作。那兩隻怒沖沖的眼睛。

却不住在宋吉面上溜來溜去。如今見姚之富答話。便趁勢發揮道。姚大哥。你何必替別人擔憂。我縱然武藝低微。不是敵人的對手。不過輕者帶傷。重者廢命。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的。事情。反正我臨陣不懼這一層。還可以信得及。至於勝不勝的話。且擱在一邊。自問總比那站在一旁。不關痛癢。滿口說風涼話兒的人。強的多了。苗通把話說到這裡。眼睛望望別處。一陣哈哈的大笑。衆人聽了。知道他針鋒相對。是爲宋吉而發的。但因左右作難。不好排解。再說衆人心裡。都怪着宋吉。不該拿自己弟兄。開這種玩笑。便都你望着我。我望着你。誰也不肯答腔。請想那宋吉。是何等機警的人。聽了苗通的話。看了衆人的神色。早已胸中了了。當時他不懂不忙。微微含笑。向着苗通說道。賢弟。你不要錯會了意。方纔我說的話。並不是跟你開玩笑的。至於說到督促着你。去跟敵人拚命。咱們自己弟兄。更過不着這個了。我方纔所說。明天要旗開得勝。馬到成功。那話一定可以算數。不過內中要有一個小小的佈置。還沒有容我講明。賢弟便悻悻不能自過了。衆人聽了這個話。精神都非常興奮。知道宋

吉必然有甚麼計畫。可以破敵制勝。並非有意戲侮苗通。把從前不滿意的。心變爲非常滿意。一個個都眉飛色舞。眼巴巴的望着他。只有那苗通。此時面上心中。都覺得有些難過。因爲自己性情急躁。誤會了人家的意思。不防頭。說出許多的鋒銳的話來。如今人家不動氣。反倒和顏悅色。向自己來解釋。豈不更要踢踏無以自容麼。但是事到其間。也只得趁風轉舵。好作一個收場。當時便對宋吉說道。小弟年輕。一時出言無狀。還望兄長不加罪責。多多耽待。宋吉道。賢弟何必如此。這總怪我說話不明。方纔生出誤會。那裡能怨賢弟呢。周士雄道。自己弟兄。把話說開就完了。但是還沒有說出。怎樣可以操得必勝之券。那是我急於請教的。姚之富道。著哇。我所要問的。也是這句話。憑那王鐵槍。不亞如生龍活虎。宋大哥有甚麼法子。保管可以勝得了他。請你趕快說出來。也好叫我歡喜。宋吉道。諸位不要忙。法子已然想好。在這裏了。我看那王桓。武藝絕倫。名實相副。若憑一刀一槍。爭強賭勝。誰也未必勝得了他。我所打算的。是請苗賢弟。明天依舊出戰。我却助他一臂之力。那時定可成功。周

士雄聽了。先搖頭說道。起先我以為有甚麼高明主意。可以出奇制勝。鬧了半天。却原來是打算兩個去併一個。這個法子。未必能夠用得上。不見上次我們三個人。打他一個。還未能傷他毫髮嗎。此時衆人面上。也都露出失望的樣子。似乎對於周士雄的話。深表同情的。宋吉道。這又錯會着了。我所說的。並不是幫助苗賢弟。出馬交鋒。是給他一個。明槍易躲。暗箭難防。出其不意的法子。等明天交戰的時候。我帶兵一隊。作為略陣的形勢。屯紮離戰場較近。苗賢弟跟敵人。戰到分際。用話激惱了他。却敗下陣來。他勢必追蹤而至。那時我隱在門旗之下。却用飛鎗來傷他。管保手到成功。好比探囊取物。宋吉說到這裡。把眼望着衆人。却又微微一笑道。我那飛鎗。雖不敢說百發百中。儘可自信沒有甚麼失閃的。自從在保康起事。用過一次。直到如今。還沒有用過他呢。明天藉那王鐵槍。也好發一發利市。衆人聽了。這纔笑逐顏開。連連點頭稱妙。苗通望着宋吉道。大哥只要拿得穩。小弟必能將他誘來。宋吉道。你放心罷。這事算交給我了。韓康道。果然如此。我也好雪一雪敗陣之讐。姚之富丁龍。

也一齊說道。我們屢次三番。挫敗在他的手內。這口悶氣。兀自沒有地方去出。宋大哥果然能把他打傷。不但替教中。掙過這口氣來。就是我們大家。也都感激不盡。宋吉道。這是公事。理當效勞。那裡值得衆弟兄感激。周士雄道。我這裡盤算着。明天若能把王鐵槍打傷。咱們便出其不意。乘勢進兵。定然可以大獲全勝。衆人聽了此言。無不拊掌稱善。當時計議已定。盡皆精神抖擻。準備明日破敵。這正是各逞機謀。互施策略。兵兇戰危。不知鹿死誰手了。到了第二日。天光近午。兩邊同時出兵。因爲都存着一個必勝之心。所以能不謀而合。白蓮教這邊瞭隊以後。金毛吼苗通。縱馬橫叉。直到疆場。向對面高聲叫戰。說王桓何在。還不趁早出來領死。話猶未了。只聽得官軍陣裡。鸞鈴響處。王桓一騎馬。已然來到面前。厲聲喝道。好一個狂妄的賊匪。昨天交戰。你已然支持不來。今日還敢如此猖獗。真個是不知死活。口中說着。那一條鐵槍。恰似狂飈陡起。劈面而來。苗通用叉架住道。昨天的話。提他作甚麼。今天我跟你。一見高低。分一分上下。當時兩人。便戰在一處。這時白蓮教的大隊裡。霍地捲

出一標人馬。直向疆場而來。離交戰的地方。約有一箭之遙。便紮住不動。看那個形勢。恰是觀敵略陣。以防意外的樣子。官軍這邊。副將俞人傑。正自立馬橫刀。滿懷高興。他知道苗通。一定不是王桓的對手。今日的勝仗。直是操券可致的。此時正在提起全副精神。注視那兩人奮鬪。猛見白蓮教那邊。分出一標人馬。直指戰場而進。前面兩桿門旗。一個座纛。座纛上面。有奮勇大將軍字樣。俞人傑心裡一動。說莫非他有甚麼詭計。打算要來暗算人。便吩咐衆偏將。小心在意。命弓弩手把住陣口。以防衝突。自己也率領一隊人馬。趕奔前來。跟戰場相離。約摸在一箭之地。便也紮住。恰好跟宋吉那隊兵。遙遙相對。正是抱着一片戒心。恐其變生意外。也不能不算他仔細了。這時王桓苗通。已經戰了二十餘合。苗通忽然用叉隔住槍。大喝一聲道。且住。王桓便也兜住馬。橫槍問道。你又有甚麼話說。苗通道。王鐵槍。從先我只道你虛有其名。並無實際。如今跟你交了兩天的手。方知你果然有些武藝。並不是純盜虛聲的。其實我當真要你的性命也。並不算甚麼難事。不過古語說得好。惺惺惜惺惺。好



漢惜好漢。縱然讐敵相拚。問心終覺有些不忍。再說你們那邊的將官。一個個都是些酒囊飯袋之流。不配跟人家動手。只有你一個人。還可以略撐門面。就好比一樹菓子。只有一個紅的。我若將他摘下來。也不免大煞風景。因此上。我發了一點惻隱之心。不忍來要你的性命。但你須要知恩感恩。把心眼放明白。不要推在睡裡夢裡。那苗通的話。還沒有完。早把個王桓。幾乎氣得鬚髮皆豎。大聲喝道。好個油滑的賊匪。不說自己武藝低微。戰人不過。還敢弄這些花言巧語。來掩飾自己的無能。你雖然饒得過我。我却饒不過你。今天非取你的性命不可。說着。抖槍便刺。苗通用叉隔開。一陣狂笑道。我從來是不食言的。既說饒了你。何苦再跟你動手。你縱然不識進退。我却自有主張。我不但保全你的性命。還要保全你的名譽。作人作徹。權當是我敗了罷。說完了。策馬便走。王桓大怒道。你既然要作人情。何妨把首級給我留下。不然。你是走不脫的。說着。便撒馬追將下來。那邊兪人傑。見王桓單騎追趕敵將。勢將闖入人家的隊中。恐其有失。便躍馬當先。傳令進兵。以便前去接應。誰知事機緊迫。

已然來不及。當時通苗在先。王桓在後。八個馬蹄翻轉。恰似閃電一般。苗通見他已入穀中。便自一語不發。王桓却在馬上喊道。你縱然逃入隊中。我也不能將你輕輕放過。說着。便催馬緊緊追來。那時白蓮教的兵。已向兩旁分開。吐出一個門戶。宋吉一騎馬。早經隱在門旗之下。手中暗藏飛鎚。提起全副精神。鏢准了那王鐵槍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苗通一騎馬。當下如飛的闖過。王桓的馬。已是啣尾而至。宋吉在門旗下。霍地把馬一催。當頭攔住。大喝一聲道。來將休得逞強。一句話還沒有說完。只聽得銅鍊琤琮。飛鎚早到。王桓出其不意。打算要閃。已是來不及。幸虧略把身子一偏。沒有打在胸口。乳肋上却已正著。當時口吐鮮血。拖槍回馬便走。正是

自詡神威能破敵。

誰知暗器忽傷身。

要知王桓被傷後。兩邊勝負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 潛棄營寨疑鬼疑神 巧取城池如霆如電

話說上一回講的是雲中燕子宋吉。巧設機謀。命那金毛吼苗通前去誘敵。自己在旗門之下。出其不意。用飛鎗去打王桓。居然手到成功。把王桓打得口吐鮮血。敗陣而走。按說那王桓不但武藝超羣。並且很有謀略。不然怎能連番設計。斬將破敵呢。這次他吃虧的原故。一者激於一時的忿怒。倉猝之間。不暇思索。二來藝高膽大。把闖入敵陣這件事。並不放在心內。却不料有人暗算於他。遂至竟有此失。當時王桓受傷吐血以後。覺得眼中火冒。耳內蟬鳴。連天地都旋轉起來。被打的地方。異常疼痛。大概襯甲都擊碎了。虧他心中鎮定。臨變不亂。咬一咬牙根。勉強掙扎着策馬如飛。向回而走。那雲中燕子宋吉早已收起飛鎗。橫雁翎刀。縱馬來趕。那金毛吼苗通本來隱在隊中。見自己這邊已然得手。便率領人衆。抖擻撥馬。加緊的追來。那時周士雄等。一千衆將。遠遠望得王桓敗退。宋吉跟苗通率人追趕。知道必然已經得手。便照預定的計畫。指揮大隊。一擁而前。恨不得把官軍立刻踏成齏粉。這時再說

俞人傑率領着一隊兵。風馳電掣前來接應。恰好趕上王桓。敗將下來。只見面如金紙。血色毫無。知道受了人家暗算。那時也不及說話。便指揮幾名軍士護衛着他。趕緊歸隊。自己率着這一隊人。把宋吉苗通一千人等攔住。彼此交戰。還沒有幾合。眼看着白蓮教的大隊。已然潮湧而至。俞人傑見了。那裡還肯戀戰。覓了一個破綻。撥馬便走。那一隊軍士見主將已去。便也隨着退將下來。宋吉跟苗通知道本軍的大隊。已然繼續而來。便略爲等候。合兵一處。預備好排山倒海的去衝突敵人的隊伍。却不料人家準備下強弓勁弩。把住陣口。這也算攻殺戰守。互有得失了。當時俞人傑這枝兵。方纔歸了本隊。後面白蓮教的大軍。已似波翻浪滾。洶湧而來。俞人傑一見。便傳令放箭。一言甫出。萬弩齊發。那箭好似飛蝗雨點一般。滔滔不斷。向對面射來。白蓮教這邊。却沒防範到這一著。人馬受傷。不計其數。隊伍一亂。便不免自相踐踏。周士雄跟宋吉。看着勢頭不對。恐其敵人反攻。轉受尅制。當即火速傳令。後隊改爲前隊。趕緊向回撤兵。自己跟衆將。親身斷後。軍隊奉令之後。當即陣頭變爲陣尾。

陣尾變爲陣頭。向來路撤將下來。官軍這一面。見教兵已退。便也收弓息矢。靜待後命。俞人傑因爲王桓被傷。軍威已挫。兼之白蓮教那邊。猛將既多。兵力復厚。趕上前去。勝負難定。算起來。還是保重的好。當即傳下令去。收兵回營。彼此便各自全師而返。白蓮教這邊。雖說箭傷了好些軍士。却喜得諸將盡皆無恙。況且最痛快的。居然鎚打王鐵槍。一吐前此屢敗之氣。衆人都說不出來的歡喜。歸營就座。金毛吼苗通。先笑着對宋吉道。宋大哥那流星飛鎚。真不亞養叔之箭。百步穿楊。小弟實在佩服的五體投地。憑那樣扎手的王鐵槍。竟被你一鎚打個正着。口吐鮮血。伏鞍而走。不但替弟轉了臉面。並且給教中長了威風。若是不然。他這一個人。就有些難於擺佈。我看這一鎚。簡直的功勞大了。宋吉道。何勞賢弟如此過獎。這也不過一時救急之法。幸能獲勝而已。目下要緊的。總以商量破敵之法爲是。周士雄道。我看這件事。現在倒容易說了。他們那一邊。不過仗着王鐵槍來撐門面。如今既把他打傷。無論輕重。三兩日之間。一定是不能上陣的。咱們先下手的爲強。不要容他休養。尅日進兵。

大戰。還怕不能取勝麼。衆人聽了此言。盡皆拊掌稱善。當晚大作慶賀的筵席。大家酒入歡腸。差不多都醺然而醉。比至到了次日。一切整齊。將要臨陣的時候。忽有小校上來報道。遠望敵營那邊。靜悄悄的。毫無聲息。也並不見人馬走動。不知是何原故。請令施行。衆人命小校退下。彼此面面相覷。猜不出是甚麼道理。丁龍沉吟道。莫非又安排下甚麼計策。姚之富道。管他呢。反正王鐵槍是受了傷。咱們只給他一個進兵就是了。周士雄搖頭道。這個恐怕不是主意。倘若敵人設下埋伏。豈不是自投陷阱。姚之富道。如此說來。他們那邊沒有動作。咱們也只好按兵不進了。宋吉道。也不是這樣說法。依我之見。最好先自出兵。但不要鹵莽從事。可進則進。不可進則退。相機辦理。自然沒有甚麼失閃。衆人聽了此言。一致贊成。當時傳下令去。號炮三聲。大隊出了營寨。到了相當的界限。傳令紮駐。一時畫角沸地。金鼓震天。大顯其示威運動。誰知官軍那邊。一片營寨。靜落落。空蕩蕩。毫無一些聲息。恰似入了睡眠狀態。一般衆將。你望着我。我望着你。說不出來的駭異。誰也不敢主張。輕於嘗試。因爲從

先那王桓。曾經誘斬申豹。計破三將。教中吃過他的苦子。如今這個來派詭秘。恐怕其中有詐。因此誰也不肯多言。耗了一回工夫。還是宋吉對衆人說。依我看來。莫非他這是疑兵之計。已然潛行遁走了麼。若說他那營寨之中。有人馬埋伏。理應烟塵蕩起。殺氣沖空。決不能像這般的寂靜。周士雄是吃過他的虧的。先搖頭說。這話雖然有理。却恐怕未必然罷。除非昨天那一鎚。把王桓打得嘔血而亡。他軍失了主宰。因此遁走而去。或是有的。不然的時節。却未必如此拿得穩。宋吉道。昨天那一鎚。雖然把他打傷。但仍能力疾歸陣。可見是不能制命的。然而咱們替他設想。主將既然受傷。言戰言守。兩覺不便。不得已而去。也是有的。最好是派下一枝人馬。前去哨探一番。自然可以知道虛實。但不知那位兄弟願往。到底還是無敵大將姚之富。性情鹵莽。他雖然碰過王桓的釘子。此時還並不胆怯。聽了宋吉的話。立時應聲說道。等我帶領人馬。前去哨探一番。便知分曉。話猶未了。又有金毛吼苗通。玉面虎韓康。一齊說道。既然姚大哥願去。我們也願意協同前往。宋吉說道。三位總要小心在意。不

可致有疏虞。三人齊聲答應。當下便率領一標人馬。趕奔敵營而來。及至相隔不遠。抬頭觀見。只見甲帳重重。巍然聳立。就好比無言之人。站在那裡。向人努目而視的一般。三將至此。一齊勒住了馬。苗通向姚之富說道。大哥你看怎樣。爲何偌大的營寨。相離咫尺。還是一點聲息皆無。姚之富道。這個好辦。待到進去便知。他口中說着。早已催坐下烏雕戰馬。擺手中的盤龍鐵棍。一騎當先。徑向敵營闖去。苗通韓康一見。便也不肯怠慢。一個抖五股叉。一個掄大砍刀。並轡驟馬而進。一千軍士。見主將奮勇當先。也都胆氣一壯。橫刀的橫刀。挺槍的挺槍。一窩蜂兒似的。闖入敵營。那知不進還可。進去以後。不禁都呆呆的有些發怔。你道是甚麼原故。原來這些營寨。不但人影皆無。就連東西物件。也都一些兒不見。足見得是早已棄營而去了。三將率領人馬。差不多將營寨都已繞遍。知道敵人遁走。業經確實無訛。姚之富這纔兜住馬。向苗通韓二人說道。吓。明明的是一座空營。還道是甚麼計策。真是叫人家把胆子都嚇破了。若不是宋大哥叫咱們前來哨探。還不知疑鬼疑神。直要鬧到何時是了。



韓康道。兄長也休要抱怨。行軍之事。總以小心謹慎爲是。何況那王桓。詭計多端。從先曾經上過他的當呢。苗通道。既經探明。咱們趕快回去。通知大衆要緊。免得他們在那裡久盼。姚之富點頭稱是。三人這纔率領軍隊。撥馬而回。那時衆將。正在懸懸盼望。及見他們這標人馬。怎樣去的。依然怎樣回來。差不多都已有些了。宋吉先道。看這個情形。大概是空營了。周士雄跟丁龍。因爲自己料敵不中。面上覺得有些不好意思。聽了宋吉之言。却只點頭不語。工夫不大。人馬已然回到面前。姚之富道。這一起混帳東西。不知在甚麼時候。已然走得無踪無影。却把他的浪營。依然紮在這裏。致累得我們。排兵佈陣。放砲擂鼓。簡直是活見鬼了。你說這個事情。辦的可惡不可惡。周士雄宋吉聽了。當卽傳令回營。入帳以後。諸將就座。周士雄道。到底那王桓的智略。非同小可。一夜的工夫。竟自去得這樣不測。豈不是成了神龍見首不見尾麼。姚之富道。這還值得誇獎他呢。最好趕上前去。兜他的後路。殺一個片甲不歸。問他以前的威風。那裡去了。苗通道。依我看來。他們連夜遁走。一定是回安陸府去。

了。咱們未必能夠趕得上他。丁龍道：此言有理。他們定然是回了巢穴。縱讓咱們趕上前去。他却深溝高壘。以逸待勞。要打算去攻打。恐其大大的不易。衆人聽了此言。差不多面面相覷。現出一種懊喪的神色。此時宋吉忽然微微冷笑。向衆人說道：諸位請放寬心。那王桓跟兪人傑的人馬。此時已同墟墓遊魂。無家可歸。那裡還能回到安陸府去。姚之富道：宋大哥。此話怎講。你爲何料得這樣準呢。宋吉道：實告訴你。我們說罷。那個安陸府。這時已歸我們教中掌握了。衆人聽了這摸不着頭腦的話。益發十分駭怪。一個個都瞪了兩隻大眼。望到宋吉的面上。顯出那不信任的神氣來。宋吉笑道：諸位何須如此驚疑。難道說就忘了咱們元帥。不曾隨着進兵麼。周士雄道：哦。我明白了。原來元帥叫咱們將敵人絆住交鋒。自己却潛行率兵襲取安陸府。請問我這一猜。對不對呢。宋吉點頭稱是。衆人也就恍然大悟。姚之富道：鬧了半天。原來是這麼一回事。但你前幾天。爲何不早說呢。宋吉道：似此機密之事。焉可預爲洩漏。如今料想已經成功。說破也不打緊了。姚之富道：但是還有一說。或者元帥取

不下那城。也是有的。宋吉還沒有答言。早有韓康搶着說道。這一層。依我看來。儘可不必過慮。憑元帥智勇足備。真個是戰無不勝。攻無不取。區區一座空虛之城。那裏還有抵抗的餘地。大軍一到。那還不是摧枯拉朽麼。衆人聽了此言。無不連稱有理。宋吉又道。當元帥派我助戰之時。曾經對我說。要兵不血刃。取那安陸府。依此看來。大概元帥已有成竹在胸。此行不仗力攻。要憑智取了。周士雄道。元帥謀略過人。既然有這話。必定辦得到的。咱們到了那裡。便知分曉。當時衆人。盡皆滿心歡喜。飽餐戰飯以後。便傳令拔營起寨。直向安陸府進行。預備跟元帥合兵一處。話說到這裡。再轉過筆來。補叙月娘取安陸府那件事。原來那天晚上。月娘紮營在後。得了周士雄等的報告。知道已往從前之事。自己思忖了一番。心中已有了相當的計畫。便派雲中燕子宋吉。率領一標人馬。前去協力助戰。務要把敵人牽掣在那裡。不可令他回兵。自己好騰出工夫。去取那安陸府。宋吉領命而去。到了次日清晨。月娘傳下將令。命大軍繞道。向安陸府進發。軍士得令。拔隊便起。當下月娘統率着鑽天鶴金冲。

玉芙蓉吳映雪。墨牡丹秦曉霞。一干衆將。浩浩蕩蕩向前而行。那日離安陸府。尙有數十里之遙。便揀了個偏僻的所在。紮駐營寨不進。當夜便喚過頭目馮傑來。吩咐一切。那馮傑。便是從先幫助高經武蔡郁文二人。賺取保康縣城門的。因爲他性情機變。口齒伶俐。月娘深知其人。所以便把這個責任。交付他了。當時告訴他。如此如此。這般這般。凡事總要隨機應變。千萬不可露了破綻。馮傑道。元帥請放寬心。末將決不至貽誤大事。月娘點頭。馮傑這纔退下。到了次日五更時分。天還沒亮。馮傑已然打扮整齊。換了清朝武官的服色。頭戴得勝盔。水晶頂兒。翡翠翎管。上插藍翎。身穿缺襟袍子。巴圖魯馬褂。足蹬抓地虎快靴。居然是清朝軍營內一名五品的官兒。當下選了一匹快馬。跨上雕鞍。縱轡加鞭。一直撲奔安陸府而來。天到午牌時候。已至安陸府東門。那時安陸府。自從副將俞人傑出兵以後。便把守城之事。派了都司宋忠辦理。那宋忠。却也不敢怠慢。四城都派了軍士把守巡視。以防意外。這一天午牌時分。東門守城的軍士。見來了一騎馬。滿身塵垢。確是從遠道而來。馬上的人。是

個差官的模樣。趕忙過來。攔住馬頭。盤問一切。那馮傑坐在馬上。大刺刺的神氣十足。一手攏住絲韁。一手用鞭子。指着軍士說道。爾等聽真。我乃奉省中派的總鎮王大人。跟這裏副將俞大人。二位之命。前來見你們上司。有話說的。這幾句話不打緊。那邊一個統率軍士的把總。正坐在馬札兒上喝茶。聽了此言。趕快放下茶碗。搶步上前。向着馮傑。請了一個大安。口中說道。上差到來。末弁不曾遠迎。望求恕罪。馮傑在馬上。抱拳拱手。帶笑說道。你辛苦了。我公事緊急。來不及下馬。你可派一個人。引導着我。前去見你們上司。那個把總聽了。口中喏喏連聲。當即派一名兵士。騎上了馬。領着馮傑。去見宋忠。少時到了都司衙門。有人傳進話去。宋忠迎將出來。二人講禮已畢。讓到裏邊就坐。宋忠還沒有開言。馮傑搶着說道。老大哥。咱們兩個人。還是一家呢。宋忠道。莫非上差也姓宋麼。馮傑道。小弟是個守備。名喚宋義。此次跟着王大人出征。隨營當差。你想。你的官階比我大。年紀也比我大。咱們兩人又同姓。豈不是我的老大哥麼。宋忠還謙讓道。這個我可不敢。馮傑道。你若瞧不起我。咱們就不

必這樣論。宋忠道：「既承老弟如此過愛，愚兄膽大，可就要叨長了。」說着哈哈一笑。兩人便於坐談之頃，聯了宗了。這樣一來，便透着格外的親近。原來那馮傑於一路之上，早向同行的軍士詢問明白，所以隨機應便。先來這麼一手，當下宋忠便吩咐打水淨面，預備筵席，隨即詢問此行所爲何事。馮傑道：「王大人跟俞大人的軍隊，大概傍晚可到。客軍主軍雜遝而至，恐其人心惶亂，故此先行曉諭。再者俞大人吩咐，叫多多預備肉食酒麵之類，準備犒賞三軍，怕臨時趕辦不及，所以也要預先傳下話來。」宋忠聽了這套話，心中好比一塊石頭落了地，知道並沒有甚麼意外之事。當即傳諭手下人等，一面把這個情形稟報本府太守知道，一面曉諭商民。傍晚來軍，勿得惶亂。一面派下人去備辦各種食物之類。這樣一辦，總算各事已臻妥協。少時酒筵備上，二人便就座暢飲。宋忠問他以前交鋒之事，那馮傑是早經預備好了的。當時便滔滔不斷，把王桓如何統兵進剿，大破姚之富，如何教兵來援，退將下去，如何巧設機謀，蜈蚣峪誘斬中豹，如何向你們大人這邊求援，如何彼此合兵一處，如何

用車輪戰法。智破三將。如何教中人馬。已盡向襄陽潰逃。如何商議暫行收軍。休養兵力。靜待省中的後命。他這一套話。前半截是真的。後半截是假的。却被他說得一氣呵成。毫無罅隙。只把那宋忠聽得。時而目定口呆。時而眉飛色舞。時而搖首嗟呀。時而拊掌大笑。連酒也顧不得喝了。菜也顧不得吃了。只瞪着兩隻大眼睛。望着馮傑那一張嘴。馮傑却一邊談着話。一邊喝酒吃菜。如同行所無事的一般。直到把話說完。宋忠方纔噓了一口氣。望着馮傑說道。照賢弟這樣講來。我軍總算是得勝而歸了。馮傑道。簡直是大獲全勝。將來向省中報捷。定然要專摺入奏的。宋忠道。要是這樣。隨營出征的將官。都有陞賞。賢弟也可以超擢的了。馮傑道。但願能如大哥之言。也是小弟之幸。宋忠聽了。嘆了一口氣道。凡事一飲一啄。莫非前定。我熬了這些年。也沒得陞遷一步。如今好不容易得了這麼一個機會。却又留我守城。輕輕錯過。這也總算我官星不旺了。他說着這個牢騷話。大有悽然欲絕的神氣。馮傑看了。心中止不住的好笑。外面却作出十分關切的樣子。當時放下酒盃。將頭向前一湊。低聲

說道。大哥。你不要心中難過。這件事。小弟儘能設法。宋忠聽了。登時兩眼似銅鈴一般。望着馮傑說道。賢弟怎麼說。這件事情。你還能夠設法。但不知此話。可能當真。馮傑道。咱們自己弟兄。我還能夠冤你嗎。實告訴你說。這話小弟並不是吹牛。在王大人面前。我還可以說得進話去。將來向省中報捷時。一定由我們大人這邊主稿。請你們俞大人這邊會銜。小弟設個法子。在王大人面前。替大哥美言一句。將你也叙入保薦之列。這個惠而不費的人情。還不至於說不下來。至於俞大人這邊。大哥是他的麾下。更沒有不成全的了。這樣一辦。大哥的加官紀錄。豈不是穩穩可得麼。宋忠聽了這套話。把他喜歡的。幾乎連眉毛都要笑起來。趕忙離了座位。必恭必敬。向馮傑請了一個大安。口中說道。賢弟若能如此栽培。愚兄沒齒難忘。你可就是我的大恩人了。馮傑忍不住笑了。立起身形。頂禮相還。一把手拖住宋忠。把他按在座位上。自己也照舊歸座。口裏說道。大哥。你何必如此。豈不要折殺小弟麼。再說咱們兩個人。從此通譜聯宗。多親多近。彼此照應。是當然的道理。何必要講這些客套呢。若



是一闌虛文。反倒透着疏遠了。宋忠道賢弟。不是這樣講法。你那裏知道我的心呢。慢說給你請個安。就是給你磕個頭。也是該的。再說我這樣辦。實是出於至誠。發於肺腑。並不圖虛文客套。賢弟千萬不要看左。把我的心給淹沒了。馮傑聽了他這番解釋。禁不住倒發起怔來。宋忠又道。你不明白麼。等我告訴你說。我還是個武進士出身呢。費了許多手腳。走了許多門路。方纔弄到這個都司。苦熬了這些年。還是外甥打燈籠。名日照舊。賢弟你想。從來俗語說的好。人往高處走。水往低處流。我在睡裡夢裡。也忘不了升官這一件事。但是有心無力。就好比和尚想着吃肉。太監盼望成家的一樣。心中說不出來的苦。誰想天可憐見我。今天竟會遇見了賢弟。真個一見如故。握手傾心。把我數年來。想着要辦而辦不了的事。竟自脫口允許了我。這不是讓我撥雲霧而見青天麼。我若沒有一番真誠的感激。那還算作一個甚麼人呢。馮傑外面裝作聽他的話。心中却暗自想道。不想我今天。撞見了一個老官迷。總算叫我給冤了個不亦樂乎。但少時影戲紙兒戳破。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個情形。想到

這裡便撐不住的要笑。勉強忍住了。正色說道。大哥。你也用不着感激我。從來一緣一法。莫非前定。這也是皇天不負苦心人。藉着小弟的力量。來成全大哥的志向。我那裡敢來居功。再者事情說不定。小弟將來。或者還有仰仗大哥的地方呢。宋忠道。但願能夠如此。愚兄一定點到不回。但不知賢弟此次替我爲力。王大人左右。以及文案上主稿的人。可還要用些使費麼。馮傑道。這一點小事。何勞大哥分心。只交給小弟去辦。大哥淨擎着升官就是了。宋忠見他這樣慷慨。越發知情感。不曉得怎樣恭維他纔好。簡直說。把這個傻小子。給窺到雲眼兒裡去了。當下馮傑。已吃了個酒足飯飽。溝滿濠平。方纔起身離座。漱口淨面已畢。那時候太陽已經往西轉了。馮傑一邊喝着茶。一邊又向宋忠說道。咱們是自己弟兄。凡有見到的。我可不能不說。我們那位王大人。最喜歡的是排場規矩。依小弟之見。最好大哥把所有的軍隊調齊。在城門臉兒等着。王大人一到。你便擺隊相迎。他見你事情辦的漂亮。自然而然的就把你記在心裡。我將來替你說話時。也就容易了。馮傑的話。還沒有說完。宋忠

早用手將膝蓋一抬道。賢弟。你看我。真個是喜歡糊塗了。怎麼把應辦的事情。都忘記了呢。不用說迎接王大人。理數是應該的。就是我們本管俞大人一到。照例也應當去迎。怎麼還模模糊糊的。只顧坐着閒談。幸虧賢弟提醒我。不然的時節。豈不要就誤了大事。但是我還要跟賢弟請問一聲。二位大人的虎駕。不知准從那一門來。賢弟可料的准麼。馮傑道。這一層。大哥儘管放心。這話已然交派過。是進東門的。宋忠聽了。當即傳下話去。把所有守城的軍卒。盡都調到東門。預備迎接差使。其餘各城門。只須留下幾個人支應着。東門那裡。打掃街道。懸燈結綵。務要整齊方好。傳話的人領命去了。馮傑聽着。暗中止不住的好笑。却只管坐在那裡。慢慢的喝茶。此時宋忠。好比熱鍋上螞蟻似的。坐也不安。立也不穩。恐其誤了差使。上頭一不喜歡。便就攔了前程。便用話催着馮傑。要立刻一同前往。馮傑心裡有准。知道白天是不會來的。但這個話。只在心裡。不能夠說出。若是不同他前往。那個老官迷。一定是不依的。反正衙門裡也是坐着。城門臉也是坐着。何不風涼風涼去。當即一口答應。帶着

從人一同乘馬而行。工夫不大，已然到東門。只見有數百名軍隊，都醫集在一處。看見木管都司來到，趕快排齊隊伍。行了軍禮。宋忠跟馮傑以及一千從人，都下了馬。宋忠便問道：「一切事都預備齊了麼？」有個領隊的千總，過來回話道：「各事都預備齊了。請大人過目。」宋忠道：「少刻上司來到，擺隊相迎。總要打起精神，整齊嚴肅，切忌隊伍凌亂，不成體統。」這話你可聽見了麼？那千總垂手站在一旁，口中連連稱是。宋忠這邊，馮傑到城門這邊觀看。只見城門臉兒上，交叉着兩桿大旂，橫着拉了長繩，上面懸着紅燈，掛着綵綉。被風兒一吹，來回亂擺，樣子很是好看。城門洞兒裡，放着茶桌椅子的類，好備他們起坐。宋忠看罷，對馮傑說道：「賢弟，你看可還有甚麼不週到的地方麼？」倘若見到時，只管提醒我，千萬不要客氣，免得耽誤了事情。討不着上邊的歡喜，馮傑道：「這話還用大哥說嗎？我若有見得到的地方，一定不肯藏着。不過事情辦得很好，我也就莫贊一辭了。」馮傑口內這樣說着，心中却暗自想道：「他熱心來迎接上司，那知却接了對頭。他滿心盼望着升官，只怕要得着個熱決，憑他這個。」

實心眼兒。我可真有點對不住他呀。那時宋忠聽馮傑並無挑揀的話。以爲事情辦得很週到。自然滿心歡喜。便拉着馮傑的手。一同來到城門洞裡。彼此在椅子上坐下。談談說說。十分高興。淨盼着上司見喜。大升其官。簡直是青天白日。在那裡作夢。他心裡自己盤算着。少時大隊一到。那位王大人一露面兒。自己怎樣跪倒報名。怎樣起來請安。要是問話時。應該怎樣回答。方纔可以得臉。虧他經心用意。想了一個滾瓜爛熟。很不得他那位福星立刻就來。好大展才能。去交他的幸運。那知等了又等。挨了又挨。眼看着那輪紅日已經沒了下來。還不見一些兒消息。直把他急得抓耳搔腮。不知如何是好。馮傑看着他那份神情。心中已然猜料八九。笑又笑不得。忍又忍不住。只好把眼望了別處。後來宋忠實在不耐煩了。便向馮傑問道。賢弟。你不是對我說。二位大人傍晚可到麼。怎麼天到這般時候。還不見人馬到來。馮傑故意皺眉道。我也正在這裡疑惑呢。當時確是這樣交派的。不知因爲甚麼原故。竟會話不應典。莫非中途有了甚麼耽擱。以致誤了路程。但據小弟想。反正是快要到的了。

宋忠聽了這片話。只好一面叫人預備燈燭。一面再耐心去等。那知等來等去。已經過了初更的時分。還見不着一些兒消息。那時宋忠變貌變色。兩眼望着馮傑。看那佯神情。一定又要向他尋問。好一個詭詐的馮傑。沒有容他開口。先自嘆了一口氣。將頭搖了兩搖。瞧着宋忠道。大哥。凡事都是料不定的。我看二位大人。此刻還不率兵來到。大概中途出了岔子了。宋忠聽了這個話。把兩眼急得似銅鈴一般。脫口問道。賢弟。據你的料度。中途可有甚麼岔子可出呢。馮傑嘆息着說道。我可不是好說掃興的話。想白蓮教那邊也廣有足智多謀之人。或者設下伏兵。要截二位大人的歸路。要報從先敗兵之讐。也是有的。馮傑這一搗鬼。不打緊。宋忠可真有些着了慌。他怕的是官兵倘或敗了。可就難以向省中報捷。他那一番保舉。也要付諸東洋大海。豈不成了老鼠咬尿脬。空喜歡了麼。所以他提心弔膽。直要比親臨戰陣。還要厲害三分。他的臉上。立刻現出恐懼和失望的顏色。向着馮傑問道。賢弟。假如應了你的話。你看我們官軍這邊。還可以得勝麼。他說道。得勝兩字。咬住牙關。十分吃力。

鬚到了他生死關頭似的。幸虧馮傑看透他的心事。還給他一個熱罐子抱着。當時便答道。依小弟之見。憑二位大人的神勇。更兼着累勝之威。縱有伏兵中途要截。大概也不致挫衄。不過要耽擱些工夫。到的一定遲了。宋忠聽罷。連連點頭。口稱賢弟之言有理。咱們靜候好音就是了。他此時。反倒甯神定氣。安穩的坐在那裡。不再說甚麼。就好比信天翁站在河邊。等那魚兒似的。看看天氣已交二鼓。那些軍士人等。一個個都有些疲倦。亂烘烘的站在那裡。彼此交頭接耳。低聲互相議論。大概也都等得有些不耐煩了。正在這時候。忽然從城內官道之上。跑來一名兵卒。只見他脚步如風。吁吁帶喘。看那份匆忙的樣子。定然是來報緊急的事情。馮傑一見。心中暗道。必定是事情發作。前來送信了。那時宋忠的兩眼。也釘在來人身上。靜聽他的一報。就是一干軍士。也都眼巴巴的望着。不知這人。是來送甚麼消息。在這一眨眼的工夫。來人已經到了面前。口裡喘着氣。向宋忠回道。啟稟大人得知。王爺二位大人的軍隊。已從南門外而來。請大人趕快前去迎接。宋忠聽了這話。抖身從椅子上站

將起來。向那人問道。此話當真。你可看清了麼。那兵卒回道。我們幾個人。在南門伺候。忽聽得人馬之聲。動地而來。遠遠有燈籠火把照耀。料想必然是王爺二位大人的軍隊。岔道從南門外而來。便一面趕快閃開城門。一面火速前來報信。只怕此時大隊已然進城了。馮傑在旁聽着。心中暗道。這真是機會天成。不謀而合。果然應了元帥的話。兵不血刃。便得了這座城池。他此時。還板住那副假面孔。向宋忠說道。大哥。這一定是出了甚麼原故。二位大人。方纔岔道而來。你我趕快前去迎接。不要耽擱了。宋忠點頭稱是。傳命軍士。整隊前往。自己同馮傑。却跨馬先行。請問這一干軍士。在步下走着。如何趕得上。當時兩個人。抖着絲韁。策馬如飛。一直奔南門而來。雖然一同趨行。却各人有各人的心事。一個想着去接元帥。就此報功。一個想着去接大人。好驅保案。正是人心隔肚皮。彼此兩不知了。那安陸府的東門。離南門不過只有三里多路。兩匹馬向前一跑。工夫不大。已然看見大隊。浩浩蕩蕩。從官道迎面而來。雖說有燈籠火把照耀着。到底黑夜之間。看不十分清楚。不過那馮傑是成見在



胸的。當時在馬上。攏足了目光。定睛向對面仔細觀看。只見在人馬叢雜之中。那一桿輔天宣化聖女神君的大纛旗。已經隱隱的。可以望見。心中說不出來的快活。便對宋忠道。眼看二位大人軍隊已到。大哥還不下馬。等候迎接。更待何時。他口中說着。自己便先下了馬。那個不知死活的宋忠。趕忙應了一聲。是。便也翻身下馬。將絲韁交到馮傑手內。撲的便跪在路旁。眼觀着鼻子。連頭也不敢抬。口中說道。賢弟。費你的心。大人到時。可提拔我一聲。免得誤了事。馮傑道。大哥放心罷。這一點小事。還用得着你嘱咐嗎。都有我呢。二人言還未了。大隊已然衝到面前。那馬蹄蹴踏的聲音。就與那暴雷相仿。此時宋忠跪在那裡。只看見了無數的馬腿。因為他始終不敢抬頭。所以馬上坐的是甚麼人。竟自未得寓目。但是衆馬奔馳。塵土暴起。把他啥的說不出來的難受。却又極力的壓住。不敢咳嗽。恐其耽誤了報名。就許得不着保案。因此聚精會神。提起兩個耳朵。靜候他那位老弟的一報。正在這心中捉摸不定的時候。猛聽得有人說道。到了。報名罷。他聽了這個話。便扯起嗓子。幾乎把吃奶的力

量。都使將出來。高聲報道。安陸府都司宋忠。迎接大人的虎駕。不料兩句話。剛纔出口。早聽得有人喝道。哇。甚麼混賬東西。敢在元帥駕前。吱嗎喊叫。言還未了。一把渾鐵點鋼槍。滾風也似的。直奔心窩而來。那宋忠呵呀了一聲。趕不上再說一句話。只聽得撲味的一聲。槍鋒已是透衣而進。但見鮮血迸濺。死屍栽倒。正是。

姓字未能登保案。魂靈先已赴陰曹。

不知那刺死宋忠的。果是何人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